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5nB325

解惑篇

清 弘贊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目錄
  - 吳太宰嚭
  - 釋迦如來降誕
  - 釋迦如來滅度
  - 法流震旦
  - 漢桓帝
  - 楚王
  - 理惑論
  - 曹植
  - 闞澤
  - 東晉袁宏
  - 孫綽
  - 略錄
  - 何尚之
  - 范泰
  - 北魏孝文帝
  - 南齊高帝
  - 蕭子良
  - 梁武帝
  - 梁昭明
  - 沈約
  - 家訓歸心篇
  - 陳武帝
  - 文帝
  - 隋高祖
  - 王通
  - 李士謙喻報說
  - 楊素
  - 唐高祖
  - 太宗
  - 高宗

- 中宗
- 玄宗
- 肅宗
- 代宗
- 德宗
- 憲宗
- 穆宗
- 宣宗
- 懿宗
- 內德論
- 虞世南
- 吳道子
- 張仲素
- 魯山令
- 孟簡答韓書
- 柳宗元
- 李翺
- 庾承宣
- 裴休丞相
- 李商隱
- 非韓篇
- 吳越王
- 趙王鎔
- 宋太祖
- 太宗
- 真宗
- 仁宗
- 英宗
- 徽宗
- 孝宗
- 呂蒙正
- 楊億
- 王安石
- 司馬光
- 學士李屏山
- 歐陽修
- 周惇頤
- 程顥

    - 杜衍
    - 李遵勗
    - 李覯
    - 劉安世
    - 護法論
    - 王十朋
    - 朱熹
    -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
    - 三教平心論
    - 元世祖
    - 成宗
    - 王磐
    - 趙孟頫
    - 胡長孺
    - 韓性
    - 明太祖高皇帝
    - 遊寺記
    - 祭寶誌禪師文
    - 維摩居士讚
    - 禪海羅漢讚
    - 續原教論
    - 太宗文皇帝
    - 神宗顯皇帝
    - 尚直尚理編
    - 李卓吾
    - 附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 三報論
    - 三報證驗
- 卷目次
    - 1a
    - 1b
    - 2a
    - 2b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解惑編序

佛之智，洵難測度也哉！能測者誰？惟佛與佛矣。諸大菩薩尚不能得其彷彿，況降斯以下而許少思議者乎！嗚呼！眾生福薄，鮮具信根，甘自伶俜，難為教化，勞我釋尊大慈悲父，出世援拔，法說三乘，然而有耳曾聞、有眼曾視者，千萬人中未易多為屈指也。所謂：終日戴天，不知天之高；終日履地，不知地之厚。流離瑣尾，窮子何歸？慈父憫念而襁褓之，吾曹日在襁褓中，而竟忘其所自，而奚慚為軹耶？今夫坐井觀天者，心惟計天如許大耳，初不知其無涯涘焉。有告以無涯涘者，弗信也。告者曰：何物老嫗，產此愚人？良以見識有限，執一不通，故對醯雞而語滄海，雖費盡無量至言，終叵令其無疑也。何也？彼畢生所由不過是也。則凡囿於見聞而不信有佛道可成者，亦若是則已矣。牟子所謂：少所見，多所怪，睹駝駝，言馬腫背；莊子所謂：鵬飛九萬里而圖南，而取笑于蜩鳩者也。予不敏，身出東官，官之人，多崇佛道，予自齠齔便識佛名，稍長輒遊梵剎，麤覽佛書，頗諳佛教為最上事，遂欲作上人，弗果。洎以一官，羈縻，益不遑滿願為悵。今老矣，無能為也，惟是慕道之心未嘗少置，每歎吾生也晚，且處邊地，不獲於靈山會上，親聞佛說法為悲。更悲夫同吾生者，弁髦至道，惑於偏邪，排難繽紛，牢莫能解，思著一書解之而靡暇也。先年偶從禪者，得《解惑編》，云是鼎湖在和尚所集，撫掌欣欣，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閱畢，翹空作禮曰：「在大師為再來大士者歟，非耶！抑天生以救斯民於未溺也？」夫惑亦眾矣，解之雖不乏人，然皆散出于各典，曾未有蒐而裒之，以為世之良導，故閱者未便得其全理，以互絕其狐疑焉！縱間或遇一二章，均不足以感發前人之趣向，惟和尚以度世婆心，而編輯之，集大成，以壽梓，流通于六合寰中，普使人人咸皆屬目，惡知不有若干頑疲舊習，被其打動，去妄歸真，而直躋于無上之域者乎？其為功也，詎不韙哉！和尚著書百餘卷，進意此為度人之妙術云。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加一級。
　王寅

大計掌察補理、驗封司郎中事、前驗封司郎中、文選司員外郎、文
　選司主事。庚子

欽差典試陝西正主考兵部職方司督捕主事，法弟子東湖尹源進頓首
　拜題。

解惑編目錄

卷上之上
吳太宰嚭
釋迦如來降誕
釋迦如來滅度
法流震旦
漢桓帝
楚王
理惑論
曹植
闞澤
東晉袁宏
孫綽
略錄
何尚之
范泰
北魏孝文帝
南齊高帝
蕭子良
梁武帝
梁昭明
沈約
家訓歸心篇
陳武帝
文帝
隋高祖
王通
李士謙喻報說
楊素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卷上之下
中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憲宗

穆宗
宣宗
懿宗
內德論
虞世南
吳道子
張仲素
魯山令
孟簡答韓書
柳宗元
李翺
庾承宣
裴休丞相
李商隱
非韓篇
吳越王
趙王鎔(五代)
宋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徽宗
孝宗
呂蒙正
楊億
王安石
司馬光
學士李屏山
卷下之上
歐陽修
周惇頤
程顥
杜衍
李遵勗
李覯
劉安世
護法論

王十朋
朱熹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
三教平心論
元世祖
成宗
王磐
趙孟頫
胡長孺
韓性
卷下之下
明太祖高皇帝
遊寺記
祭寶誌禪師文
維摩居士讚
禪海羅漢讚
續原教論
太宗文皇帝
神宗顯皇帝
尚直尚理編
李卓吾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三報論
三報證驗
現報
生報
後報

解惑編目錄終
解惑編卷上之上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犖編

吳太宰嚭(楚臣，奔吳為太宰)

《列子・仲尼篇》

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

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太宰駭曰：「然則孰為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為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尚直篇》云：「不治不亂，不言自信，不化自行，實太古之聖道。」孔子發明此道，而無私心。推此一節，亦足以見孔子之聖德也。佛法苟非大道，則孔子已指其非矣，安得稱為聖乎？佛法教人為善沮惡之言，與三綱、五常若合符節，實為世人之福田，明道之大本也。陰翊皇度，補于政教之功，可謂至矣。

釋迦如來降誕

佛經并《周書異記》

迦葉佛，人壽二萬歲時出世。釋迦如來，欲人壽一萬歲時出世，以眾生根緣未熟故，人壽百歲時御世。然佛佛出世，皆先在兜率天，教化諸天子已，降生南贍部洲故。釋迦如來，在兜率天時，名護明菩薩，七月十五日，自兜率天，乘六牙白象王，下中天竺迦毘羅國，淨白聖王宮中，從母摩耶夫人，右脅入胎，住於右脅。次年四月八日，平旦時，夫人與諸婇女，入嵐毘尼園遊觀，夫人見無憂花鮮好，舉右手攀摘，佛即從右脅墮下，七寶蓮花捧足，四方周行七步，右手指天，左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周書異記》云：「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大地，咸悉震動。其夜即有五色祥光，入貫太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日有重輪。王問群臣曰：『是何祥耶？』群臣莫測。太史蘇由，筮之，得乾之九五。由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故現此瑞。』王曰：『於天下何如？』由曰：『此時無他，至千年外，聲教被此。』昭王即遣鐫石記之，置於南郊天祠前。至穆王即位，二十三年，數有光明，來照王都。王疑寇至，遣相國呂侯出師防之。乃曰：『西方聖人，說法度人，光流及此。王聞先蘇由所記，知西方有聖人處世。』王遂乘驊騮八駿馬，西行求道。」故天人陸玄暢，答道宣律師云：「周穆王身遊天竺，佛告穆王：『彼土現有迦葉佛舍利古塔，可返禮事。』王問：『何方？』佛言：『在鄗京之東南也。』」(迦毘羅，亦名迦維羅衛。)

釋迦如來滅度

《周書異記》并《白馬寺記》

佛告諸弟子，如來於今中夜，當入涅槃。時諸天龍神，國王臣民，他方菩薩雲集。佛為說法，辭滿四十卷，名《大涅槃經》。遂於中夜入諸禪定，寂然而般涅槃。《涅槃經．後分》云：「如來三反入諸禪定，三反示誨眾已，即於中夜，而入涅槃。時大地所有諸山，一時振裂，悉皆崩倒，出大音聲，振吼世界，唱言：『苦哉！』大地虛空，寂然大暗，日月精光，悉無復照。忽然黑風鼓怒，驚振，吹扇，塵沙，彌暗。世界，一切卉木藥草諸樹，悉皆摧折，碎落無餘。江河溪澗流泉，悉皆傾覆枯涸，云云。」《周書異記》云：「周穆王即位五十三年，壬申之歲，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損舍折樹，山川大地宮殿，皆悉震動，鳥獸悲鳴，日午，天陰雲黑。西方有白虹十二道，南北通貫，連夜不滅。王問太史扈多曰：『是何徵也？』扈多卜曰：『西方大聖人入滅，衰相現耳。』此即如來入涅槃之相也。」(梵語涅槃，此云圓寂。謂德無不備名圓，障無不盡名寂，亦云滅度，謂滅煩惱，度生死也。)

《三教法頌》云：

「周昭甲寅第四帝，　釋迦降生迦維衛，
穆王壬申五十三，　如來八十歸真際。
滅度一千八十年，　教流漢明永平世；
佛先四百二十二，　老子方生定王世。
佛先四百七十七，　孔子靈王時誕質。」

法流震旦

《法本內傳》(史官傅毅撰)

東漢明帝，永平三年庚申四月八日，帝寢南宮，夢金人長丈六，項佩日光，胸題卍字，飛至殿前，去來無礙。旦問群臣，時太史傅毅進曰：「臣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國子博士王遵對曰：「臣按《周書異記》云『周昭王，甲寅四月八日，有聖人生西方。』今陛下所夢是也。」帝乃遣將軍蔡愔，中郎將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使西域訪求。六年癸亥，愔等於天竺鄰境月支國，遇摩騰、竺法蘭二法師，得白疊像，并梵本經六十萬言，載以白馬，相與東還。八年乙丑，達洛陽，法師入闕，獻經

像，帝大悅，館於鴻臚寺。十年丁卯，敕於洛陽城西，立白馬寺以居之，以白馬馱經，遂名白馬寺。(震旦佛寺始此。)
是年，騰、蘭譯出《四十二章經》。十一年戊辰，帝幸寺，騰進曰：「寺東何館？」帝曰：「昔有阜，夷之復起，夜有異光，民呼聖冢。」騰曰：「按天竺金藏詮所誌，昔阿育王藏佛舍利於天下，凡有八萬四千所，震旦之境，有十九處，此其一也。」帝與俱往禮拜，忽有圓光現冢上，光中有三佛，帝大悅曰：「不遇二大士，安知大聖遺祐哉！」詔塔其上，九層，高二百尺。明年，光又現，有金色手出塔頂，帝幸禮拜，光隨步武旋繞，自午及申而滅。十二年，詔以佛像奉安顯節陵、清涼臺二處供養。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毘羅國，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廣說教義，文廣故略之。十四年正月一日，朝正之次，五嶽并諸山道士，七百餘人，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嶽十八山觀，泰山三洞弟子，褚善信等，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古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追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群籙，太虛符咒，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或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或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得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敕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褚善信等，各齎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為炬，遶經泣曰：「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眾仙百靈，今胡神亂夏，人主信邪，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於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蒙心，得辯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效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愧恧，南嶽道士費叔才，褚善信，二人，自撼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

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虛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默然，次將梵本佛經火然之，赫奕宛如鼎新，更增光潔。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虛空，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踴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於時天雨寶花，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揚三寶，說諸法相不一，又說出家功德最高，帝於是彌加崇敬。時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宮人婦女二百三十人出家，帝立十所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矣。傳有五卷，略不備載也。騰卒，蘭自譯《十地》、《斷結》、《佛本生》、《法藏海》、《佛本行》等五經。

費長房《三寶記》并《義楚六帖》云：「西漢光祿大夫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白馬寺記》云：「秦始皇三十年甲申，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齎梵本經至咸陽，有司以聞，帝以其異俗，囚之。利防等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光明照耀，瑞氣盤旋，滿於囹圄，有金神長丈六，持杵揚威，擊碎其獄，出之。帝驚悔，即厚禮之而去。」〈魏略〉及〈西域傳〉云：「臨猊國有神人，名曰沙律，年老髮白，常教人為浮圖，有殃禍及無子者，勸行浮圖齋戒，令捨財贖愆。猊王久無太子，其妃莫耶因祀浮圖而生太子，遂名其子為浮圖焉。前漢哀帝時，景憲使月氏國，王令太子口授經於景，所以浮圖經教，前漢早行，六十三年之後，明帝方感瑞夢也。」

如來涅槃已，王臣以香積成樓，安金棺於樓上，焚七日夜，天帝釋，持寶瓶，瀉乳息火，開金棺，得舍利八斛四斗，天帝取佛右邊大牙，歸忉利天歡喜園中建塔。時八大國王，分舍利回本國建塔，龍王取一塔舍利歸宮供養。過百年後，有鐵輪王出世，名阿育，統南贍部洲，役鬼神，一日造八萬四千寶塔，遍於南贍部洲。此東震旦十九所，今現見者，惟五六處。寧波府鄞山阿育王寺，塔高尺餘，非木非香，又非土石，而甚輕，四面玲瓏，皆菩薩，及護法神像，記云，是鬼神鍊七寶末作者(云云)。

漢桓帝

《漢書》并《三寶記》

建和二年，月氏國沙門支婁迦讖至洛陽，譯佛經，凡二十部，計六十三卷。永興二年，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太子像，覆以百寶華蓋，身自奉之，由是百姓向化，事佛彌盛。(震旦鑄金銀像始此。)

西天竺國王，名得度，勤行佛道。一日行道處，見一小塔，高一尺四寸，其色青玄，眾莫能舉。王問眾僧塔之所因，眾莫能辯。二十二祖摩拏羅大士謂王曰：「此阿育王所造佛舍利塔也。四面示相，前則尸毘王割身肉飼鷹救鴿，後則慈力王剜身然燈，左則薩埵王子投崖飼虎，右則月光王捐捨寶首。四面皆是釋迦世尊宿世修道之跡。今王有緣，故出現耳。」言已舉之。王即傳位太子，投祖出家。當此桓帝之世也。(出《正宗記》)

靈帝光和三年，帝遣中使洛陽佛塔寺飯諸沙門，懸繪燒香，然燈散花。

楚王(諱英，明帝弟)

出《漢書》

王最先奉佛，喜為浮圖齋戒。永平九年，奉黃縑白紈，詣相國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奉送縑帛，以贖罪愆。」相國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何嫌何疑？其還之，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供。」王公貴人，遂爭效之。(伊蒲塞即優婆塞，桑門即沙門，助者佐也。)

理惑論(共三十七篇，今略錄數章)

漢牟融著

(牟子既修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信，以為虛誕。是時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焉。時牟子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竟遂不就，乃歎曰：「老子絕聖棄智，修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含玄妙為酒漿，翫五經為琴簧，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為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或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為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謚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也，怳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汙不染，在禍無殃，欲行則飛，坐則揚光，故號為佛也。」問曰：「何謂之為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為，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綩綖

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乎？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為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為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病者良，君子博取眾善，以輔其身。子貢云：『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鷰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尤之，而況佛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捨而不學乎？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哉！」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牟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睹駝駝，言馬腫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鳥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僂，伏羲龍鼻，仲尼反頞，老子日角目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問曰：「佛道言人死當復更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魂魄。」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魂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魂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亡，得道身滅耳。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或曰：「為道亦死，不為道亦死，有何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為惡既死，神當其殃。愚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善之與惡，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異乎？」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哲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澹泊，歸志質樸，何為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慼。』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為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為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曰：『用其光，復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其誠是子之辯也？」牟子曰：「非吾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

未解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為華，未成實矣。吾既睹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守恬惔之性，觀無為之行，還視世事，猶臨天井而闚溪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已來，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坼，得無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疹中，宜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嵩岱，收朝露投滄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欲減江海，操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掌以翳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詳如《弘明集》)

曹植(字子建，武帝第四子)

《廣弘明集》

植精通書藝，時稱為天人，每讀佛經，輒留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極。嘗遊漁山，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颸哀婉，因倣其聲，寫為梵唄，今法事有漁山梵，即其餘奏也。嘗著《辯道論》，言仙道虛妄。

闞澤(字德潤，山陰人)

《廣弘明集》并宗炳《明佛論》

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闞澤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否？」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自翫，放暢山谷，縱佚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為經，始立道學，敕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吳主大悅，以澤為太子太傅。

東晉袁宏

《廣弘明集》

宏有逸才，嘗著《漢紀》云：「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覺也，將覺悟群生也。其教以修善慈悲為主，專務清淨，其精者，號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靈

不滅，隨復受形，生時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為佛也。世俗之人，或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臣，現生死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

孫綽

《廣弘明集》

哀帝朝，為著作郎，撰《喻道論》，略曰：「夫佛也者，體道者也，道也者，導物者也，應感順通，無為而無不為者也。無為故、虛寂自然；無不為故、神化萬物，或難曰：『周孔適時而教，佛欲頓去殺，將何以懲暴止奸哉？』答曰：『不然，周孔即佛，佛即周孔，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佛者覺也，猶孟軻以聖人為先覺，其旨一也。周孔救弊，佛教明本，共為首尾，其致不殊。』難曰：『周孔以孝為首，而沙門之道，棄親即疏，利剔鬚髮，生廢色養，終絕血食，而云弘道敦仁，廣濟群生？』答曰：『故孝之為貴，貴能立身行道，永光厥親，若匍匐懷橘，日御三牲，而不能令萬物尊己，非養親之道。昔佛為太子，棄國學道，道成號佛，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游步三界之表，恣化無窮之境，天清地潤，品物咸亨，蠢蠕之生，枯槁之類，改悴為榮，還照本國，廣敷法音，父王咸悟，亦升道場，以此榮親，何孝如之？佛有十二部經，其四部，專以勸孝為事，殷勤之旨，可謂至矣！而俗人不詳其源，便瞽言妄說，輒生攻難，以螢燭之見，疑三光之盛，芒隙之滴，怪淵海之量。以誣罔為辯，以果敢為明，可謂狎大人而侮天命者也。』」

略錄

晉至劉宋

西晉武帝，大崇佛事，廣造伽藍，惠帝於洛下造興聖寺，常供百僧。(出《方志》)

東晉元帝，詔沙門竺潛入內講經，帝敬其德，令著屐登殿，中人聚觀，歎道德高風之盛，帝造瓦棺、龍興二寺，以集丹陽、建業千僧供養。明帝手御丹青，圖釋迦佛像于大內樂賢堂，造皇興、道場二寺，集義學沙門百員，講論佛道。(出《六帖》并《統紀》)

成帝詔會稽寶山法義法師，入禁中，傳授五戒，建中興、塵野二寺，以居義學千僧。(出《六帖》)

簡文帝，幸瓦棺寺，聽竺法汰講《放光般若經》。敕長干寺造塔，壯麗殊偉，工畢，光照簷宇，帝每讀佛經，以為陶鍊精神，即聖可至。(出《釋鑑》)

孝武帝，聞道安法師名，詔曰：「法師以道德照臨人天，使大法流行，為蒼生依賴，宜日食王公祿，所司以時資給。」廬山遠公師安，安師佛圖澄。秀紫芝《編年論》曰：「佛教之盛，由佛圖澄而得安，由安而得遠公，是三大士化儀全偉。帝於內殿立精舍奉佛，召名德沙門居中講道，造皇泰、本起二寺。王羲之於廬山建歸宗寺，請西天達磨多羅居之，羲謁沙門支遁于會稽，觀其風力，謂曰：『逍遙可得聞乎？』遁作數千言與之，羲遂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乃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也。」(出《晉史》并《僧傳》)

郗超(字景興)為桓溫府椽，嘗著五戒文，自行五戒，年三長齋，月六齋，凡齋日，不嘗魚肉，不御妻妾，過中不食，洗心念道，歸依三寶。東晉羅含徵，為尚書郎，著《更生論》，略曰：「萬物有數，天地無窮，萬物不更生，則天地有終，天地無終，則更生可知矣。」(出《弘明集》)

謝尚，晉為鎮西將軍，嘗夢其父告之曰：「西南有氣至，人當必死，汝宜修福、建塔、造寺，可禳之。若未暇造塔寺，可於杖頭刻作塔形，見氣來，可擬之。」尚寤，遂刻小塔，施於杖頭，恒置左右，後果有異氣，從天而下，始如車輪，而漸彌大，直衝尚家，尚以杖頭指之，氣即回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孑遺。尚遂捨宅為莊嚴寺。(出《建康錄》)

後秦姚興，少敬三寶，迎羅什法師歸秦，奉之若神，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沙門千餘人，肅容觀聽，由是公卿以下，皆奉佛法，州郡受化，事佛者，十室而九，僧尼萬數。師譯經律三百八十卷，大營塔寺，坐禪者常以千數。師於弘始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入滅，壽七十歲。入滅日謂眾曰：「所譯惟《十誦律》，未及刪繁。義契佛心，焚身之日，舌不焦壞。」言訖而逝。荼毘，舌果不壞，若紅蓮色。(出《高僧傳》及《北史》)

魏太祖下詔曰：「佛法之興，其來遠矣。濟益之功，冥及存歿。神蹤遺法，信可依憑。敕有司於京城建飾容範，修整寺舍，令信向之人有所依止。」(出《魏史》。)

太祖於虞地造十五級浮圖，又造開泰、定國二寺，寫佛經論，造千金佛像，每日法集三百名僧講道。(出《弘明集》。)

魏太武廢釋教，遘癘疾兩年，為中常侍宗愛所弒。皇孫濬即帝位，群臣多請帝復釋教。詔曰：「夫為帝王者，必祗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喜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教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今制諸州郡縣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寺塔。其有好

樂佛法，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鄙所毀佛寺，率皆修復。又敕有司，於五級大寺，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銅佛像，各一丈六尺。帝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為道人統。(出《魏書》并《僧史略》)

獻文帝聰慧夙成，剛毅有斷，雅好浮圖之學，常有遺世之心。傳位太子宏，徙居崇光宮。宮在北苑，建鹿野寺於苑中之西山，與僧居之，時談禪理。(出《魏史・帝紀》)

帝嘗造四方諸寺一千餘所，度僧尼七萬七千人(出《北史》并《弘明集》)

宋武帝姓劉，以京口故宅，為普照寺，設齋內殿，施嚫資三萬，帝手書戒經，口誦梵本，造寺五所。(出〈帝紀〉并《稽古略》)

文帝元嘉五年，造禪靈寺，常供千僧。九年，幸大莊嚴寺，設大會，帝親同四眾坐地，及齋，眾以過午不食，帝曰：「日纔中耳。」道生法師曰：「白日麗天，天既云中，何得非中？」舉缽便食，眾隨之，帝大悅。元嘉八年，帝詔求那跋摩尊者(中天竺人)赴京，帝迓勞殊勤，問以佛道，稱旨。帝悅，尊之為師，命居祇洹寺，供給隆厚。於寺講《法華經》并〈十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以聽法，法席之盛，前未有也。十九年，西域獻帝火浣布袈裟，帝時自衣之。(出《宋史》并《弘明集》)

孝武帝於中興寺建八關齋戒，中食竟，從臣袁敏孫等更進魚肉，帝怒，並與免官。帝詔曇宗法師懺罪，帝因曰：「朕有何罪，而勞師為懺？」宗曰：「舜稱予違汝弼，禹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履道思沖，寧得獨異？」帝大悅。(出《高僧傳》。)

明帝嘗造佛丈六金身，旦食常齋，日誦《般若》。爰感舍利，造普光寺。帝謂道猛法師曰：「師非直道益蒼生，亦乃有光世望。」敕講《成實論》，公卿畢集，帝親臨聽。(出《高僧傳》)

帝問誌公曰：「牛首山有何神聖？」誌曰：「文殊領一萬菩薩，夏居五臺，冬居牛首云云。」(出《六帖》)。

(〇四眾：比丘、比丘尼、五戒男、五戒女。)

何尚之

出《宋史》

元嘉十二年，文帝謂侍中尚之曰：「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本在濟俗，若求性靈真要，則必以佛理為指南。近見顏延之折《達性論》，宗炳難《黑白論》，並明達至理，開獎人意，若率土皆敦此化，則朕坐致太平矣！」尚之曰：「渡江已來，王導、周顗、庾亮、謝安、戴逵、許詢、王蒙、郗超、謝尚、王坦之、臣高祖兄弟

(何充兄弟)，莫不稟志歸依。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人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旨所謂坐致太平者也。故圖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堅損虐，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至於土木之功，雖若鉅費，然值福報恩，不可頓絕。」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謂秦楚強兵，孫吳吞併，將無取於此也。」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銷，以孫吳為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乎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曰：「釋門之有卿，猶孔門之有季路，惡言不入於耳也。」

范泰(子作)

出《漢書》

泰博覽群籍，好為文章，暮年事佛甚精。子曄，撰《東漢書》，其〈西域論〉略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跡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張騫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身毒，梵語，即天竺也。)

北魏孝文帝

《釋鑑》并《北史》、《正宗記》

帝，改姓元氏，上皇敕：「自今祭天地宗社，勿用牲，唯薦以酒脯。」造建明寺，詔：「每年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為僧，中州五十，下州二十五，著令以為常。」詔：「懿德法師，聽一月三入殿，俾朕餐稟道味，光飾朝廷。」帝在位二十九年，手不釋卷，暇則自講，六宮侍女，皆持六齋，度僧、造寺甚眾。宣武帝，孝文帝次子，詔西域菩提流支，於紫極殿譯《楞伽經》，帝親筆受。又於式乾殿講《維摩經》。國家大寺四十七所，三公等建寺八百四十所，百姓造寺院三萬一千所，僧至二百萬。時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帝別立永明寺房舍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孝明帝，宣武次子，詔諸郡，立五級浮圖，胡太后敕宋雲，與沙門慧生等，往西天求經，四年，宋雲等使西域還，得佛經一百七十部。太和十八年，帝幸徐州白塔寺。寺有道登法師入滅，下詔傷悼，施絹千疋，齋一切僧，京城七日行道。中天竺佛陀禪師志愛嵩嶽，帝敕就少室山立少林寺居之。師度弟子僧稠、慧光。孝明帝正光二年，達磨自梁入魏，至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

帝三詔不至，就賜摩衲袈裟，金缽，銀水瓶，繒帛，師不受，三返，然後受之。胡太后建永寧寺在宮側，鑄金像高一丈六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王像二。造九層浮圖，高十九丈，上剎竿高十丈。塔金鈴鐸如甕大，靜夜聲聞十里。自佛法入中國，塔寺之盛，未之有也。魏國通有佛經四百十九部，合一千九百一十九卷。

南齊高帝

《方志》并《弘明集》

帝在位，持齋，修十善，誦持《般若經》，書寫《法華經》。四月八日，鑄一千金佛像。七月十五日，普寺供僧，造陟屺、正觀二寺。

蕭子良

《廣弘明集》

蕭子良，封竟陵王，與文慧太子，並精佛理，每招致名僧，講論佛乘，尊法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子良嘗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說淨住淨行法門，因註《淨住子》二十卷，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也。淨行者，以諸業淨則化行於世也。(齊永明八年，感夢，乃註法門三十一條，備載《廣弘明集》三十二卷。)

梁武帝

出《南史》

天監二年癸未，侯景生，即齊東昏侯後身。是日，誌公在便殿，賜坐，忽顰蹙，引頸歎曰：「仇敵生也！」帝罔測。三年四月八日，帝捨道奉佛，親製疏文曰：「弟子蕭衍，在昔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染此邪法，今捨舊習，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廣化眾生，共取成佛，寧在正法，長淪惡道，不樂依老，暫得生天，陟大乘因，永離邪見(云云)。」天監十八年四月八日，帝延慧約法師於等覺殿受菩薩戒，設無遮大會。帝自受戒後，過午不食，膳無鮮腴，唯豆羹糲飯而已。或遇事冗，不暇就食，日纔過中，便漱口而坐。大同元年，法師入滅，帝素服臨喪哭之，輟朝七日，詔葬獨龍山。從師受戒者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葬所。太清三年夏四月，逆賊侯景陷臺城，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上殿。拜訖，帝神色自若，使引向三公坐榻，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乎？」景惶懼，不能對，出謂左右曰：「吾每據鞍臨敵，矢石交

下，了無所怖，今見蕭公，使人畏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復見之矣。」及景自稱大丞相，而徵求無已，帝惡，後寢疾，安臥不動，齋戒不衰，日夕念佛，不絕於口。時皇子侍側，五月丙辰，大漸，不能進膳，久而口苦，索蜜未至，而舉手曰：「荷！荷！」(荷即蓮花，鑑以荷荷為憤怒之聲，何毀之太過耶？)遂崩於淨居殿，年八十有六，在位四十九載。帝日角龍顏，舌紋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影，右手紋成武字，幼嘗蹈空而行，所居之室，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慄，前後受命符瑞，凡六十餘事，及即位，太極殿常有六龍，各守一柱，其神奇異瑞，自書契以來，人君皆所未有。幼而好學，六藝備閒，棋登逸品，至於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並洞精微。雖登大位，萬機多務，猶手不釋卷，然燭測光，常至戌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五經義註講疏等，合二百餘卷，贊、序、詔、誥、銘、誄、箴、頌、牋、奏、諸文，凡一百二十卷，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暇，即於重雲殿、同泰寺講說，名僧穎學，四部聽眾，常萬餘。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五十外，便斷房室，不食酒肉，不取音樂，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舉樂。勤於政事，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每決死罪，常矜哀流涕，然後可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常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如遇嚴賓焉，謚曰武帝，廟號高祖。(四部即四眾。)

《釋鑑》曰：「因果之故嚴矣哉！仁慈之德大矣哉！東昏以武帝為仇，終必致報，武帝道隆德重，東昏但能使其失國，不能復害其身，帝其以身示現，令兩義雙彰，為天下萬世法者乎！元帝承聖元年壬申四月，景敗，尋伏誅，傳首江陵，暴屍於市，士民爭食之，并骨皆盡。」

史官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不可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眷，而布澤施仁，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學，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樽俎，聲振寰區，澤周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

念常曰：「魏徵公論梁武帝，可謂天下仁人之言也。而《新唐史．蕭瑀傳》贊亦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焉，厥終無大惡，

以浸徵而已，故餘祉及其後裔，以此驗徵公之論，益可詳矣！』然韓退之嘗曰：『梁武餓死臺城，蓋謂其屏嗜欲，絕午後食，至臨終齋戒不衰，在恣情豐美享用者視之，近乎餓死耳。猶孔子稱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其徵意乃所以成其美焉，豈謂不得食而餓死哉！凡謂得失成敗，如魏徵公之言，乃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得不為萬世之公道哉！」

梁昭明

出《梁史》

名統，武帝長子，卒謚昭明，五歲遍誦五經，天性好佛，於東宮立慧義殿，招天下名僧居之，凡佛經論，披覽略遍，撰諸註述，自出宮二十年，不畜聲樂，唯以法為樂。

沈約

《廣弘明集》

約字休文，不飲酒，少嗜欲，居處儉素，仕至尚書僕射。嘗著懺悔文，對三寶前懺悔，其詞懇切，追自愧責，又著《中食論》一卷，謂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皆使心神昏惑，不能得道，故聖人禁此三事。復有千僧會願文，慈悲論、禮佛願疏，捨身等文。(備載《廣弘明集》)

家訓歸心篇

北齊顏之推撰

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家素歸心，勿輕慢也。其間妙旨，具諸經論，不復於此少能讚述，但懼汝曹猶未牢固，略重勸誘耳。原夫四塵五陰，剖析形有，六舟三駕，運載群生，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七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老、莊之所及也。內外兩教，本為一體，漸極為異，深淺不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外書仁義五常符同。仁者，不殺之禁也；義者，不盜之禁也；禮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旅，醼饗刑罰，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為之節，使不淫濫耳。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俗之謗者，大抵有五：其一，以世界外事，及神化無方，為迂誕也；其二，以吉凶禍福或未報應，為欺誑也；其三，以僧尼行業，多不精純，為姦慝

也；其四，以糜費金寶，減耗課役，為損國也；其五，以縱有因緣，而報善惡，安能辛苦今日之甲，利益後世之乙乎，為異人也。又戒殺，《家訓》云：「儒家君子，尚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曾晳，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

陳武帝(諱霸先，字興國，仕梁，滅侯景有功，進位相國，封陳公，進爵為王，受梁禪)

《辯正錄》

永定元年，詔迎佛牙於杜姥宅，設四部無遮大會。二年，於楊州，造東安、興皇、天宮等寺。五月，帝幸大莊嚴寺捨身，翌日，表請還宮，設會供僧，布施，放生。金陵七百餘寺，侯景焚蕩幾盡，帝悉令修復，譯經講道，詔寫藏經，造金銅佛像，度僧尼各若干。(金陵，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曰金陵。)

文帝(諱蒨，字子華，武帝兄，昭烈王長子)

《廣弘明集》

天嘉四年，於太極殿，設無礙大會，行捨身法，修治故寺，寫經度僧，倍於前朝。(出《六帖》)

嘗製《法華懺文》，略曰：「竊以前佛後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非真語，悉為妙法，理無二極，趣必同歸。但品位分淺深，覺悟有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諸佛之善巧，會眾庶之根機，是曰半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返本還源，說大乘經，名無量義，滅化城於中路，駕寶車於四衢，衣裏明珠，隱而還現，髻中珍寶，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空，涌菩薩於大地，現希有事，證微妙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地凡夫，屬符負荷，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元，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無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群迷，導示眾惑。今謹於某處，建如干僧，藏法華懺，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總持性相，同到無生。」(宣帝，昭烈王次子，於揚州建太皇寺，復造七級浮圖，詔僧未滿五夏者，皆參律部。帝在位，造金銅佛像，寫藏經，度僧尼，盛儗先朝。出《釋鑑》。)

隋高祖

《三寶紀》、《隋紀》、《辯正錄》

開皇元年三月，詔於五嶽之下，各置僧寺一所。七月，詔曰：「伏惟太祖武元皇帝，間關三代，造我皇基，追仰神猷，事冥真寂。思欲廣崇寶剎，經始伽藍，增長福田，微副幽旨。其襄陽、隋郡、江陵、晉陽，並宜立寺一所，建碑頌德。每年國忌日，設齋行道，八關懺悔，奉資神靈。」八月，制曰：「昔周道既衰，群兇鼎沸。朕出車練卒，蕩滌妖醜。節義之徒，輕生忘死；干戈之下，每聞殂落。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懷至道，興度脫之心。思建福田，法力冥助。庶死事之臣，善根增長；悖逆之侶，從暗入明。並究苦空，咸拔生死。可於相州戰地，建伽藍一所。」是冬，沙門智周等自西域還，進梵本經二百六十部。敕付有司，召人翻譯。三年三月，詔曰：「朕欽崇聖教，念存神宇。其周朝所廢之寺，咸可修復。」又敕中：「好生惡殺，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業可憑。稟氣含靈，唯命為重。宜勸勵天下，同心救護。其京城及諸州官所立寺，正、五、九月，常起八日至十五日，當寺行道。其日，遠近民庶，凡是有生之類，悉不得殺。」五年，詔曰：「朕夙膺多祉，恭嗣寶命。方欲歸依正覺，欽崇聖果。今請經法師，於大興善殿，授朕菩薩戒。然菩薩之教，以解脫為先，戒行之本，慈悲為始。今囹圄幽闇，有動於懷。自流罪以下，悉可原放。」又敕曰：「佛以正法，付囑國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囑。自今以後，訖朕一世，每月常請二七僧，隨番上下轉經。經師四人，大德三人，於大興善寺，讀一切經文。」十年，敕曰：「自開皇十年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及境內之人樂道，並聽出家。」十一年，制曰：「如來設教，義存平等；菩薩用心，本無差別。故能津梁品庶，濟度群生。朕位在人主，紹隆三寶，永言至理，弘闡大乘。諸法豁然，體無彼我，況於福業，乃有公私？自今凡是營建功德，普天之內，混同施造。隨其意願，勿生分別。庶一切法門同歸不二，十方世界俱至菩提。」十三年，皇第三子蜀王秀，獵政州之野。馬突入一古窯，滿窯皆佛菩薩之像。帝聞，詔諸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撿括，運送近寺。率土蒼生，各施一文，委官裝飭。帝立疏文，略曰：「弟子楊堅，今於三寶前，至心懺悔。周室毀像殘經，慢僧破寺，如此重罪，悉為懺悔。敬施一切毀廢經像絹十二萬疋。願三寶證明，受我懺悔(云云)。」皇后亦施絹十二萬疋。王公已下，臺官主將，以至州縣佐吏，諸寺僧尼，京城宿老，下逮黔黎，一一施錢。再日設齋，奉慶經像。詔於諸州名山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賜莊田。十四年，敕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綸額，私度者附貫。

十五年，帝以僧尼時有過失，付內律佛制，不許俗看。帝及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下安佛舍利。七月，放大光明，請法純禪師入內，為皇后受戒。十七年正月，沙門寶貴，以開皇已來新所譯經奏上，帝親製序。翻經學士費長房，初為僧，周武廢教返俗，帝召預參譯，筆受詞義。長房撰《歷代三寶紀》十五卷，下敕行之。二十年，詔有毀佛經像者，以惡逆論。帝謂靈藏律師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離俗者，任師度之。」由是度僧至數萬，帝大悅曰：「律師化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意則一也。」初，帝微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日，為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與汝供養。」及帝即位，嘗與法師曇遷，置舍利掌中，數之，或少或多不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忽憶其事，詔曰：「仰惟正覺，大慈大悲，救護眾生，津梁庶品，皈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共修福業，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召沙門堪宣道者三十人，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送舍利，往岐、雍、泰、華等三十州建塔，期以十月十五日午時同入塔。」帝於十月十五日午時御大興殿，西向執珪而立，延請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人，幡蓋音樂，自大興寺迎來至殿，燒香禮拜，率文武百僚齋食及舍利，入塔時畢。後三十州表奏，皆有瑞應。二年正月，復敕秦、陝、恒、杭等五十三州建塔，期以四月八日午時，同入塔，並如前式，各有感驗。仁壽二年五月十五日，雍州天雨金屑寶花。七月十五日，長安延興寺鑄丈六金銅佛像，天雨寶屑銀花。帝在位二十四年，寫佛經四十六藏，凡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佛像六十餘萬軀，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餘軀。宮內造繡織像及畫像、五彩珠幡，不可稱計。崇緝寺宇五千餘所，譯經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餘卷。(詳載《廣弘明集》并王邵《記》)

王通(字仲淹)

《文中子集》

隋大業十三年，通疾，聞煬帝被害，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通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弟子薛收等，編集其言，名中說。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或問佛，文中子曰：『聖人也。』『其教何如？』曰：『西方之大教也。』或問長生神仙之道？文中子曰：『仁義不修，孝弟不立，奚為長生？』」

李士謙喻報說

出《隋書》

謙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伯父瑒，每歎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善天文術數，自以少孤，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隋有天下，畢志不仕，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如此積三十年，雅好舉止，約以戒定。有謂其修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己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之有？」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座，不信佛家報應之說，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佛經曰：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為黃能，杜宇為鵑鴂，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黿，宣武為鱉，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異形報之驗。」客人曰：「邢子才云：『世有松柏，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業，豈關木乎？」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不能難而去。念常曰：「《北史》、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悉如此，豈非心懷佛德，盡己之誠，不敢欺誣後之來者歟！士謙以日月星方三教，以其照明世界，運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闕一則安立不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楊素(字處道)

出《統紀》

素，奇策高文，為一時之傑。封越國公，尊重佛法，造光明寺。嘗遊華嶽道觀，見壁間畫像，問道士曰：「此何圖也？」道士曰：「老子化胡成佛圖。」素曰：「承聞老子化胡，胡人不受，老子變身為佛，胡人方受，是則佛能化胡，道不能化，何言老子化胡乎？老子安用化胡為佛？何不化胡為道？」道流不能對。

唐高祖

《舊唐史》并《辨正錄》

帝於朱雀門南街建道場，設無遮大會，又設千僧齋。捨晉陽舊第為興聖寺，前後共建七寺。又為太祖元皇帝造栴檀像三軀，以薦冥

福。

太宗

《舊唐史》并《稽古略》

貞觀元年正月，詔在京德行沙門，並各於當寺行道七日，齋供所須有司準給。二年三月，帝追念初平天下，手所誅戮將近千人。切以如來聖教深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為重。受命有司，京城諸寺，為建齋轉經，行道七日七夜，竭誠禮懺薦度。所有御服，並用檀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下敕正、五、九月，月六齋日，普斷屠殺。三年，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切恐九泉之下，尚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立福田，濟其魂魄，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剎，招延勝侶，望法鼓所震，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處所，並立寺宇，具為事條以聞，稱朕矜哀之意。」五年，以慶善宮，為慈德寺。七年，敕禁堰塞取魚，并斷屠殺，詔曰：「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為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務取德業精明，其往因減省還俗，及私度白衣之徒，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時天下寺三千七百餘所，度僧一萬七千餘眾。詔法師玄琬入宮，為妃嬪及皇太子諸王等授菩薩戒。琬於十年十二月將入滅，遺表曰：「聖帝明君，恭敬三寶，沙門或有犯法，不應與民同科，乞付所屬以僧律治之。」并上《安養論》、《三德論》。帝嘉納之，有詔傷悼，遣太子臨弔，敕有司給葬具，仍於葬所建佛塔一區，敕庶子李伯藥撰碑。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刱寺，為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左右，皆哽咽逡巡。自製疏，施絹二百疋，自稱皇帝菩薩戒弟子某，令回向罷，顧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師等應有恨耶？」道懿曰：「陛下尊祖宗，懿等蒙荷國恩，安閒學道，詔旨初下，咸皆懽悅，詎敢有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老子，以別親疏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朕自有國以來，未嘗刱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往日操戈臨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但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原舊第，亦以建寺奉佛，朕存心如此，師等想未諭也。」道懿等遽起趨謝，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述則人不知，天時向熱，寺宇未備，今所施可別造經寮，令眾僧寬展行道。」十八年，詔曰：「如來滅度，以末代澆浮，付囑國王、大臣，護持佛法。然僧尼出家，戒行須備，若縱情放逸，觸途煩惱，

關涉人間，動遺經律，既失如來玄妙之旨，又虧國王受付之義。《遺教經》是佛涅槃所說，戒勒弟子甚為詳要，末俗緇素並不崇奉。大道將隱，微言且絕，永懷聖教，用思弘闡。宜令所司差書手十人，多寫經本，務盡施行。其京官五品以上及諸州刺史各付一卷。若見僧尼業行與經文不同，宜公私勸勉，必使遵行。」十九年正月，玄奘法師，自西域還，帝曰：「師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奘奏西域所獲梵本經論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少林宣譯，帝曰：「朕頃為穆太后，刱弘福寺，可就彼翻譯。」敕房玄齡監護，資備所須，一出天府。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五十八卷，請帝為聖教序，降手敕曰：「省書，具悉雅意，法師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度門，弘闡大猷，蕩除眾罪。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為序，非己所聞。」奘重表請製，乃許之，手敕答曰：「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虛勞致謝。」帝復覽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旨微妙，因詔皇太子，撰〈菩薩藏經後序〉。十月，車駕還京師，敕有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南，刱弘法院，留奘居禁中，晝則陪御談論，夜分就院譯經。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刱大慈恩寺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居新寺。是月丙辰，太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剎數百，具奉安新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敕太常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旛導引入寺，帝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又斷賣佛道像，敕曰：「佛道形像，事極尊嚴，伎巧之家，多有造鑄，供養之人，競來買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買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賣者本希利潤，惟在價高，罪累特深，福報俱盡，違犯經教，並宜禁約。自今已後，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像鬻賣，其現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觀，令寺觀徒眾，酬其價直，仍仰所在州縣官司檢校。敕到，後十日使盡。」(帝依《梵網經》，故不許賣佛形像也。)二十二年，上在春宮日，天陰掌疼，問及左右，對曰：「應是太子洞玄下針處。」於是思報昊天，追崇福業，命有司擇地，為母文德順聖皇后建慈恩寺，凡十餘院，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度僧三百員，敕奘三藏為上座，盛事如碑所載。是歲六月，帝幸坊州玉華宮，召奘法師至。帝曰：「比日所譯何經？」奘曰：「近譯《瑜伽師地論》。」帝覽之，謂侍臣曰：「佛教廣大，若瞻天瞰海，莫測高深。九流典籍，如汀濼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者，是妄談也。」敕有司揀秘書手

寫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州總管，展轉流布，冀率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沖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照明，輝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致法師叔葉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經，履危途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庵摩之始說；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皆陛下聖德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況天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餐妙法。臣等億劫忻逢，不勝慶幸。」帝問奘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為最。」帝大悅，由是廣度僧尼。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駕，每談敘淵奧，帝必攘袂曰：「與法師相值恨晚耳！未盡弘法之意。」夏五月，帝不豫，帝執太子手曰：「無忌、遂良在，國家事，汝無憂矣！」是年，崩于含風殿，年五十有三。

太史令傅奕，善天文曆數，在隋為道士，甚不得志。太史令庾儉，恥於術官，薦奕以代，既承命，得志朝廷。自武德、貞觀年，為太史令，性不信佛，凡七上疏，請除佛法，高祖悟奕譽道毀佛，太宗以其疏，付群臣議，大臣皆曰：「佛法興自屢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當治其罪。」一日，太宗謂奕曰：「佛道微妙，聖跡可師，且報應顯然，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欺誑夷狄，及流入中國，尊尚其教，皆邪僻纖人，摸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補于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答，自是終身不齒。蕭瑀曰：「地獄正為此人設。」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辯之。奕後臨終惡病，并墮地獄。事，俱出《冥報記》，今《六道集》已載。祥符常禪師曰：「嘗慨《資治通鑑》言貞觀中，有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令甦。太宗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驗，因以問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試咒臣，必不能行。』令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甦。此必好事者曲為之辭。何則？若使果有是，則僧非真僧、咒非真咒，正謂邪術耳，固不足以張吾教之疵也，而況斷無此理。彼自西域遠至長安，其術能死人而復甦，乃不暇自能衛其身，對常人無故而僵死，雖兒童莫之信也。又當時京城，有大德僧慧乘、玄琬、法淋、明瞻諸公，其肯坐視偽僧破壞教門，不請峻治，乃留帝命傅奕辯耶？佛制戒律，雖春蹊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恐害其生也，況肯說斷人命咒傳於世乎？故余謂好事者曲為之辭，斷可見矣！」空谷曰：「太宗，明君也，豈不識破彼邪術乎？況貞觀初，有道德高僧，杜順和尚等十餘人，續有三藏玄奘法師、清涼觀國

師、宣律師等，常居輦下，太宗朝夕聚話論道無虛日。諸師明通五眼，學貫九流，擔荷佛法重任者也，何不破除邪術，而容其遲玩乎？」

高宗

《舊唐史》并《高僧傳》

永徽三年，帝用七宮亡者衣物財帛，而建鴈塔於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尺，倣西域制度，而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為室，南面立碑，載二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筆也。永徽五年，特旨，度沙彌窺基為大僧。顯慶元年，敕天下僧尼有犯國法者，以僧律治之，不得與民同科。三年六月十二日，帝刱西明寺成。十三日，帝出繡像長旛，送寺安奉。七月，詔迎玄奘法師入居西明寺。四年，帝以玉華宮為寺，追崇先帝，詔奘法師居之。麟德元年二月，奘法師卒，帝哭之慟，輟朝三日，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可謂痛心。敕準如來故事，斂以金棺銀槨，塔於滻水之東原。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焚棄，不在道經之數。時洛京恒道觀，柏彥道士等，奉表乞留，詔曰：「三聖重光，玄元統敘，豈忘老教，偏意釋宗？朕志欲還淳，情存去偽，理乖事舛者，雖在親而亦除，義符名當者，雖有冤而必錄。自今道經，有記及化胡事者，並宜削除，有司條為罪制。」(化胡經一百卷，晉道士王浮偽造。)則天武后聞于闐國有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于闐國主以實叉難提(此云學喜)妙華嚴宗旨，遣赴命。則天見之大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三藏菩提流志法師、神測、玄景、復禮等大德翻譯。則天幸寺，嚫施供饌。至聖曆二年十月八日功畢，成八十卷。天冊元年，詔沙彌法藏於太原寺開示華嚴宗旨，方緒經題，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久之，萬眾懽呼歎異。則天命京城十大德為藏授具戒，賜號賢首。

解惑編卷上之上

音釋

嚭

(音痞。)

迦葉佛

(梵語迦葉，此云飲光，亦名大龜氏，姓也。今此娑婆界名為賢劫，有一千佛出世。今此住劫有二十箇小劫。初從人壽八萬四千歲，過一百年減一歲，減至人壽十歲。

復過一百年增一歲，增至人壽八萬四千歲。此一減增名一小劫，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謂經十六萬八千箇一百年前，八箇小劫無佛出世，今當第九小劫。減至人壽六萬歲時，拘留孫佛出世。減至人壽四萬歲時，拘那含佛出世。減至人壽二萬歲時，迦葉佛出世。減至人壽百歲，釋迦如來出世。如來滅度已三千餘年，今當人壽六七十歲間。減至人壽十歲，復增至人壽八萬四千歲。又減至人壽八萬歲時，彌勒佛出世。此是第十減劫也。從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小劫，皆無佛出世。至第十五小劫，有九百九十四佛相繼出世。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小劫，皆無佛出世。至第二十小劫，人壽增至八萬四千歲。住劫滿時，有樓至佛出世。佛說法度眾生畢，便入涅槃，即壞劫時至矣。言壞劫者，初火災、二水災、三風災，則山河大地乃至三十三天，初禪、二禪、三禪天皆成空虛也。如是二十小劫名為一中劫，共計三萬三千六百萬年。成住壞空四箇二十小劫，即是八十箇小劫，共計一十三萬四千四百萬年，名為一大劫也。是為天地成壞始終之極數，周而復始，運運無窮焉。）

釋迦

（此云能仁，姓也。牟尼，此云寂默，號也。）

嵐毘尼園

（或作藍彌尼，梵語也，華言解脫處。）

婕妤

（上音接，下音于。婕妤，女官，亦美稱。）

浮圖

（或言佛陀，聲相近也。華言淨覺。然佛塔名塔波，亦名浮圖。華言聚相，謂如來萬德所聚之相也。隨文顯義，乃能別之。）

尸毘王

（釋迦如來過去劫為大國王，名尸毘，視一切眾生如母愛子，勤修六度。時天帝欲試之，命毘首天變身作鴿，帝自變身作鷹逐鴿，鴿入王腋底。時鷹語王言：「當還我鴿。」王曰：「我初發心，一切眾生我皆度之。」鷹言：「王欲度一切眾生，我非一切耶？而奪我食。」王曰：「汝須何食？」鷹言：「我須新熱肉。」王念言：「自非殺生，無由得也，云何殺一生與一生？」自思惟已，呼人持刀，王自割股肉與鷹。鷹言：「王與我肉，輕重須與鴿等。」王令人持秤，以肉對鴿，王割肉盡，始與鴿等。時天地震動，大海波揚，天散香花。時鷹語王言：「割肉辛苦，心不惱耶？」王言：「我心歡喜。」鷹言：「誰當信汝？」王誓曰：「我割肉施以求成佛，心不嗔惱者，願令我身即當半復。」時身半復如本，天帝復讚歎，禮足而去。）

慈力王

（過去世時，釋迦如來曾為轉輪聖王，發菩提心，為眾生故，求聞佛法。將有一梵志言：「若王身上剜作千瘡，灌滿膏油，然燈供養，我為解說佛法。」王即命劊子持刀，剜滿千瘡，然燈供養。梵志即說半偈目：「夫生趣死，寂滅為樂。」王命諸天，書偈傳奄，聞者見者，悉發道心云云。）

薩埵王子

(過去釋迦如來為王太子，名摩訶薩埵。遊觀山林，過竹林，見一虎新生七子，圍繞飢餓，身體羸弱，命將欲絕。太子心念：「我今當捨此不淨之身，以求無上菩提，成妙法身。」即自放身臥餓虎前。虎無力不能食，自以乾竹刺頸出血，從崖投下虎前。大地震動，天雨雜花，妙香讚歎。虎即舐血食肉，唯餘骨在耳。)

月光王

(亦名大光明，住波羅柰國。心慈一切，不逆人意，常行布施。有一小國王，心生疾妒，令一婆羅門從月光王乞頭。王自思惟：「我從無始來，未曾為法，空受生死，勞我精神。今以此身，欲求菩提，訾及眾生。」王即合掌，向十方諸佛菩薩作禮，白言：「願以威神助我，令得成辦此事。」王即自以髮繫樹，婆羅門持刀，尋斷王頭，持還本國。天地大動，日無精光云云。爾時王者，即釋迦如來也。今人病梁武奉佛失國，比上四王，萬萬不及一也。)

縑紈

(上音兼，并絲絹也。下音完，又音玄，素綺也。)

喆

(與哲同)

桴

(音孚，擊鼓杖也。)

[脈-月+角]

(音姑，鄉飲之爵。)

耒

(力遂切，音磊去聲。耕田曲木也。)

佚

(音逸，蕩也。)

曩

(音向，往時也，又不久也。)

樽俎

(上音尊，酒器。下音阻，祭器。)

四塵

(人身地、水、火、風而成也。)

五陰

(人身之色、受、想、行、識也。)

六舟

(施、戒、忍、進、定、慧之六波羅蜜，亦云六度，以此自度．度他也。)

三駕

(謂羊、鹿、牛三車，喻聲聞乘、緣覺乘、佛乘也。)

分段解脫

(生死有二：一、分段，二、變易。分段者，謂三界內眾生，隨其作業所感果報，身之形段則有長短，命之分限則有延促，是名分段也。變易者，謂聲聞、緣覺、菩

薩，雖離世間分段生死，而有方便等土變易。如初位為因，後位為果。又後位為因，後後位為果。以其因移果易，故名變易也。若照見五蘊中人我空故，滅煩惱障，即得分段解脫。若照見五蘊自性空故，即得變易解脫。）

三點

（[、/(、*、)]天竺伊字，即大涅槃，具法身、般若、解脫三德秘藏也。）

七覺

（亦名七覺支，亦名七菩提分。支即分也。一擇法覺，二精進覺，三喜覺，四除覺，五捨覺，六定覺，七念覺。此七謂覺了所修之法，是真是偽，各有支派分齊，不相雜亂也。）

四勤

（即四正勤。正則不邪，勤則不怠。一已生惡令永斷除，二未生惡令不生，三已生善令增長，四未生善令得生。）

泫

（音鉉，泫然流涕。）

瑒

（音羊，玉名。）

五道

（天、人、阿修羅、鬼、畜、地獄，今以修羅攝天、鬼、畜，故云五。）

黃能

（下音耐，三足鱉。禹父鯀為黃能。）

誡

（音戌。誡，誘也。）

菴摩

（俱云菴摩勒，亦云菴沒羅，即係其子，食之除風冷，人時手執此果，昔佛說法於此閏中。）

滽

（音鏟，水名，在京兆。）

頨

（音羽，頭妍也。）

荼毘

（亦云闍維，此云焚燒。）

太宗自製疏

（文曰：「皇帝菩薩邢弟子某稽首和南，十方請佛、菩薩、聖僧、天龍大眾。若夫至理凝寂，道絕名言，大慈方便，臨機攝誘，濟苦海以智舟，朗重昏以慧日，開曉度脫，不可思議。弟子夙罹愆釁，早嬰偏罰，追惟撫育之恩，每念慈顏之遠，泣血崩心，永無逮及，號天蹙地，何所厝身？歲月不居，炎涼亟改，荼毒之痛，在乎粉骨。敬養已絕，方恨不追，冤酷之深，百身何贖？惟以丹誠，歸依三寶，謹於弘福道場，奉施齋供，并施淨財，以充檀捨。用斯功德，奉為先靈，願心悟無為，神遷

妙喜，策紺馬以入香城，躡金階而昇寶殿，遊玩法樂，逍遙淨土，永蔭法雲，嘗餐甘露，疾證菩提，早登正覺。六道四生，並同斯願。」)

六齋日

(此以上半月、下半月，各三日言之。上半月初八、十四、十五，下半月二十三、二十九、三十。上半月名白月，故月漸白漸圓。下半月名黑月，故月漸缺漸黑。十六日是下半月一日，二十三日是下半月八日，二十九、三十日是下半月十四、十五日。而天上日月，以半月、十月為限，海潮亦以半月消盈也。此之六日，天帝典主四天王，各鎮一方。常以月八日、二十三日，遣使者下，按行人間，考察善惡。十四、二十九日，遣太子下。十五日、三十日，四王自下。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諸天俱下。四王命曰：「勤察眾生，施行吉凶。其有敬信三寶，守齋持戒，布施誦經，修諸功德，忠孝君親，俱上奏天帝。帝敕司命，增福益壽，遣神營護，命終迎其神魂上天，住七寶宮。無願不從天上，壽終下生王侯之家，乃至成無上道。若有殺、盜、邪婬、妄言、惡口、瞋、痴、嫉妒，不行忠孝，誇佛法僧，不信善惡果報，四天王上奏天帝，使司命滅尊，惡還來侵，生罹災禍，死墮地獄、餓鬼、畜生，罪畢為人，生下賤家。」是故應當齋日責心，慎身口意，改往修來。然佛法中，日無好惡，佛隨世惡日因緣，故教眾生齋戒，以除殃患。原此六日，教令受持八戒，日過中不食為齋。齋戒合稱，故名八關齋戒，非同世俗朔望不食葷，名為齋也。縱不能六日持齋戒，而依六日不茹葷，亦勝朔望千萬倍。以朔望無所出處，上半月素二日，下半月一日皆無。是知世之朔望齋，無事無理，非正教也。)

法弟子陳啟執捐資，敬梓
解惑編一卷。以此功德，　四恩總報，三有齊資，願與閱者發菩提心，福智圓明，早成正覺。
康熙癸亥仲春吉旦識。

解惑編卷上之下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犖編

中宗

《舊唐史》并《傳燈》、《統紀》。

神龍二年，降御札，召六祖入京問法，遣內侍薛簡，持詔迎請。祖表辭以疾，簡回奏，復遣使賜袈裟、瓶、缽，以諭主上向慕之意。詔義淨三藏法師，於內道場譯《孔雀》諸經，御製聖教序，以冠經首。敕造聖善寺。八月，詔天下試行童經義，通者度為僧(試經度僧此始)。景龍二年，敕崔思亮，往泗洲迎僧伽大師至京，帝及百僚皆稱弟子，睿宗問萬回禪師曰：「僧伽何人？」答曰：「觀音化身，普度僧尼萬數。」景龍三年，帝召道岸律師入宮，為妃主受歸戒，

圖形林光宮。御製贊曰：「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靈篇，心融入定。學妙真宗，觀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紀德政。律藏冀其傳芳，像教因而光盛。」(萬回生號州閔鄉張氏，咸亨四年，帝度為沙門。回幼時致見書六千里外，朝往暮回，因號萬回。)

玄宗

《舊唐史》

開元元年，敕以寢殿材，建彌勒佛殿。帝問神光法師曰：「佛於眾生，有何恩德，致捨君親，棄妻子，而師事之？」神光曰：「佛於眾生，恩過天地，明逾日月，德重父母，義過君臣。」帝曰：「天地日月，具造化之功，父母君臣，具生成之德，何以言佛並過此乎？」神光曰：「天只能蓋，不能載；地只能載，不能蓋；日則照晝，不照夜；月則夜朗，而晝昏；父只能生不能養；母只能養，不能生；君有道，則臣忠，君無道則臣佞。以此而推，德則不全。且佛於眾生，德則不爾，論蓋則四生普覆，論載則六道俱承，論明則照耀十方，論朗則光輝三有，論慈則提拔苦海，論悲則度脫幽冥，論聖則眾聖中王，論神則六通自在，所以存亡普救，貴賤皆攜，惟願陛下留心敬仰。」帝悅曰：「佛恩如此，非師莫宣，朕當生生敬仰。」十九年，御註《金剛經》，頒行天下。天寶六年，詔不空法師入內立壇，為帝灌輪王頂，賜號智藏法師。帝自持寶箱，奉紫袈裟。七年，大將軍高力士於西京建寶壽寺成，鑄洪鐘，辦齋以慶之。舉朝畢集，約以擊鐘一杵，施錢百緡，有樂施者至二十杵。十二年，西番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之。空誦仁王密語數遍，有神介冑而至，帝親見之，問曰：「此何神也？」空曰：「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捷報：「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雲霧間，有神兵至，威武雄盛，城北門樓有光明，空中鼓角，聲震天地，西番賊畏懼，卷甲而去。」帝悅，因敕天下城樓皆立毘沙門天王祠。(梵語毘沙門，此云多聞。長子，即那吒太子也。今道士以太子帶骷髏立真武側，罪大彌天，真武乃北方一神耳。)睿宗景雲二年，詔起一行禪師赴闕，辭疾不行。開元三年八月，帝遣禮部齎詔詣當陽山起之。至京，帝曰：「師有何能？」對曰：「略能記覽。」帝命中官取宮籍示之。師周覽方畢，覆其本，記唱數幅。帝不覺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嗟歎久之。帝以麟德曆不驗，詔師改撰新曆。師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曰《開元大衍曆》五十二卷，編入《唐書．曆律志》。十一年，師復製水運渾天黃道儀成，古未有也。帝悅，親為製銘，安武成殿，以示百官。

肅宗(玄宗第三子)

《舊唐史》并《稽古略》

乾元元年，大赦。帝於禁中立內道場，講誦贊唄。詔五嶽各建寺，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度為僧。乾元二年，詔天下諸州各置放生池，敕刺史顏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銘。詔不空法師入內建道場，為帝受轉輪王位七寶灌頂。

代宗

《舊唐史》并《稽古略》、《論衡》

永泰元年，詔天下有司，毋得捶辱僧尼。九月，鑄金銅佛像於光順門，率百僚拜祀之。十月，吐蕃寇，逼京師，內出《仁王經》輦送西明諸寺，置百尺高座講之，寇平，詔不空三藏法師，重譯舊本《仁王護國經》，帝親為之序。時寇難屢逼，祿山、思明毒流方煽，禁中講誦《仁王經》，寇未及戰輒去，非人事也。大曆元年七月，作盂蘭盆會於禁中，設高祖、太宗以下七聖位，祈薦冥福，歲以為常，三年，詔空為近侍大臣，及諸鎮將帥悉授灌頂，六年，空進所譯經，凡一百二十卷，七十七部，食邑三千戶，固辭不已。九年，空曰：「白月圓滿，吾當逝矣。」上表辭帝，帝輟朝三日，賜絹布雜物，錢四十萬，造塔。道士史華，以術得幸，因請立刀梯，與沙門角法。時沙門崇慧表請挫之，帝率百僚臨觀，華履刀而上，招慧登之，慧躡而昇，往復無傷，乃命以薪烈火聚於庭，慧入，以呼華，華慚汗，不敢正視。帝大悅，賜慧號護國三藏。帝一日召國師惠忠入內，引太白山人見之。帝曰：「此人頗有見解，請師驗之。」師曰：「汝蘊何能？」山人曰：「忝識山、識地、識字、善算。」師曰：「山人所居之山，是雄山，是雌山？」山人茫然不能對，師曰：「識地麼？」山曰：「識。」師指殿上地問曰：「此是何地？」山曰：「容弟子算方知。」師曰：「識字麼？」山曰：「識。」師於地上畫一畫曰：「此甚麼字？」山曰：「是一字。」師曰：「土上一畫，是王字，何謂一字耶？」又問：「能算麼？」山曰：「能。」師曰：「三七是多少？」山曰：「國師玩弟子，三七，豈非二十一？」師曰：「卻是山人弄貧道，三七是十，何謂二十一？」復問：「更有何能？」山人答曰：「弟子縱有，亦不敢向國師開口。」師曰：「縱汝有能，亦俱未是。」師卻謂帝曰：「問山不識山，問地不識地，問字不識字，問算不解算，陛下何處得此懵漢來？」帝謂山人曰：「朕有國位，不足為寶，禪師乃國寶也。」山人曰：「陛下真識寶者矣！」帝嘗與國師在便殿，指天下

觀軍容使魚朝恩謂師曰：「朝恩亦解些子佛法。」朝恩即問師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起？」師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師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師曰：「即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朝恩復抗聲曰：「有人言師今是佛，得否？」師曰：「朝廷有人言汝是天子，果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實非天子。」師曰：「我不是佛，所以二尊不並化。」朝恩曰：「師長作凡夫，無成佛時耶？」師曰：「我向後必當作佛，汝姓什麼？」朝恩曰：「姓魚。」師曰：「我向後作佛，不名惠忠；汝向後若作天子，改卻姓，莫不姓魚否？」朝恩伏地曰：「死罪！死罪！朝恩此去，實不敢向師論佛法。」師謂帝曰：「幾怕殺此奴。」(出《傳燈》并《通載》)

德宗(代宗長子)

《舊唐史》并《清涼本傳》

貞元二年，詔律師道澄入宮，為妃嬪內侍授皈戒，賜號大圓律師。四年，詔迎鳳翔法雲寺佛指骨，入禁中供養，傳至諸寺瞻禮。十五年四月帝誕節，敕有司備儀輦，迎教授澄觀國師，入內殿，闡揚華嚴宗旨。觀陞高座曰：「大哉真界！萬法資始，包空有而絕相，入言詞而無跡，妙有不有，真空不空。我佛得之，妙踐真覺，廓淨塵習，寂寥于萬化之城，動用於一空之中，融身剎以相含，流聲光而遐燭。我皇得之，靈鑒虛極，保合太和，聖文掩於百王，淳風扇於萬國，敷玄化以覺夢，垂天真以怡情。是知華嚴教旨，寂廓沖邃，不可得而思議矣。失其旨也，徒修因于曠劫；得其門也，等諸佛子。」一朝，帝顧謂群臣曰：「朕之師言雅而簡，辭典而富，能以聖法清涼朕心，仍以清涼賜為國師之號。朕思從來執身心我人及諸法定相，斯為顛倒。」群臣再拜稽首，頂奉明命。由是中外台輔重臣，咸以八戒師禮之。開成三年三月，師入寂，壽一百二歲。帝輟朝三日，奉金身塔終南山。未幾，有梵僧至闕，表稱於蔥嶺見二使者凌虛而過，問之，答曰：「北天竺文殊堂神也，往東取華嚴菩薩大牙，歸國供養。」有旨啟塔，果失一牙。荼毘，舌根不壞，如紅蓮色，舍利光明，瑩潤無數。

憲宗

出《韓子外傳》

元和十四年正月，帝遣中使杜英奇，持香花往鳳翔府法雲寺、護國真身塔所，請釋迦文佛指骨入內。帝御安福門迎拜，留禁中供養三

日，五色光現，百僚稱賀，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膜拜，具釋部威儀，及太常、長安萬年音樂，旌旛鼓吹，偉盛殊特。刑部侍郎韓愈，上表陳諫，引古言今，稱帝壽國祚之不延永。帝大怒，持以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已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耶？愈人臣，狂妄敢爾！」於是戚里諸王舊臣，皆為愈哀請，遂貶潮州刺史。既至潮，聞大顛禪師之名，致書請入郡問道，書曰：「愈啟：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竊思見顏，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已帖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佇瞻，愈白。」又書曰：「愈啟：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此旬晴明，不甚熱，倘能乘閒一訪，實謂幸也，不宣。」又書曰：「愈啟：慧勻至，辱答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量。傳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面對之。」又曰：「道無凝滯，行無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閒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于一來，安於所識，道故如是，不宣。」於是大顛至郡，留師旬日，或入定數日方起，愈甚敬焉。師辭去，不久，愈祀神海上，乃登靈山，造師之廬，問曰：「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乞師一句。」師良久不顧，愈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床一下，師曰：「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愈乃拜三平而謝曰：「和尚門風高峻，愈於侍者處，得箇入路。」師問愈曰：「子之貌鬱然，似有不懌，何也？」對曰：「愈之用於朝，享祿厚矣，一旦以忠言不用，奪刑部侍郎，竄逐八千里，播越嶺海，喪吾女孥。及至潮陽，颶風鱷魚，患禍不測，毒霧瘴氣，日夕發作，愈少多病，髮白齒豁，黜於無人之地，其生詎可保乎！愈之來也，道出廣陵，廟而禱之，幸蒙其力，而卒以無恙。以主上有中興之功，已奏章道之，使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倘有意於此，則庶幾召愈，述作功德，而薦之郊廟焉！愈早夜待之，而未至，冀萬一於速歸，愈安能有懌乎？」顛曰：「子直言於朝也，忠於君，而不顧其身耶？抑尚顧其身，強言之以徇名耶？且子生死禍福，不懸之天乎！子姑自修，而外任命，可也。彼廣陵其能福汝耶？主上今繼天寶之後，姦臣負國，而討之不暇，糧餽雲合，殺人盈野，僅能克乎？而瘡痍未瘳，方此之際，而子又欲封禪告功，以騷動天下，而屬意在乎己之欲歸，子奚忍於是耶？且夫以窮自亂，而祭其鬼，是不知命也；動天下而不顧，以便己，是不知仁也；強言以干忠，遇困而抑鬱，是不知義也；以亂

為治，而告皇天，是不知禮也，而子何以為之？且子遭黜也，其所言者，何事乎？」愈曰：「主上迎佛骨入大內，愈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三代無佛，而年祚永久，晉、宋、梁、魏事佛，不夭且亂，恐主上惑於此，是以不顧其身而斥之。」顛曰：「若是，則子謬矣！佛也者，蔭天人之大器，其道則妙萬物而為言，其言盡性命之理，其教則捨惡而趨善，去偽而歸真，其視天下猶父之於子也，而子毀之，是猶子而刃父也。吾聞善觀人者，觀其道之所存，而不較其所居之地。桀、紂之君，跖、蹻之徒，皆中國人也，然不可法者，以其無道也。舜生東夷，文王生西夷，由余生于戎，季札出於蠻，彼二聖二賢，豈可謂之夷狄而不法乎？今子不觀佛之道，而徒以為夷狄，何言之陋也！以五帝三王之代，未有佛而長壽，則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何其夭耶！以事佛之人主夭且亂，則漢明為一代之英主，梁武壽至八十六，豈必皆夭且亂耶？且子嘗誦佛書，疑其與先王異者，可道之乎？」愈曰：「何暇讀彼之書？」顛曰：「子未嘗讀彼之書，安知不談先王之法言耶？佛與人臣言，必依於忠，與人子言，必依於孝，及其言之至，無方者也，無體者也，妙之又妙者也。今子自恃通四海異方之學，而文章磅礴，孰如姚秦之羅什乎？子之知來藏往，孰如晉之佛圖澄乎？子之盡萬物，不動其心，孰如梁之寶誌乎？」愈默然良久，曰：「不如也。」顛曰：「子之才，既不如彼矣！彼之所從事者，而子反以為非，然則豈有高才，而不知子之所知者耶？今子屑屑於形器之內，奔走乎聲色利欲之間，少不如志則憤鬱悲躁，若將不容其生，何以異於蚊虻爭穢壤淤稿之間哉？」於是愈瞠目而不收，氣喪而不揚，反求其所答，忙然有若自失，逡巡謂顛曰：「師之言盡於此乎？」顛曰：「吾之所以告子者，蓋就子之所能而為之言，非至乎至者也。」曰：「愈也不肖，欲幸聞其至者，可乎？」顛曰：「誠爾心，寧爾神，盡爾性，窮物之理，極天之命，然後可聞也。爾去，吾不復言矣！」愈趣而出。秋八月己未，帝與宰臣語次，久之，因語及愈有可憐者，而皇甫鎛素薄愈為人，即奏曰：「愈終疏狂，可且內移。」帝納之，遂授袁州刺史。愈復造顛廬，送衣二襲，請別曰：「愈也將去師矣！幸聞一言。」顛曰：「吾聞易信人者，必其守易改；易譽人者，必其謗易發。子聞吾言，而易信之矣！庸知復聞他說，不復以我為非哉！」遂不告。愈知其不可聞，乃去。至袁州，尚書孟簡知愈與大顛游，以書抵愈，喜其改迷信向。愈答書，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因與之往還也。近世黃山谷，謂愈見大顛之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云。(詳見《稽古略》并《通載》。)

念常曰：「舊史稱退之性愎訐，當時達官皆薄其為人，及與李紳同列，紳恥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新史，則以退之排佛、老之功比孟子。嘉祐中，有西蜀龍先生者，忿其言太過，遂擇退之言行，悖戾先儒者，條攻之，一曰老氏不可毀，二曰：愈讀墨子，反孟玷孔，若此類二十篇行于世，及觀《外傳》，見大顛之說，凡退之平生蹈偽，于此疏脫盡矣！歐陽文忠公嘗歎曰：『雖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得不謂天下至言哉！』而荊國王文公亦曰：『人有樂孟子拒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文公蓋宋朝巨儒，其論退之如此，則《外傳》之說，可不信夫！」

穆宗(諱恒，憲宗第三子)

《舊唐史》

長慶元年三月，盧龍節度使劉總舉幽燕二十餘郡歸朝，乞為僧。詔賜僧衣，號大覺大師，署所居第為報恩寺。長慶二年三月，帝遣左街僧錄靈阜齎詔起汾州無業禪師赴闕。阜至，宣詔畢，稽首曰：「主上此度，恩旨不同，願師起赴。」師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人主。汝可先行，吾從別往。」遂沐浴敷座，告門人慧惲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一切境界，本自空寂。迷者不了，即被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常了一切空，無一法當情，是諸佛用心處。」言訖，端坐至中夜而逝。阜回奏其事，帝欽歎久之，賜謚大達國師。師蒙憲、宗兩朝敬重，凡三詔不赴。師嗣馬祖一禪師。

宣宗(諱忱，憲宗第十三子)

《舊唐史》

大中五年正月，詔弘辯禪師入內。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看經否？」對曰：「沙門禮佛誦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種焉：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帝曰：「何為頓見？何為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無二。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非一口便飽(云云)。」是日便對漏下七刻。帝悅，賜號圓智禪師。繼有詔旨，增修天下祖塔。應未經賜謚者，所在以聞，太常考行頒賜。師嗣馬祖。

懿宗

出《舊唐史》等

咸通十二年，賜知玄法師沉檀寶座，高二丈餘。十四年，造綵旛花蓋，敕往鳳翔寺塔，迎佛指骨。四月八日至京，帝御安福門迎拜，入內瞻禮。群臣有諫者，言：「憲宗迎佛骨，尋即晏駕。」帝曰：「朕生得之，死無所恨。」帝每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旨，手錄梵文，而為贊唄。(憲宗時，北方天帝降夢，令中興佛法。帝不承命，愛服金丹，致藥性燥急，內豎畏誅。而深宮秘邃，故有不測之禍也。)

《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時闕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于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跡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念常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為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紀贊〉，雖筆高語奇，傑出諸史，至貶太宗，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庸主所為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而為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之國，皆款關而修職，直獨高麗莫離支叛逆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雄之主，其肯坐視之，留為子孫憂，而不少假經略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謂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麗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忠特以為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歟！以太宗盛德大業如此，猶曲貶之，將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為無窮之益也。文忠以為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舍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因循尸祿，而暗於取舍者哉？或曰：文忠慕韓愈為人，故不得不爾。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兼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為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

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況真佛也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詎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夕夢為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勳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最難。』此殆非偶然而云耳。」(出《通載》)

空谷曰：「孔子作《春秋》，太史公作《史記》，班固作西《漢書》，范曄作《東漢書》，陳壽作《三國志》，唐太宗作《晉書》，李延壽作《南、北史》，魏徵作《隋書》，劉昫作《唐書》，司馬溫，少微、江公，皆作《通鑑》，鄭夾漈作《通志》，馬端臨作《文獻通考》，揭傒斯作《宋史》，李燾作《宋鑑》，曾子野作《史略》，宋景濂作《元史》，皆以天地之心為心，是曰是，非曰非，不存私意，諸君史筆，如秉龍泉、太阿，殺人活人，無偏無黨。佛法，大道也，可尚不可排，苟或可排，則太宗諸子，已排之矣，奚待後世擅其己意者，曲排之也？」

內德論

典儀李師政撰

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可驚，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士庶，朝野文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網之疑蓋。遠則淨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叡、慧遠之歸信，迄皓首而彌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之深而信彌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哉！我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祲，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敬敷，九功惟敘，總萬古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搜羅庶善，崇三寶以津梁；芟夷群惡，屏四部之稊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所學，異論蜂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永，二石有僧而政虐，損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除佛寺，而天元之祚未永；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

弘善，不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害于家國？若人人守善，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亂無由而作？騏驥雖駿，不乘無以致遠；藥石徒豐，未餌焉能愈疾？項籍喪師，非范增之無算；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違之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兇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謂正覺為妖神，比淨施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起謗，反功德以為疣，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磋所惑，積稔於茲，信隨聞起，疑因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無毀，近推諸己，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論之未究，若令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鉤深，識不臻妙，少有所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辯惑第一，明邪正之通蔽；通命第二，辯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之執見。覈之以群言，考之以眾善，上顯聖朝之淨福，下折淫祀之虛誹。徒有斯意，實乏其才，屬詞鄙陋，援證庸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而未愈者，聞淺譬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餐，儻救餒于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足陋矣。(三篇詳出《廣弘明集》)

虞世南

出《法帖》并《舊唐史》

南字伯施，光祿大夫。貞觀八年，自立疏曰：「弟子早年，忽遇重患，當時運心，差愈之日，奉設千僧齋。今謹於道場，供千僧蔬食，以其願力，希生生世世，常無病惱，七世久遠，六道冤親，並同今願(云云)。」其撰《帝王紀》，略論曰：「老子之義，谷神不死，玄牝長存，久視長生，乘雲駕鶴，此域中之教也。釋氏之教，空有不滯，人我兼忘，超出生死，此象外之談者也。有問梁武帝，熏修危亡。世南曰：釋教出世之津梁，絕塵之軌躅，運於方寸之內，超於有無之表，塵累既盡，攀緣已息，然後入於解脫之門。蓋以所修為因，其報為果，人有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隨滅。是以祴明醜於貌而慧於心，趙壹高于才而下於位，羅褒富而不義，原憲貧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懸絕，興喪得失，咸必由之。下士庸夫，見比干之剖心，以謂忠貞不可為，聞偃王之亡國，以謂仁義不足法也。若然者，盜跖高枕於東陵，莊蹻懸車於西蜀，考終厥命，良足貴乎！」後世南卒，太宗夢見之，因詔曰：「世南德行純備，志存忠益，奄從物化，良用悲傷。昨因夜夢，倏睹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

舊，可即其家，造五百僧齋，佛像一軀，以資冥福，以申朕思舊之意。」(鑑史，只載太宗夢世南，而為彼資冥福，竟不錄。又凡王臣敬佛法語，皆削去之，惟載傅奕請除佛法之疏，豈當時諸大名儒之言論，不如一傅奕術官耶？作史者，不但毀佛，而且瞞心不志，至於若是乎？又云：太宗本不信佛，惟順穆太后之心而已。然太宗凡所交兵之處，並建寺剎，樹立福田，為義士凶徒，資其魂魄，有六七所，其破晉州，立慈雲寺，命褚遂良撰碑；破汾州，立弘濟寺，命李百藥撰碑；破鄭州，立等慈寺，命顏師古撰碑；破呂州，立普濟寺，命許敬宗撰碑；破洛州，立昭覺寺，命朱子奢撰碑；破洛州，廣平府，立昭福寺，命岑文本撰碑。其餘布滿天下，烏能掩人耳目，而謂順太后心可乎？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歟！)

吳道子

《名畫記》并《統紀》

道子，陽翟人，初名道子，玄宗改名道玄，工畫，下筆有神。玄宗召入內供奉，於景公寺畫地獄變相圖，都人咸觀，皆懼罪修善，兩市屠沽不售。

張仲素

《舊唐史》

素為翰林學士，憲宗敕素撰佛骨碑，略曰：「岐陽法雲寺，鳴鶯阜，有阿育王所造之塔，藏佛指節。太宗特建寺宇，加之重塔，高宗遷之洛邑，天后薦以寶函，中宗記之國史，肅宗奉之內殿，德宗禮之法宮。據本傳，必三十年一開，則玉燭調，金鏡朗，氛祲滅，稼穡豐。」

魯山令

《舊唐史》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謚文行先生。不忍去母左右，自負母入京，母亡，廬墓側，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彌日而息，食不鹽酪，藉無茵席，不肯婚。人以為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為？」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貲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涌流，能食乃止。家貧，擢為魯山令，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還，愛陸渾佳山水，家無僕妾，歲饑，或日一爨，鼓琴以自娛。及卒，家唯枕履簞瓢而已。弟元結，哭之，或曰：「子哭過禮歟！」結曰：「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

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餐，吾哀之，以誡荒婬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

念常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篇，唐史特設此題，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行己之操，唐史數千人中，遂嶄然傑出，顧不美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刺血寫佛經數千言，絕筆感異香芬馥，彌日而息，而新史削之。夫魯山居喪所為，出乎至誠，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謂惡求福於佛，佛固未嘗邀魯山，魯山自為之而不疑，何佛之嫌？若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應毀，則乳亦婦人之事，非男子有也。魯山尚能出乳以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為母寫經，何也？景文深存名教，然君子百行，殊途同歸，奚必斬斬然以儒釋歉哉！」(出《通載》)

孟簡答韓書

附見《韓文公集》。

簡字幾道，元和中為尚書，素好佛。韓愈與書，有云：「積善積惡，殃慶自以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從夷狄之教？(云云)」簡答書云：「來云，言積善積惡，殃慶自以類至，若是則釋氏辯之精詳，盡欲人積善耳。故迦文為大士言六度，為中根言十二因緣，為小根言四聖諦。又云：依法不依人，假如飛廉、惡來之所為者，皆亡國滅身之道，故雖華夏，其可從乎？夏禹、文王之所作，皆萬世受賜，故雖戎狄，其可斥乎？閣下徒以夷狄之說，辱聖賢之身，聖賢之身必能忍辱，聖賢之法其可辱乎？深所不取也。但閣下不奉即已，區區毀黷，豈積善之云乎？彼楊、墨、老氏之書，其所述作，於理偏虛，非中道要切。釋氏之教則不然，大明積惡之根源，覈天下神道報應之微細，皎然言善惡之異路，為廣其道，奈何韓君以愚人下俚翁嫗之情見待之耶？然其法行於世，使人人自畏惡修善，豈不大助教化之防歟！」

柳宗元

全文載柳集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少精敏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第進士博學宏辭科。貞元中，拜監察御史，送濬上人歸省序，略曰：「大覺氏之道，本於孝敬，而後積以眾德，歸於空無，其教曰禪，曰法，曰律。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型後學者歟！誨於生靈，觸類蒙福，其積眾德者歟！覲於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撰南嶽大明律師碑，略曰：「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

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送浩初上人序，略曰：「儒者韓退之，病予嗜浮圖言，訾予與浮圖遊，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儒教合，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楊子，楊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吾之所取者與儒教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斥者，其跡也。」又曰：「其教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

李翺

《傳燈》并本集

翺，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元和初，為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嘗為朗州刺史，仰慕藥山惟儼禪師道風，屢請不赴，乃特入山致敬。藥山端然看經，殊不顧視。翺乃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行，藥山卻召翺，翺回首，山曰：「何得貴耳賤目？」遂頂拜起，問：「如何是道？」藥山以手指天，復指淨瓶，翺曰：「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翺拜謝，乃呈偈云：「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一夕，師登山，忽雲開見月，大笑一聲，聲落澧陽八九十里。翺聞之，復寄偈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峰頂，月下披雲嘯一聲。」翺嘗著《復性》三篇，其一謂：情昏則性匿，忘情則復性。其二謂：無思則寂照。其三謂：昏而不思，終不明道。

庾承宣(于頔)

《舊唐史》

登貞元八年第，與韓愈、歐陽詹等同榜，號龍虎榜。嘗撰福州淨光塔銘，其序略曰：「觀察使柳公、監軍使魚公，相與言曰：報君莫大於崇福，崇福莫大於樹善，樹善莫大於佛教。教之本，其在浮圖歟！夫浮圖者，上參諸天，下鎮三界，影之所蔭，如日月之照，破昏為明，鈴之所響，如金石之奏，聞聲生善。如是之福，盡歸人主，謀之既臧，相顧踊躍。食王祿者，樂於檀施，荷帝力者，悅之獻工，役無告勞，功用斯畢。」皇帝嘉焉，賜額曰：貞元無垢淨光之塔。于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嘗問紫玉禪師：「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師曰：「于頔！

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頠當時失色。師指云：「秖這箇，便是漂墮羅剎鬼國也。」頠聞已信受。(出《傳燈錄》)
杜荀鶴(附音釋中)。

裴休丞相

《傳燈錄》
戊辰二年，觀察使裴休守宣城，常與名僧講道。門人謂公曰：「敢問三界之言未立，人不知修行，不見因果，介景福者，不為之少。洎斯教也，行乎中國，愚人畏罪損其惡，賢人望福增其善，增之不已，則至今當盡善矣！損之不已，至今當無惡矣！何昏迷暴虐，無減於秦漢之前？福慧聰明，不增於魏晉之後？歸之者殊途輻湊，立之者萬法雲興，宜使吾人盡昇覺路，不宜蚩蚩庶類，由古至今，若斯之迷也。由之之用，庸非溺乎？」公笑謂之曰：「大明肇啟，法不齊備，聖人繼出，代天為工。結繩畫卦，文質滋改，一聖立，一法生，天道人事，顯若符契。夫燧人氏之未有火也，則天無火星，人無火食，龜無火兆，物無火災必矣。少昊氏之未理金也，則天無金星，人無金用，龜無金兆，物無金災必矣。及聖人攻木出火，鍛石取金，於是乎精芒主宰，騰變上下，則知世法時事，隨聖人也。考精神之源，窮性命之表，作大方便，護於群生，群生受之而不知，蓋猶天道運行，物以生茂，皆謂自己，孰知其然也？」於是問者廓然，自得佛味，及詔許立寺，而宣城士民相鼓以萬，請先立之於宣郭，遂復新興寺焉！休乃禮迎黃檗希運禪師至郡，寓開元寺，朝夕受法。已巳三年，休謁潭州華林覺禪師，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休云：「在甚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而至。休驚懼，師曰：「客在此，且去。」二虎遂退。覺嗣馬祖一禪師。

李商隱

《高僧傳》并《統紀》
隱，字義山，詩文奇古，其讚佛偈曰：「吾儒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龍吾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為，稽首大覺，吾師師師。」商隱慕悟達國師之道，以弟子禮事之。嘗苦眼疾，乞達冥禱，達寄天眼偈三章，讀訖，疾愈。(竺乾即天竺。)

非韓篇

敘曰：「非韓子者，公非也。質於經，以天下至當為之是非，如俗用愛惡相攻，必至聖至賢，乃信吾說之不苟也。」其書三十篇，僅三萬餘言。(今略錄其一二云)。

韓子與孟簡尚書書曰：「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奉釋氏者，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要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與之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噫！韓子雖強為之言，務欲自掩，豈覺其言愈多，而其跡愈見？韓子謂大顛，實能外形骸，而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也者，韓子雖謂人情且爾，亦何免已信其法也矣！夫佛教至論乎福田利益者，正以順理為福，得性如法，不為外物所惑，為最利益也。韓子與大顛游，其預談理論性，已廁其福田利益矣，韓子何不思以為感？乃復云云。吾少時，讀大顛禪師書，見其謂韓子嘗問大顛曰：「云何為道？」大顛即默然良久，韓子未及諭旨，其弟子三平者，遂擊其床，大顛顧謂三平：「何為？」三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子即曰：「愈雖問道於師，乃在此上人處得入。」遂拜之。以斯驗韓子，所謂以理自勝者，是也。韓子雖巧說多端，欲護其儒名，亦何以逃識者之所見笑耶？大凡事不知即已，不信即休，烏有知其道之如此，信其徒之如是，而反排其師，忍毀其法，君子處心，豈當然乎？大顛者，佛之弟子也；佛者，大顛之師也。夫弟子之道，固從其師之所得也，韓子善其弟子之道，而必斥其師，猶重人子孫之義方，而輕其祖禰，孰謂韓子知禮乎！又曰：「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此韓子未之思也。夫聖人之道，善而已矣；先王之法，治而已矣。佛以五戒勸世，豈欲其亂耶？佛以十善導人，豈欲其惡乎！書曰：「為善不同，同歸於治。」是豈不然哉！若其教人，解情妄，捐身世，修潔乎神明，此乃吾佛大聖人之大觀，治其大患，以神道設教者也。其為善，抑又至矣！深矣！廣大悉備矣！不可以世道輒較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義也者，理也。謂：君子理當即與，不專此，不蔑彼。韓子徒見佛教之跡，不睹乎佛教聖人之所以為教之理，宜其苟排佛老也。文中子曰：「觀極讜議，知佛教可以一矣，此固韓子之不知也。」又曰：「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云云。」此乃韓子疑之之甚也，既未決其類君子、小人，烏可輒便毀佛耶？其閭巷凡庸之人，

最為無識，欲相詬辱也，猶知先探彼所短，果可罵者，乃始罵而揚之。今韓子疑佛，未辨其類君子之長、小人之短，便酷詆之，不亦暴而妄乎哉！幾不若彼閭巷之人，為意之審也。謂：佛為大聖人，猶不足以盡佛，況君子小人耶？雖古今愚鄙之人，皆知佛非可類夫君子、小人，而韓子獨以君子、小人類佛，又況疑之而自不決乎？誠可笑也。又曰：「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夫天地神祇，誠不可誣，固如韓子之言，但其欲賴天地神祇，不令鬼作威福，此又韓子識理不至也。苟自知其所知詣理，理當斥，斥之，理不當斥，則不斥，知明則不待外助，理當則天地自順，吾輩於事，是非抑揚，特資此矣，不類韓子外引神祇，以為咒矢，而賴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韓子之徒，何嘗彷彿見乎聖人之心耶？劉昫《唐書》謂韓輩詆排佛、老，於道未弘，誠不私也。史臣云：是非不謬也矣。又韓子讀墨，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及與孟簡書乃曰：「二帝三王群聖之道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韓子何其言之反覆如此，惑人而無準也！又韓子序送高閒曰：「今閒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謬，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韓子為此說，似知佛之法真奧，有益人之性命焉。夫一死生者，謂死猶生也，生猶死也，在理若無其生死者也。既見其理不死不生，則其人不貪生而惡死也。夫解外謬者，自其性理之外，男女、情污，嗜欲、淫惑，百端，皆其謬妄也。謬妄已釋，死生既齊，故其人之性命，乃潔淨而得其至正者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斯言似之。夫性命即正，豈必在閒輩，待其死，而更生，為聖神、為大至人耶？即當世自真，可為正人，為至行，既賢益賢，不善必善，而韓子不須與閒之言，其《原道》，乃曰：「絕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也。夫清淨寂滅者，正謂導人齊死生，解外謬妄情著之累耳，以全夫性命之正者也。」韓子為書，不復顧前後，乃遽作《原道》，而後生末學，心不通理，視之以謂韓子之意正乎是也，遂循手跡以至終身，昧其性命，而斐然傲佛，不識韓子為言之不思也。就使從閒而言，自閒釋氏之所由，非欲推其道為益於世，意苟有益於世，而君子何不稱之？孔子曰「大人不倡游言」，蓋言無益於用，而不言也。謂韓子聖賢之徒，安得為無益之言耶？將韓子雖謂文人，於道尚果有所未至乎！吾不知也。又韓子斥潮州，其女孥從之，商南層峰驛，遂死，其後移葬，韓子銘其壙，恨其路死，遂至罵佛，因曰：「愈之少，為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

宜瀾漫。」夫華夏有佛，古今賢愚，雖匹夫匹婦，莫不皆知佛非鬼，知其法不教人為凶惡，以亂政治。而韓子獨以為鬼亂治，韓女自斃，何關乎佛？而韓子情昵私其女，至乃戾古今天下之人，褻酷乎不測之聖人，誣毀其法尤甚。《列子》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非此謂三王、五帝、三皇之言聖者也。宋文帝謂其群臣何尚之等曰：「佛制五戒十善，若使天下皆淳此化，則朕坐致太平。」韓子叢蔽，而固不省此言也。余觀韓子之書，見其不至若前之評者多矣。始欲悉取而辯之，近聞蜀人，有為書而非韓子者，方傳諸京師，所非謂有百端，雖未睹乎蜀人之書，吾益言之，恐與其理重，姑已。劉昫《唐書》謂韓子其性偏辟剛訐，又曰於道不弘。吾考其書，驗其所為，誠然耳。欲韓如古之聖賢，從容中道，固其不逮也，宜乎識者謂韓子第文詞人耳。夫文者，所以傳道也，道不至，雖甚文奚用？若韓子議論如此，其道可謂至矣，而學者不復考之道理中否？乃斐然徒效其文，而譏沮佛教，聖人大酷，吾嘗不平，比欲從聖賢之大公者，辯而裁之，以正夫天下之苟毀者，而志未果。然今吾年已五十者，且鄰於死矣，是終不能爾也。吾之徒，或萬一有賢者，當今天子明聖，朝廷至公，異日必提吾書，貢而辯之，其亦不忝爾從事於吾道也矣。(浮屠即浮圖)

吳越王

出《稽古略》

姓錢，諱忠懿，留心釋教。嗣位之初，凡兩浙諸郡名山聖跡之處，皆賜金帛，創建僧伽藍。福州支提山，乃天冠菩薩道場。王施七寶，鑄天冠菩薩像一千身，仍創寺宇，弘麗甲於七閩焉。王延永明壽禪師入府，受菩薩戒，署號慈化定慧禪師。建伽藍於南山，曰慧日永明，請師居之。師著《宗鏡錄》一百卷，王為製前後兩序，頒入大藏流通。

趙王鎔(五代)

《禪林類聚》并語錄。

鎔帥真定，自稱趙王。一日，攜諸子入東院，訪從諗禪師。值師坐禪不起，鎔禮拜訖，師以手拍膝云：「會麼？」王曰：「不會。」師云：「自小持齋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王尤加敬重。翌日，王命客將傳請，師下禪床接之。侍者曰：「和尚昨見大王來，不下禪床。今將軍來，為甚麼卻下禪床？」師曰：「非汝所知。這

裏下等人來，出山門接；中等人來，下禪床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不可喚大王作中下等人，恐屈大王也。」客將傳語，王聞歡喜，即請師入內供養。師既屆城門，闔城威儀迎之入內。師纔下寶輦，王乃設拜，請師上殿，正位而坐。是日，齋筵將罷，各問佛法。師運慈悲，一一開悟。王讚師像曰：「碧溪之月，青鏡中頭。我師化我，天下趙州。」

昔北齊文宣帝嘗謁僧稠禪師，稠坐不起迎。侍者勸迎，稠曰：「昔優填王每至，問詢賓頭盧尊者，尊者不下床迎。後為佞臣讒王懷惡心來，尊者知，起迎七步。七日後，王失國位。吾今雖寡德，冀帝獲福耳。」宣帝俄受臣譖，帝銜之，將復入寺，按其不敬誅之。稠冥知之，五更獨出寺十餘里候之。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污伽藍，遠來就刃耳。」帝悚然悔謝，謂尚書令楊遵彥曰：「朕不明，幾妄黷聖師。」帝乃躬負稠身還寺，稠罄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愆(云云)。」因問曰：「弟子前身作何等？」稠曰：「作羅剎王。是以今猶好殺，蓋餘習耳。」稠即以盤水咒之，命帝臨觀。見自形正羅剎狀，仍有群羅剎隨之。帝大驚，從受菩薩戒。自是絕葷，終日坐禪，禮佛行道，如旋風焉。(出《通載》并《高僧傳》)

宋太祖

《北山錄》并《歐陽外傳疏》

建隆元年正月，受周恭帝禪，詔以是年二月十六日聖誕，為長春節，普度童行八千人，十二月，詔於廣陵戰地造寺，曰建隆，賜田四頃。(出年錄)

初，太祖目擊周世宗，鎔範鎮州大悲菩薩像鑄錢，太祖密訪麻衣和尚，問曰：「自古有毀佛天子乎？」麻曰：「何必問古，請以柴官家，目擊可驗。」(世宗姓柴，諱榮，太祖聖后柴世兄之子也。太祖養為子，封晉王，即帝位，在位六年，壽三十九殂。)又問：「不知天下何日定？」麻曰：「甲子將大定。」因問：「古天子毀佛法，與大周何如？」麻曰：「魏太武毀寺，焚經像，坑沙門，故父子不得其死。周武帝毀佛寺，籍僧歸民，未五年，遽縈風疹，北伐，年三十六崩於乘輿，國亦尋滅。唐武宗毀天下佛寺，在位六年，年三十二，神器再傳，而黃巢群盜並起。」太祖曰：「天下久厭兵，毀佛法非社稷福，奈何？」麻曰：「白氣已兆，不逾數月，至申辰，當有聖帝大興，興則佛法賴之亦興，傳世無窮，請太尉默記之。」及即位，屢建佛寺，歲度僧人。二年聖誕日，京師及諸郡縣，咸令有德沙門陞座祝聖，永為常準。三年，詔，每歲試童行，通《妙法華經》者，祠部

給牒披剃，若特詔疏恩，如建隆太平興國普度僧尼，不限此例也。乾德四年，詔遣僧百人，往西域求經。開寶元年九月，詔成都府，造金銀字藏經各一藏，敕兵部劉熙古監視。五年，敕雕佛經版印一藏，計一十三萬版。帝自用兵平列國，前後造金銀字，經數藏。(出《稽古略》)
八年，上自洛陽回京，手書《金剛經》，常自讀誦，趙普因奏事見之，上曰：「不欲甲冑之士知之，但言常讀兵書，可也。」

太宗

《國朝會要》并《統紀》
太平興國元年，敕普度天下童子。三年，敕沙門贊寧，修僧史，四月，敕往明州阿育王山，迎真身舍利塔，入禁中供養，得舍利一顆，造浮圖十一級，下作天宮以葬之。五年，敕造萬尊金銅文殊菩薩像，及普賢像，高二丈。七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輔為譯經潤文，設官分職，西天中印土惹爛陀羅國，密林寺天息災與法天、施護譯經，帝製前序。詔普度天下童行為僧，不限有司常制，自即位至八年，度一十七萬餘人。敕天下諸路，皆立戒壇，凡九十七所。敕江寧府長干寺曰天禧，塔曰聖感，帝註四《十二章經》，入藏頒行。(真宗之世，西域盛貢梵典，度僧二十四萬人。)

真宗(太宗第三子)

《稽古略》
咸平四年，天竺三藏法師法賢，進新譯經，帝製序。五年，西天三藏法師施護，譯《給孤長者女得度因緣經》，帝製繼聖教序。祥符二年，公主，太宗第七女，生不茹葷，懇求出家，賜名清裕，號報恩慈正覺大師，建崇真資聖禪院安之。帝賜譯經院修心偈曰：「初祖安心在少林，不傳經教但傳心。後人若悟真如性，密印由來妙理深。」(出明理《正宗記》)
詔天下立放生池。

仁宗

鄭景重家集
帝常頂玉冠，冠上琢觀音像，左右以玉重，請易之。帝曰：「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令回禮於大士也。」嘉祐三年，契嵩禪師進《正

宗記》二十卷，《輔教編》三卷，《定祖圖》等書。帝覽其書，至「謀道不謀名，為法不為身」，歎愛其誠，賜其書入藏。(出《僧寶傳》宸奎閣)

英宗(仁宗之兄)

出《統紀》

治平二年，敕大相國寺，造三朝御製佛牙讚碑，翰林學士王珪撰文，太宗讚曰：「功成積劫印文端，不是南山得恐難；眼睹數重金色潤，手擎一片玉光寒。鍊時百火精神透，藏處千年瑩采完；定果熏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閑看。」真宗讚曰：「西方大聖號迦文，接物垂慈世所尊；常願進修增妙果，庶期饒益富黎元。」仁宗讚曰：「三王掩質皆歸土，五帝潛形已化塵；夫子域中誇是聖，老君世上亦言真。埋軀秖見遺空塚，何處將身示後人；唯有吾師金骨在，曾經百鍊色長新。」(那吒太子送佛牙與南山宣律師。)神宗，英宗子。詔中使梁從政闢汴京相國寺六十四院為二禪八律。起自元豐庚申，成是壬戌之秋。

徽宗

出《南渡中興小曆》并《普燈》

崇寧元年，敕書一件，應天下舊來名德僧為眾師法，未曾謚名者，仰所屬勘會聞奏，謚給師號。詔天下軍州，創崇寧寺，又改額曰天崇寺，至高宗改報恩寺，光孝追崇嚴薦。崇寧三年，敕迎相國寺釋迦如來牙，入內供養，隔水晶匣，舍利出如雨點，因製讚曰：「大哉釋迦文，虛空等一塵；有求皆赴感，無剎不分身。玉瑩千輪在，金剛百鍊新；我今恭敬禮，普願濟群倫。」

孝宗

《稽古略》

隆興元年，詔蔣山禪師了明住徑山。明嗣大慧杲禪師。時楊和、王敬之捨蘇州莊田，歲入二萬斛，徑山因是豐足增益。(出明禪師行業碑)

淳熙二年夏六月一日，宣若訥禪師入對內觀堂。帝曰：「近看《寶積經》，其文何廣？」訥曰：「《華嚴》、《般若》、《寶積》、《涅槃》，皆為大機說法，文長義廣。」帝曰：「《楞嚴》深造淵微，何故說得如此好，又說得如此瀾翻？」訥曰：「佛乃識達本源

者也，從體起用，以無盡藏三昧說默。」一如中使奏未時，訥退。光宗紹熙初，帝居重華宮，許訥肩輿出入，註《金剛般若經》。進呈，光宗御製贊文。淳熙七年秋，帝召明州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談夫子之心。唯釋氏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於生死之際，此為殊勝。」印曰：「非獨後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其孔門顏子，號為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嘗迴避諸弟子，而諸弟子自蹉過了。」淳熙八年，御製《論原道》(略目)：「朕觀韓愈《原道》，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絀，未有能辨之者，但文煩而理迂。揆聖人之用心，則未昭然。何則？釋氏專窮性命，棄外形骸，不著名相，而於世事了不相關，又何與禮樂仁義哉？然尚猶立戒曰：不殺、不淫、不盜、不飲酒、不妄語。夫不殺，仁也；不淫，禮也；不盜，義也；不飲酒，智也；不妄語，信也。如此，與仲尼何遠乎？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所為，孰非禮樂？孰非仁義？又烏得而名焉？譬如天地運行，陰陽循環之無端，豈有意春夏秋冬之別哉？此世人強名之耳。亦猶仁義禮樂之別，聖人所以設教治世，不得不然也。因其強名，揆而求之，則道也。道也者，仁義禮樂之宗也。仁義禮樂，固道之用也。楊雄謂：老氏棄仁義，滅禮樂。今跡老子之書，其所寶者三：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孔門曰：溫、良、恭、儉、遜(讀避御諱)。又曰：惟仁為大。老子之所謂慈，豈非仁之大者耶？曰：不敢為天下先，豈非遜之大者耶？至其會道，則互相偏舉。所貴者，清淨寧一，而與孔聖果相背馳乎？蓋三教末流，昧者執之，自為異耳。夫佛老絕念無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猶耒耜而耕，機杼而織。後世徒紛紛而惑，固失其理。或曰：當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聖人為能同之，不可不論也。」(出《中興治蹟》、《十三朝聖政錄》)

呂蒙正(字聖功)

出《武庫》

太宗淳化，真宗咸平間，兩入相，封許國公，謚文穆。微時窶甚，嘗謁人，有詩云：「十謁朱扉九不開，滿身風雪又歸來；入門懶睹妻兒面，撥盡寒爐一夜灰。」有僧憐，且奇之，給其食，彌月又盡，乃令就居房廊，隨僧粥飯，遂得安心讀書。獲薦，僧復備裝遣

之，竟魁多士。後執政十年，郊祀俸給，皆不請，帝問其故？對以私恩未報。帝詰之，以實對，帝曰：「僧中有若人耶？以恩俸與寄食之寺，以酬宿德。」公嘗晨興禮佛，祝曰：「不信三寶者，願勿生我家，願子孫世世食祿，護持佛法。」公之姪夷簡，簡之子公著，並封申公，皆知敬佛法。(今世傳飯後鐘，不但謗僧，而且冤屈呂公不少。《竹窗二筆》云：「誣枉賢者，則成口業。而世所傳，出野史戲文中，不足信也。」)

楊億

出《東都》并《普燈錄》

真宗朝，詔撰大藏目錄，入藏流通，諡文公，其撰清規序有云：「或有假號竊形，混於清眾，致喧擾之事，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或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缽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一不污清眾，二不毀僧形，三不擾公門，四不泄於外。四來同居，聖凡孰辯，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群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輕眾壞法，其損甚大。且立法防姦，不為賢士，然寧可格而有犯，不可有犯而無教，吾儒不遵孔教者尤多，僧有過，不玷吾儒，吾儒不遵孔教，自辱更甚。」《護法論》曰：「今之浮圖，雖千百中無一能彷彿古人者，豈佛法之罪也？其人之罪，雖然如是，禮非玉帛而不表，樂非鐘鼓而不傳，非藉其徒以守其法，則佛法殆將泯絕而無聞矣，續佛壽命何賴焉？濫其形服者，誅之自有鬼神矣，警之自有果報矣，威之自有刑憲矣，律之自有規矩矣，吾輩何與焉？蓋昔無著遇文殊時，已有凡聖同居，龍蛇混雜之說，況今去聖逾遠，求其純一也，不亦難乎？然念大法所寄，譬猶披沙揀金，裒石攻玉，縱於十斛之沙得粒金，一山之石得寸玉，尚可以為世珍寶也。非特學佛之徒為然，孔子之時，已分君子儒、小人儒矣，況茲後世服儒服者，豈皆孔、孟、顏、閔者哉？雖曰學者求為君子，安能保其皆為君乎耶？歷觀自古巨盜姦臣、強叛滑逆，率多高才博學之士，豈先王聖教之罪歟？豈經史之不善歟？由此喻之，末法像教之僧，敗群不律者，勢所未免也。沙門不畜妻子者，使其事簡累輕，道業易成也；易其形服者，使其遠離塵垢，而時以自警也。惜乎竊食其門者，志願衰劣，不能企及古人，良可歎也。且導民善世，莫盛乎教；窮理盡性，莫極乎道。彼依教行道，求至乎涅槃者，以此報恩德，以此資君親，不亦至乎？故後世聖君，為之建寺宇，置田園，不忘付囑，使其安心行道，隨方設化，名出四民之外，身處六和之中。其戒淨則福蔭人天，其心真則道同佛祖，原其所自之恩，皆吾君之賜也。

苟能以禪律精修，於天地無媿，表率一切眾生，小則遷善遠罪，大則悟心證聖，上助無為之化，審資難報之恩，則不謬為如來弟子矣。苟遠佛祖之戒，濫膺素餐，罪豈無歸乎？」

顏之推曰：「開闢以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乎？見有名僧高行，棄而不說，若睹流俗凡僧，便生非毀。且學者之不勤，豈教者之為過？俗僧之學經律，何異士人之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略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而獨責無犯哉？且闕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慚供養乎？其於戒行，自當有犯，一披法服，已墮僧數，是三寶中人，歲中所計，齋講誦持，比諸儒俗，猶不啻山海也。」

王安石(字介甫)

《武庫》及《行錄編年》

熙寧間，拜相，封荊公，後罷相，歸建康，奏施舊第為禪寺，請沙門克文住持，敕賜額曰報寧，賜文號曰真淨。公問張方平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後絕無人，或有之而非醇儒。」方平曰：「豈為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何人？」方平曰：「馬祖一、汾陽無業、雪峰存、巖頭豁、丹霞然、雲門偃。」王公意未解，方平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公欣然歎服，後以語張商英，商英撫几賞之曰：「至哉！此論也！」熙寧間，公行青苗法，其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陰為父佐，務新法必行。雱卒，公亦罷相，宴閒中，一如夢寐，見一使領雱，荷銕枷號泣公前，謂獲譴由行青苗法。公問使者，乞解脫，使曰：「建寺齋僧可免。」由是捨宅建寺，為薦冥福。熙寧八年，公復相，一日奏事退，上曰：「佛法於中國有補乎？」公曰：「君子小人，皆知畏罪而從善，豈小補哉？」(青苗法，起自安石，而子受報，何也？曰：「安石初心，實欲利民，而不知民之弊。其子不達安石之心，而左佐之，故受其報。故君子不可而有私心焉。」)

司馬光(字君實)

《統紀》并《通載》

元祐初拜相，封溫公，謚文正。嘗作解禪偈，其序曰：「文中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倀倀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則雖中國亦可行矣！其一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常戚戚，是名阿鼻

獄。其二曰：顏回安陋巷，孟軻養浩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其三曰：孝道通神明，忠信行蠻陌；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其四曰：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掩，是名不壞身。其五曰：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光明藏。其六曰：道意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公嘗書心經以贈僧，復題其後，略曰：「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骸以理自勝，要自胸中無滯礙。由是觀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耳。」

溫公不但不識禪，而且不識孔子。孔子曰：「吾欲無言。」又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豈亦好為隱語？我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而云：「吾未嘗說著一字。」末後拈花示眾，人天罔措，惟迦葉一人契旨微笑，即與正法付之。昔維摩示疾，文殊與諸賢聖往問，維摩問諸大士：「以何為不二法門？」諸大士各各答，已文殊問曰：「仁者以何為不二法門？」維摩默言不答。所以至道無言，言生理喪，故古德云：「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法華經》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所不能知，唯佛與佛乃能究盡。」三乘賢聖尚不能測佛智，況凡情而能測度哉！故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三教聖人，本無言說，唯以悟明心性而已，奚拘文字語言乎！溫公以名言道理而窺心性，誠未夢見在。所謂對醢雞而談浩劫，向井蛙而言滄海，在雞蛙知見，誠為大言。參軍齊王巾，作頭陀寺碑云：「是以掩室摩竭，用啟息言之津，杜口毘耶，以通得意之路。」陳瓘忠肅公云：「釋氏曰：『止止勿說。』老氏曰：『智者不言。』孔氏曰：『默而識之。』此祖宗之所躬行，而非有言之士所能議哉！」(瓘，號了翁。)石室論曰：「溫公廣文中子意，作解禪頌六首，其卒章曰：『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賢為大聖，是名佛菩薩。』噫！文正公，繼孔、孟、荀、楊，為大賢者也，庸有不知佛哉！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為，皆佛菩薩之心也。特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表以為教外別傳，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絕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隱語大言，似是而實非也。何則？昔薛收子遇隱士負苓者，謂伏羲氏畫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者不知，太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直指人心於語言形跡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不獨文正公、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乃蠱毒達磨，毀害二祖。故先德云：『千人萬人中，撈摝一箇半箇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學士李屏山

出《通載》

屏山曰：「蘇軾作司馬光墓誌云：公不喜佛，曰：『其精微大抵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嗟乎！聰明之障人如此其甚耶！同則以為出於吾書，異則以為誕而不信，適足以自障其聰慧而已。聖人之道，其相通也如有關籥，其相合也如有符璽，相距數千里如處一室，相繼數萬世如在一席。故孔子曰：『西方有聖人焉！』莊子曰：『萬世之後，一遇大聖而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其精微處，安得不同？列子曰：『古者神聖之人，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其所教訓，無遺逸焉！』何誕之有？孔子，遊方之內，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鄒衍、列禦寇、莊周，方外之士，已無所不談矣！顧不如佛書之縷縷也。以非耳目所及，光不敢信。既非耳目所及，吾敢不信耶？郭璞，日者也，十年於晉室，若合符券，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耶？左慈，術士也，變形於魏都，皆同物色，疑吾佛不能示千百億之化身耶？長房壺中之遊，人信之矣，不信維摩丈室容三萬座，與納須彌於芥子中之說乎？邯鄲枕上之夢，人信之矣，不信多寶佛塔，住五千劫耶？度僧祇如彈指頃之說乎？若俱不信，不知光亦嘗有夢否？瞑於一床，栩栩少時也，山川聚落，森然可狀，人物器皿，何所不有？俯仰酬醋於其間，自成一世，此特凡夫第六分離識之所影現者耳，其力如是。況以如來大圓鏡智，菩薩之如幻三昧乎！學者當自消息之，毋虛名所劫持也。伊川曰：『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余謂程子以艮其所為，止於其所當止，疑釋氏止如死灰槁木而止耳，故出此輕語。顧豈知華嚴圓教之旨，一法若有，毘盧墮於塵勞；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豎說之，則五十七聖位於一彈指，如海印頓現；橫說之，則五十三法門在一毛端，如帝網相羅。德雲曾過於別峰，普眼不知其正位；逝多園林，迦葉不聞；彌勒樓閣，善財能入。向非此書之至，學道者墮於無為之坑，談玄者入於邪見之境，則老、莊內聖外王之說，孔、孟上達下學之意，皆掃地矣。」

雲棲《竹窗隨筆》云：「宋儒有言：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說高明者自知其謬，庸劣者遂信不疑。開邪見門，塞圓乘路，言不可不慎也。假令說讀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況佛法耶？況佛法之《華嚴》耶？《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又新建創良知之說，是其識見學力，深造所到，非強立標幟，以張大其門庭者也。然好同儒釋者，謂即是佛說之真知，則未可。何者？良知二字，本出子輿氏，今以三支格之。良知為宗，不慮而知為因，孩提

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為喻。則良知者美也，自然知之，而非造作者也。而所知愛敬，涉妄已久，豈真常寂照之謂哉？真之與良，固當有辨。孔叢子云：『心之精神是為聖。』楊慈湖平生學問，以是為宗，其於良知何似？得無合佛說之真知歟？曰：精神更淺於良知，均之水上波耳，惡得為真知乎哉？且精神二字，分言之則各有旨，合而成文，則精魂神識之謂也。昔人有言『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認作本來人者』是也。慈湖，儒者也，不觀仲尼之言乎？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則進於精神矣，復進於良知矣。然則是佛說之真知乎？曰：亦未也。真無存亡，真無出入也。莫知其鄉，則庶幾矣，而猶未舉其全也。仲尼又云：『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夫泯思為而入寂，是莫知其鄉也。無最後句，則成斷滅，斷滅則無知矣。通天下之故，無上三句，則成亂想，亂想則妄知矣。寂而通，是之為真知也。然斯言也，論易也，非論心也，人以屬之著卦而已。蓋時未至，機未熟，仲尼微露而寄之乎易，使人自得之也。甚矣，仲尼之善言心也！信矣，仲尼之為儒童菩薩也！然則讀儒書足了生死，何以佛為？曰：佛談如是妙理，遍於三藏，其在儒書，千百言中而偶一及也，仲尼非不知也。仲尼主世間法，釋迦主出世間法也，心雖無二，而門庭施設不同，學者不得不各從其門也。或言父母之喪，不作佛事，此晦菴家禮也。嗟乎！世遂有生子登樞要，饒財寶，而不得其為己禮一佛，誦一四句偈，飯一沙門，復於七七日中宰牲牢致胙於宗族交遊，以為崇正道、闢邪說，不知祇以增親之業助其沉淪。死者有知，當撫膺痛哭於泉下矣，反不及貧人之子得報其親也，豈不重可哀哉！顏氏家訓，古今人所讚歎，而其間獨曰必作佛事。顏、朱皆賢者也，試合而觀之。」

解惑編卷上之下

音釋

愎

(音鬬，戾也，狠也，剛愎自用也。)

十力

(如來證得實相之智，了達一切無能壞、無能勝，故名十力。一、知是處非處智力，二、知過去現在未來業報智力，三、知諸禪解脫三昧智力，四、知諸根勝劣智力，五、知種種解智力，六、知種種界智力，七、知一切至處道智力，八、知天眼無礙智力，九、知宿命無漏智力，十、知永斷習氣智力。)

調御

(是佛十號之一。)

嚩

(音宗。釜屬。又眾也。)

祲

(音浸。陰陽精氣相浸，漸成災祥也。)

擢

(音濁，拔也，抽也，舉也，用也。)

六度

(即六波羅蜜，以此自度度他也。一、布施，二、持戒，三、忍辱，四、精進，五、禪定，六、智慧。)

十二緣生

(亦名緣起，又名因緣。謂無明等展轉感果名因，互相由藉為緣，三世相續無間斷也。一、無明，二、行，三、識，四、名色，五、六入，六、觸，七、受，八、愛，九、取，十、有，十一、生，十二、老死。言三世相續無間斷者，謂由過去世無明、行二者為因，感現在世識、名色、六入、觸、受五者為果；由現在果起愛、取、有三者為現在因，出現在因感未來世生、老死二者為果。如是循環無間斷也。)

四聖諦

(苦、集、滅、道也。苦是世間果，集是世間因，知苦即當斷集。滅是出世間果，道是出世間因，欲得寂滅涅槃之樂果，即當修出世之聖道也。)

黷

(音讀，黑也，垢也，圂也，蒙也。)

訐

(音結，而斥人以為有者。)

姬媵

(上音雞，稱美婦女曰姬。下音孕，送女從嫁也。)

石室

(宋志磐，字靈芝，號石室，作《佛祖統紀》。)

栩

(音許。栩栩，忻暢貌。)

逝多園

(梵語逝多，舊曰祇陀，此云戰勝，是舍衛國波斯匿王道王之子。園亦云林，給孤長者金錢布地與太子，買此地為佛建寺，太子施此林樹供佛，二人同心，故名祇樹給孤獨園。)

澧

(音里。州名。)

四部

(即四眾，比丘、比丘尼、五戒男、五戒女。)

杜荀鶴

(唐員外郎杜荀鶴，自號九華山人。送僧詩日：「利門名路兩無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為僧心不了，為僧心了總輸僧。」)

敕寫新譯經

(自秦漢晉齊梁隋唐以來，未有刊字，故敕寫之。後至五代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刻九經板，於是傳布甚廣，此刊字印板上之始。)

念常

(嘉興祥符寺華亭念常禪師，集《佛祖通載》。)

解惑編卷下之上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犖編

歐陽修(字永叔)

出諸集傳

嘉祐初，參大政，謚文忠，晚年卜居於潁，號六一居士。遊廬山，入東林圓通，謁祖印禪師居訥。修初至，訥揖就坐，相與論辯，修慕韓子，有攘斥佛、老之言，訥因謂曰：「退之以排佛為功，自比孟子之距楊、墨，其好勝取名之甚。退之斥佛為夷鬼者，請略辯之。佛，聖人也！降自兜率，託生中天聖王之家，何以夷稱？佛之不生不滅，曠劫常存，人天宗仰，何以鬼稱？此非大慢之語乎？退之七世祖諱耆，當後魏永興，自赫連屈丐來，降於拓拔氏，由西戎而歸北狄，退之獨不為祖諱，而敢訕佛聖人乎？退之畏修史褒貶之禍，而不知訕佛之過為尤可畏。退之唱排佛、老，足下今又和之，將使後世好名之士，援韓氏、歐陽氏以為法，豈不為盛德之累？諺曰：善罵人者，人亦善罵之。足下著本論，孳孳以毀佛為務，安得眾口不毀公於天聽之前乎？足下之言，以蒐狩、喪祭、鄉社之禮為勝佛之本，是猶退之作《原道論》，而實未知道也。」修驚赧謝曰：「修胸中已釋然，師將何以見教？」訥曰：「佛、道以悟心為本，足下屢生體道，特以失念，生東華為名儒，偏執世教，故忘其本。誠運聖凡平等之心，默默體會，頓祛我慢，悉悔昨非，觀榮辱之本空，了生死於一致，則淨念常明，天真獨露，始可問津於此道耳。」修自此有省發，及參大政，每譽訥於公卿之前，歲時書問未嘗絕。(出《歐陽外傳》)

韓琦以明教嵩禪師《輔教編》示公，公覽其文，謂韓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不惟空宗通，亦乃文格高，即黎明當一識之。」琦同師往見，公與語終日，大喜。(出《輔教編・序》)

公昔官洛中，遊嵩山，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寺，修竹滿軒，風物鮮明，公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公異之，曰：「住山久乎？」僧曰：「甚久。」又問：「誦何經？」曰：「《法華》。」公曰：「古之高僧，臨死生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公大歎服。(出《資治鑑》)

嘉祐六年，閏八月，公為參政，兼譯經潤文使，既登三府，多病，嘗夢至一所，十人冠冕環坐，一人曰：「參政安得至此？宜速返

舍。」公出門數步，復往問之：「君等豈非釋氏所謂十王者乎？」曰：「然！」因問：「世人飯僧誦經，為亡人追福，果有益乎？」曰：「安得無益？」既寤，病愈，自是深信佛法。丹陽葛勝仲，得此說於簡齋陳與義，與義得於公之孫恕，昭然也(出《歐公狀》及《韻語陽秋》)。

浮山法遠禪師，號圓鑑。時師住舒州，歐陽修公聞師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因碁說法。師即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秖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徒勞綽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黏，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從容謂同僚曰：「修初疑禪語為虛誕，今見此老機緣所得所造，非悟明於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此《僧寶傳》并塔碑)

公居潁州，捐酒肉，徹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往近寺借《華嚴經》，誦至八卷，乃薨。(出王性之言，性之名銍，汝陰人，其父從學于公，故得其實。)

〇斡(音管，轉也，旋也，運也)

南唐劉煦授司空平章事，撰《舊唐史》，凡佛祖異跡皆載之。宋歐陽修撰《唐書》，始皆刪去。靜齋學士劉謐曰：「歐陽文忠公，今之韓愈也。後世經生學士，不及詳考韓歐之是非，而徒傚韓歐之詆佛，凡唐人歸向佛教，而欽從敬信者，公則極其貶斥。其名卿賢大夫，多與禪衲遊，有機緣事跡者，公則憤憤削去而不書。」鎧菴曰：「君舉必書，故曰史，史者，所以記當時失得之跡也。以故惡如弒君必書，醜如蒸母必書，豈以其醜惡而不之記耶？是知修史者，不沒其當時善惡之事，斯可為信史也。昔范曄著《漢書．西域傳》，始論佛法。陳壽志三國，則忽而不錄。唐太宗修《晉書》，於沙門高行，時有所取。魏收於《北史》著〈佛老志〉，李延壽於《南史》作〈顧懽傳〉，凡帝王公卿毀讚佛老者，莫不悉載。其於二教之偏正優劣，當年今日，未嘗不明識所歸。歐陽氏之修《唐書》，五代史也，於佛老之事，則刪之。夫《唐書》，唐家之正史，非歐陽之私書也。假使不足法，論之可也，豈當以己所不好，而悉刪之耶？是知無通識者，不足以當修史之任也。夫佛法之取舍，大較係乎人之好惡，韓、歐、司馬，始不好佛，遇事立言，必有詆訶。及退之問道於大顛，永叔聞法於圓通，君實廣文中子之言，而作解禪偈六首，可見矣！」(出《統紀》)

周惇頤(字茂叔，號濂溪，謚元公)

出《性理群書》

濂初扣黃龍南禪師教外別傳之旨，南諭濂，略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裡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者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濂一日扣問佛印元禪師曰：「畢竟以何為道？」元曰：「滿目青山一任看。」濂擬議，元呵呵笑而已，濂脫然有省，有偈呈師。濂聞東林總禪師，得竹林壽涯禪師、麻衣道者，二師心傳易學，窮神極性，由是扣之。總諭濂，其略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真而無妄，即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直至于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云云)。」橫渠曰：「東林性理之論，惟我茂叔能之。」濂問太極，總曰：「易在先天，無形有理。蓋太極即易也，無形之理，即無極也。天地間只是一氣，進退而為四時，以一氣言之，皆元之為也。」濂問太極圖之所由，總曰：「竹林壽涯禪師，得國一禪師之心傳，其來遠矣！非言事物，而言至理。當時建圖之意，據吾教中，依空立世界，以無為萬有之祖，以無為因、以有為果，以真為體、以假為用，故云：無極之真，妙合而凝。」濂諭學者曰：「吾此妙心，實得啟迪於南老，發明於佛印，易道義理，廓達之說，若不得東林開遮拂拭，斷不能表裏洞然，該貫弘博矣！」濂往潮州靈山，見韓子上大顛書，累幅併存，及留衣亭，故題詩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濂晚年悉屏文字，依東林教人，惟務靜勝，終日端坐，於是靜中有得，道學性理之始，實倡於涯師，而至於總師，總以授周子。後村劉先生詩云：「濂溪學得自高僧。」又云：「始知周孔外，別自有英豪。」濂傳太極圖於穆修，修傳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其學之師也。蓋摶師於麻衣，今正易心法，是摶註麻衣。涯公之傳，東林總公廣之也。總公門人弘益，有書曰《紀聞》，云：「性理之學，實起於東林涯、總二師，總以授周子。」後虞伯生亦云：「宋儒惟濂溪、康節二公，於佛書早有所得。」(出公行狀并《指要》)

程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號伊川)

出雲蓋寺石刻

神宗朝，為監察御史，謚曰明道。公深味《華嚴合論》，自謂有所心融意會為喜，以其所由，書於雲蓋寺，公每見釋子讀佛書，端莊整肅，乃語學者曰：「凡看經書，必當如此，今之讀書者，形容先自怠惰了，如何存主得？」(出《性學旨要》)

明道以亡母壽安院君忌辰，往西京長慶寺修冥福，躬預齋席，見眾僧入堂，周旋步武，威儀濟濟，伐鼓敲鐘，內外肅靜，一坐一起，並準清規。公歎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出弘益《紀聞》)

伊川，元豐末，以通直郎，授崇政殿說書，入侍經筵，一日言：「聞陛下宮中盥而避蟻，有是乎？」帝曰：「然，深恐傷之耳。」頤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嘗致書於靈源清禪師，叩問禪要，師答書略曰：「妄承過聽，以知道者見期，雖未一奉目擊之懽，聞公留心此道甚久，天下大宗匠，歷叩殆遍，乃猶以鄙人未見為不足。頃年間，有聞先師言公見處，今覽法要後序，深觀信入真實不虛也。」(出靈源語錄)

紹聖二年六月九日，韶州南華重辯禪師請蘇軾書柳宗元撰六祖禪師碑，軾題其後曰：「釋迦以文設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受故也。柳宗元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溪、南嶽諸碑，妙絕古今。自唐以來，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宗元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出《稽古略》)

杜衍

出《統紀》

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慶曆中拜相，時號清白宰相，封祁國公。以張方平好佛，常笑怪之。有醫士朱生，游二公門，一日，公呼朱診脈，朱謂使者曰：「往白公，言：『看《楞嚴經》未了。』」及到，揖坐，謂曰：「老夫以君疏通，不意近亦闢茸，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所謂《楞嚴》，何等語耶？」朱曰：「公未讀此經，何知不及孔、孟？」因袖中出其卷，公觀之，不覺終軸，大驚曰：「方平知之，不以告我！」即命駕見之，方平曰：「譬如失物，忽已得之，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

李遵勗(字用和)

出《傳燈錄》

探索宗要有年，頓明大法，偈曰：「參禪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讚佛詩云：「仲尼推大

聖，老氏稱古皇；天上及天下，應更無比量。」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古皇先生，化遊天竺，善入泥洹。」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
(〇佛不出家，為金轉輪王，統四天下，隨輪飛行，名飛行皇帝，故云古皇也。)

李覯(字泰伯；〇陳師道)

《瑩中文集》
覯，旰江人，時稱大儒。皇祐間，充太學說書，嘗著《潛書》，力於排佛。嵩公攜《護教編》謁之，覯方留心讀佛經，乃悵然曰：「吾輩議論，尚未及一卷心經，佛道豈易知耶？」
陳師道，號後山居士。元符三年，詔治泰陵，又修少林寺。為記略曰：「孔氏之門，顏、閔、冉皆無傳。仲弓之後有荀卿，曾參之後有孟軻，端木賜之後有莊休，而荀、孟、莊之後無聞焉。李氏之傳關尹，尹之傳復無聞焉。釋自能仁二十八世而為達磨，又六世為曹溪，至於今又十有五世矣。而儒、老子之徒欲校源委，誤矣。」(出《後山集》)

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

《鳴道集》
元祐中，為中書舍人，嘗曰：「古今大儒，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彼尾重則此首輕。今為儒佛弟子者，各主其教，猶鼎足也，令一足失，可乎？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教，亦從而詆之，以為佛法皆無足取。非也！今士大夫多以禪為戲，此事乃佛究竟之法，豈可戲而為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深戒，乃至云：世事有大於生死者乎？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貴賤禍福輕矣！」

護法論

丞相張商英無盡居士撰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仁義忠信為道耶？則孔子固有仁義忠信矣！以長生久視為道耶？則曰夕死可矣！是果求聞何道哉？豈非大覺慈尊，識心見性，無上菩提之道也？不然，則列子何以謂孔子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列子學孔子者也，而遽述此

說，信不誣矣！孔子聖人也，尚尊其道，而今之學孔子者，未讀百十卷之書，先以排佛為急務者，何也？或曰：「梁武一生奉佛，後致亡國喪身，何也？」無盡曰：「不明定業之人，誠為可愍！昔日嵩嶽珪禪師云：『佛有三能，三不能。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既滅定業；佛能知群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謂三能三不能也。』今有心憤憤，口悱悱，聞佛似寇讎，見僧如蛇虺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且佛尚不能化導無緣，吾如彼何哉！議者皆謂梁武奉佛而亡國，蓋不探佛理者，未足與議也。國祚之短長，世數之治亂，吾不知其然矣！堯、舜大聖，而國止一身，其禪位者，以其子之不肖，而後禪也。其子之不肖，豈天罪之歟！自開闢至漢明帝以前，佛法未至於此，而國有遇難者，何也？唐張燕公所記梁朝四公者，能知天地鬼神變化之事，了如指掌，而昭明太子，亦聖人之徒也，且聖者以治國治天下為緒餘耳，豈無先覺之明，而慎擇可行之事，以告武帝哉！蓋定業不可逃矣！嗚呼！定業之不可作也，猶水火之不可入也，其報之來，若四時之無爽也。如西土師子尊者，此土二祖大師，皆不免也，又豈直師子、二祖哉！蓋修也者，改往修來矣，且宿業既還已，則將來之善，豈捨我哉？今夫為女形者，實劣於男矣，遽欲奉佛，而可亟變為男子乎？必將盡此報身，而願力有待於後世乎！梁武壽高八十有六，不為不多，以至病卒，不至大惡，但捨身之謬，以其先見禍兆，筮得乾卦上九之變，取其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以此自卑，欲圖弭災召福者，梁武自謬耳！於佛何有哉！但聖人創法，本為天下後世，豈為一人設也？孔子曰：『仁者壽。』而力稱回之為仁，而回且夭矣，豈孔子之言無驗歟？蓋非為一人而言也。梁武之奉佛，其類回之為仁乎？抑又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也。帝嘗以社稷存亡久近，問於誌公，公自指其咽示之，蓋讖侯景也。公臨滅時，武帝又復詢詰前事，誌公曰：『貧僧塔壞，陛下社稷隨壞。』公滅後，奉敕造塔已畢，武帝忽思曰：『木塔其能久乎？』遂命撤去，改創以石塔，貴圖不朽，以應其記。拆塔纔畢，侯景兵已入矣！至人豈不前知耶？如安世高，帛法祖之徒，故來畢前世之對，不遠千里自投死地者，以其定業不可逃也。如晉郭璞亦自知其不免，況識破虛幻，視死如歸者乎，豈有明知宿有所負，而欲使之避，詎苟免哉？」（徐俯，字師川，七歲能詩，為其舅黃山谷所知。靖康初，為尚書員外郎。跋《護法論》曰：「無盡居士護法之心，可謂至矣。於三教中皆有勸戒，然苦口者是良藥，逆耳者是忠言，其實指歐陽修之過者，余知無他，亦罰一誡百之謂也。覽者宜悉焉。」）

鐔津契嵩禪師云：「梁武之事，吾原教雖順俗，稍評之而未始劇論。如較其舍身，於俗則過，於道則德。非爾人情輒知，唯天地神明乃知之耳。故當梁武舍身之際，而地為之振。此特非常之事，而史臣不書，而後世益不識知梁武帝幽勝之意也。其發志固不同庸凡之所為，未可以奴胝之也。」(胝，音低，視也。)

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剛經》，設無遮大會，太子，王侯，百官，六百九十八人，義學沙門一千人，其餘僧尼居士五眾，及外國使人，三十一萬九千六百四十二人，又武衛宿值數萬人，同心聽受。先東儲請講，止許七日，諸僧欲罷不能，更延二七，而請益之眾，喁喁不已，乃終三七日。解講之辰，正殿大像，忽放光明，左右菩薩，續復放光，帝躬虔禮，大眾咸矚。帝復於華林園重雲殿，講《金字般若三慧經》，太子王侯，宗室，外戚，百辟卿士，外域雜使，義學千僧，外國僧眾，莫不肅容觀聽，凡二十三日，宮中佛像，悉放光明，夜必澍，朝則霽，天地震動，異香滿觸，十種靈異，具載《廣弘明集》，此難詳錄。釋迦如來，往劫行菩薩道時，多生皆作國王，以十善化民，至於捨國城妻子，如棄涕唾。有一生曾為長生國王，被鄰國梵授王，奪國害身，臨終之際，猶囑太子，以怨報怨，怨終不除，唯有無怨，而除怨耳。後梵授王還國與長生太子。武帝亦大菩薩，故其講經，感諸靈瑞，又願生生為僧，化度一切，寧在正法，長淪惡道，不樂依老，暫得生天，豈希一身一國，以失大願哉！鑑史，謂武帝講佛經於同泰寺，老而餓死，何不畏天刑人禍，而乖刺之甚！臨終口苦，尚有蜜可索，而無飲食可得耶？時太子內宦侍側，何不先餓死，而至帝先死？雖三歲豎子，亦未之信也！先齊明帝，次子名寶卷，字正嚴，即位，與潘妃奢佚後宮，一年而庫匱，倍價買金，與妃作金步蓮花。武帝在齊為大司馬，和帝命司馬舉兵伐之，太后令廢為東昏侯。而武帝既與東昏侯有深冤，若常人必有殺身之禍，豈但亡國而已？佛尚放光證其講經，豈不能救其橫禍，正以定業難逃，故無盡居士曰：「安知梁武前定之業，禍不止此，由作善以損之，故能使若是之壽。」誠哉是言也！言定業不可逃者，如來尚有金創馬麥之報，目連位登羅漢，被諸外道，打身如淤麻，歸寺，眾僧謂曰：「佛記汝神通第一，何不昇上虛空？」連曰：「業報既至，爾時神尚不見，何得有通？」又迦留陀夷尊者，已證阿羅漢果，誓化一千家夫婦俱證須陀洹果以報佛恩。已化得九百九十九家，最後一家，其夫外出，婦與賊通，殺尊者，藏屍於馬糞堆裏，佛夜半入城，命王臣取出其屍，以香木焚之，建塔供養。豈佛知而不救？正以其定業難逃。尊者已證無生，以此最後身償之，如棄弊屣，佛乃為僧俗說其宿因。又西域曇無讖法師，至北涼，譯經畢，三月，知涼將滅，固辭西歸。蒙遜

怒，密遣刺客，中路害之。讖出關時，謂送者曰：「業期至矣！雖上聖不能逃也。」未幾，遜白日見鬼，以劍刺之，四月，遜卒，國尋滅。讖亦安世高之儔，遠投死地，故佛常誡惡不可作，而說偈曰：「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聚會時，果報還自受。」倘報未定，作福可以禳之，或有餘祉，修善可以續之。如晉簡文帝，咸安年，彗星現，法曠法師，勸帝勤修德政，以賽天譴，帝乃齋懺，災星遂滅。梁智藏法師，初遊建康，帝召見，深加敬禮。一日，遇異人曰：「師壽止三十一歲。」藏乃竭精修道，專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至厄之年，俄空中曰：「承般若力，得倍壽矣。」果然壽終六十二歲，敕葬獨龍山寶公寺之左。由是江左道俗，皆持誦《金剛般若經》。又昔天台智者大師兄陳鍼，路遇張果，相其死在期月，大師教修方等懺法，後遇張果，駭曰：「服何藥而至相易？」鍼曰：「惟修懺耳。」果曰：「若非法力所加，安能超死？」竟延十五年而終，臨終生天，如沙彌渡蟻，得越天年等也。

王十朋

出《資鑑》

十朋，字龜齡，永嘉人。紹興中廷試第一，號梅溪先生，官至侍御史。公嘗謁處州南明雪堂行禪師，曾一夕夢遊天台石橋，神僧數百出迎，指公與眾曰：「彼前身嚴首座也，曾寫此碑。」後親到石橋，與夢中所見之境無異，遂留詩云：「石橋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為嚴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

朱熹(號晦庵)

出《朱子語錄》并《易解》。

理宗朝，贈太師，封徽國公，謚文公。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著。十八歲請舉，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禪師語錄一帙耳。公於竹林小軒，誦佛經，作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累牽，超然與道俱(云云)。」公嘗致書於開善道謙禪師云：「向蒙妙喜開示，應是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校，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受一語，警所不逮。」師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自一刀兩斷，把者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公有省。師卒，公祭以文，略曰：「我昔從學，讀

《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莫能通。下從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禪；我於是時，則願學焉。師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嶺聞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容，笑語日親。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遠，無所問津。未及一年，師以謗去；我以役行，不得安住。往還之間，見師者三；見必款留，朝夕咨參。師亦喜我，為說禪病；我亦感師，惟不速證。別其三月，中秋一書；已非手筆，知疾可虞。前日僧來，為欲往見；我喜作書，曰此良便，書已遣矣！僕夫遄言，同舟之人，告以訃傳；我驚使呼，問以何故？於戲痛哉！何奪之遽！恭惟我師，具正遍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窺。揮金辦供，泣於靈位；稽首如空，超諸一切。」(出《資鑑》)

或問朱子曰：「今士大夫晚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答曰：「是他高似你，你平生讀許多書，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功名利祿之計者，到者裡，都靠不得，所以被他降下。他底且省力，人誰不悅而趨之乎？王介甫平生學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為寺。」又云：「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清潔，所以本朝李文靖公、王文正公、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甚麼人，也都去學他。」又云：「佛書說六根、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精妙，故前輩謂此孔孟所不及。」又曰：「四大即是魂魄，十二緣生，出《華嚴合論》。佛說本源，盡去世間萬事，後卻說出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事門頭不捨一法。」熹又曰：「《金剛經》大意，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不應住法生心，不應住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答云何住。又說：若卵生，胎生，溼生，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答云何降伏其心。所謂降伏其心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伏世間一切眾生之心，入無餘涅槃，只是一無字，自此以後，只是者意，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此謂離相，即名為佛。」又曰：「釋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曰：撲落非也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并大地，全露法王身。又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為他揮下也。」葉適，號水心先生，與朱文公書曰：「適在荊州，無事讀佛書，乃知世外環奇之說，本不與道相亂，良由學者不深考也。」(出《資鑑》)

(〇今時學者，盡被鑑史、宋儒知見而牢籠住，孰能出得其範圍乎？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然則古之淳儒碩學，不及歐陽數人之知見耶？惟有智士，深察其病，始不墮彼坑塹，失卻千生福善也。)

屏山李居士鳴道集說序

中書真卿湛然居士撰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歎，日抵萬松，深攻亟擊，退而著書，會三聖人理性蘊奧之妙，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假於伊川昆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我園棯，不見好音，竊香掩鼻於聖言，助長揠苗於世典，飾游辭，稱語錄，學禪惠，如敬誠，誣謗聖人，聾瞽學者。噫！憑虛氣，任私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哀矜，作《鳴道集說》，廓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張無盡謂：「大孔聖者，莫如莊周，屏山擴充，渺無涯涘！豈直不叛于名教，其發揮孔聖幽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駸駸乎！」張無盡又謂：「小孔聖者，莫如孔安國，鳴道諸儒，又自貶屈，附韓歐之隘黨，其計孰愈乎尊孔聖與釋老鼎峙也耶！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奧，懇為保證，固非私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惟嚮影耳！」屏山臨終，出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祕之，當有賞音者。」鼎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徒步之燕，獻的稿于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泣者累曰：「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蕪謬而未暇，豈意屏山先我著鞭，遂為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肓之病，為中原之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

(念常曰：「諸儒《鳴道集》，二百一十七種之見解，是皆迷真失性，執相循名，起鬥諍之端，結惑業之咎，蓋不達以法性融通者也。屏山居士，深明至理，憫其瞽智眼于昏衢，析而論之，以救末學之蔽，使摩詰棗柏再世，亦無以加矣！姑錄一十九篇，附於《通載》之左。」)

(〇文備《通載》)。

三教平心論

宋靜齋學士劉謐撰

孝宗皇帝製《原道辨》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誠知心也、身也、世也，不容有一之不治，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立？無盡居士作《護法論》曰：『儒療皮膚，道療血脈，佛療骨髓。』誠知皮膚也、血脈也、骨髓也，不容有一之不療也，如是則三教豈容有一之不行焉！」世之學儒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垂功名也，

世之學道者，到收因結果處，不過得長生也；世之學佛者，到收因結果處，可以斷滅生死，究竟涅槃，普度眾生，俱成正覺也。其優劣豈不顯然可見哉！故嘗試譬之，儒教之所行者，中國也；道教之所行者，天上、人間也；佛教之所行者，盡虛空、遍法界也。儒猶治一家，威令行於藩墻之內，若夫藩墻之外，則不可得而號召也；道猶宰一邑，政教，及於四境之中，若夫四境之外，則不可得而控制也；佛猶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溥天率土，莫非臣民，禮樂征伐，悉自我出也。此三教廣狹之辨也。學儒者，死而後已，蓋百年間事也；學道者，務求長生，蓋千萬年也；學佛者，欲斷生死，湛然常住，蓋經歷塵沙劫數，無有窮盡也。儒猶一盞之燈，光照一夕，鐘鳴漏盡，則油竭燈滅也；道猶阿闍世王，作百歲燈，照佛舍利，經百歲已，其燈乃滅也；佛猶皎日照耀，萬古常明，西沒東升，循環不息也。此三教久近之辨也。明道曰：「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禍害甚於楊、墨之害。」抑不思萬形皆有弊，惟理獨不朽，既曰近理，而復謂其為害，可乎？明道曰：「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為佛矣！」明道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窮也。晦菴曰：「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說所及者，是乃過乎中正，而與不及者無以異。」晦菴於此，始知釋氏之說，非儒者所能發也。夫釋氏之說，既非儒者所能窮，亦非儒者所能及，孰謂其可毀哉？韓愈毀之，不知佛者也。先儒毀之，傚韓愈者也。嘗於《韓愈別傳》，見其與大顛答問甚詳，不知何者為可非，何者為可毀乎？見聞不廣，而妄肆非毀，是不免為舜犬妾婦而已矣！張無盡曰：「韓愈謂作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夫作史者，採摭人之實跡，設或褒貶不公，尚有刑禍，況無故輕薄，以毀大聖人哉！一切重罪，皆可懺悔，謗佛法罪，不可懺悔。故《法華經》中，載謗法之罪，至極至重。今人只是謗佛，已種無量罪因，況佛以善道化人，信佛者必為善，不信佛者必為惡，惡積則滅身，身沒之後，罪報愈重，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之謂也。」愈又曰：「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蓋以佛身之舍利，而比凡庶之朽骨，何其無忌憚一至此哉！《涅槃經》曰：「爾時世尊，以大悲力，從心胸中，火湧棺外，漸漸闍維(焚化)碎金體，成末舍利。」以是知佛骨者，佛之舍利也。秀州精嚴院，有一舍利，一日行道，一日入定。行道者，旋轉不息；入定者，寂然不動。嵩祖師作《行道舍利記》，蓋以其道之驗也。九流百家，紛然謂之道，則與佛未始異也，稽其驗，則天下無有也，競尊其師，謂佛不足與其聖賢校。及其死也，不數日而形腐，不百年而骨朽，其神則漠然，烏有乎恍惚，豈其道亦有未臻於佛者乎？然

舍利之見乎天下者，古今多矣！有盤空而翔者，有無端而至者，發光而並日月者，不可聞者，不可碎者，若此行道，晝夜振之而不息，天下未始見也。捧其塔而敬之，則金鐸益轉，若與人意而相應，異乎美哉！然則舍利之神奇若此，而以之比凡骨，可乎？列子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故雖褒稱嘉美，以為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者，俱不免乎腥臊臭穢，與草木同腐也。」其能若佛骨之更數千載，而神奇特異，與世為祥為福者耶？張無盡居士，初問大慧禪師曰：「堯舜禹湯，皆聖人也，佛竟不言之，何耶？」師曰：「堯舜禹湯，比梵王帝釋，有優劣否？」士曰：「堯舜禹湯，豈可比梵王帝釋？」師曰：「佛以梵王帝釋為凡夫，餘可知矣！」公乃擊節，以為高論。由是觀之，則堯舜禹湯不及梵王帝釋遠矣！而梵釋猶為凡夫，自堯舜禹湯，至於文武周公孔子，儒家皆以聖稱也。彼伯夷、伊尹、柳下惠，各以一善自著者，亦謂之聖也。而群聖之中，必有大者焉！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是孔子者，儒家之大聖人也，然佛又聖中之聖也。佛自修因於億劫，而證果於今生，六度萬行，罔不齊修，恒沙功德，皆悉圓滿。列子援孔子之言曰：「丘聞西方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范蔚宗著《西域論》曰：「彼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裴休曰：「佛為大聖人，其教有不思議事。」疊而觀之，則世之所謂聖人者，孰有過於佛哉？彼不信佛而謗佛者，生為愚人，死為愚鬼，捨身受身，愈趨愈下，善擇術者，果如是乎？程頤，儒者也，其論佛也，則以為邪誕妖異之言，塗生民之耳目。蓋佛之說無涯，而頤之見有限，對醯雞而談浩劫，宜其以邪誕妖異目之也。然頤亦嘗反而思之乎？邪誕妖異，於儒教則有之，《易》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傳曰：「齊侯見豕，人立而啼。」至于神降于莘，石言於晉，魏顆見老人，狐突遇申生，謂之邪可也，謂之妖可也，謂之異可也。《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夫天不言也，久矣！偶有言焉，人烏得而聞之？今也予懷之語，若見其口耳之相接，不謂之誕可乎？因程頤邪誕妖異之謗，而求儒家邪誕妖異之實，蓋有不可得而掩者。今取議佛者觀之，唐有傅奕者，精術數之書，掌司天之職，前後七上疏，謗褻佛教。時有李師政者，著《內德論》。夫以傅奕而肆誣謗之言，以師政而著辨惑之論，是非曲直，坦然明甚，萬世之下，可以觀矣！厥後有韓愈者，其見猶傅奕也，原道佛骨，其作奕之章疏也。奕謗佛於前，即有師政以辨其惑；愈謗於後，曷為無人以議其非？蓋奕為太史令，特藝者耳；愈以文章顯，乃儒者也。藝者之言，夫人固得與之辨是非，儒者之論，世俗每不敢以致

可否。吾則曰：「言之而當理，雖非儒而可遵；言之而涉誣，雖果儒而可辨。愈不明吾道一貫之理，可不明而辨之，使其言之誤後世乎？」愈又曰：「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孔子曰：「智者不惑。」謂天下之可惑者，皆愚者也。智者既明且哲，洞屬是非，凡所作為，必真見其理之可為而後為之。以明主而奉佛，謂之受惑，不可也。若憲宗者，聰明果決，得於天性，是豈愚者，豈是易惑者乎？非特憲宗為然也，唐世人主，如太宗之聰明英武，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而其篤信佛教，始終如一，而太宗之奉佛，尤不止如憲宗之迎骨也，是豈為佛所惑乎？使太宗果愚而受惑，則當時房、杜、王、魏，直言無隱，胡為不諫？不惟不諫，其奉佛也，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命玄奘譯經；杜萊公如晦，則以法尊京兆玄琬法師，其欽崇歸向之心，君臣同一德。又不惟房、杜二公為然也，宋璟剛介，為唐朝第一，則以佛法師于曇一；裴晉公以身繫天下安危，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針。抱大節，忠於國家，死而不變者，孰若顏魯公，則以戒稱弟子于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至于張說，撰《心經》之序；孟簡，結塵外之交；杜鴻漸，參無住之禪；權德輿，著草衣之記。彼諸聖賢，皆表表然不世出者，使佛教果能惑人，亦安能惑如是之聖賢耶？唐之君臣，決非受惑，而愈之惑亦甚矣！雖然，愈之惑不足論也，而其惑天下後世，則非細故也。蓋愈以儒自負，經生學士，視之如泰山北斗，愈之所是從而是之，愈之所非從而非之，誰復詳審諦察？雖其文章高天下，何足道乎？周子《通書》曰：「不知務道德，而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矣！」由是言之，則愈與奕等，皆藝者耳，孰謂愈得為儒哉？愈曰：「佛者，夷狄之一法。」彼徒見佛法來自西域，遂從而夷之。殊不知佛生於天竺，而中天竺為南贍部洲之正中，是佛家固以彼為中也。《後漢書》曰：「佛道神化，興自身毒，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是儒家亦以彼為中國也。」由是知此固一中國也，反彼亦一中國也，而謂之夷可乎？愈之見，但知四海九州之內為中國，四海九州之外為四夷，外此更無去處矣！豈知四夷之外，復有非夷者哉！愈之見，坐井觀天之見也。不然，《北史》所載：「大秦國者，去幽州數萬里，而居諸夷之外，其國衣冠、禮樂，制度、文章，與中華同一殷盛，故號曰大秦，而與大漢齒。」由是觀之，則四夷之外，固有中國，而《漢書》以身毒為中國，信不誣也！井蛙不足以語海，固非愈之所能知也。(大秦，身毒，即天竺也，)《原道》謂：「老子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其《師說》乃謂：「孔子師老聃。」審如是，則孔子之道，乃出於老氏之道，亦可謂之道其所道也。與孟簡書，謂：「群聖之道大壞，其禍出於楊、墨。」其讀《墨子》，乃謂：「孔、墨相為用。」審如是，則孔子之道，本同

乎墨氏之道，亦可謂之壞群聖之道乎？夫老也、墨也，異端之道也，愈既詆排之矣，而乃指孔子以為老，又指孔子以為墨，不亦叛孔子之甚乎？學孔子而叛孔子，猶陳相之背師，逢蒙之射羿也。後世經生學士，以愈詆佛為可傚，則愈之叛孔子，亦可傚乎？抑愈雖詆佛，而又取於佛，其作馬彙行狀也，則取其刺血寫佛經，且詆之而且取之，既非之而又是之，愈可謂不常其德者矣！蓋愈之中心，初無定見，是非取捨，莫知適從，故肆口所言，隨時遷就，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不復慮其遺臭於萬世也。識者於此，毋以私心論，毋以愛憎之心論，試乎其心而評之，則愈之為人也，果君子乎？抑小人乎？果儒者乎？抑非真儒乎？(傅奕本是道門，起家貧賤，投僧乞貨，不遂所懷，蓄憤致嫌，故七上疏。)

大慧禪師答無盡居士，可謂言簡而義彰矣！宗本禪師曰：「書云：『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天中至尊，無非玉帝，玉帝比聲聞、羅漢，猶吏比狀元，況佛乎？佛乃菩薩、緣覺、聲聞之師，是為諸聖之師也。」或問：「仙道比佛道何如？」答：「神仙尚受玉帝控制，豈可比於佛也？況以仙道難修，又有墮落之日，佛道易學，永無退轉之時。《楞嚴經》，有十種仙，報盡還墮諸趣，故洞賓棄卻瓢囊，而歸依於黃龍禪師也。」(帝釋，儒云上帝，道云玉帝，俗云天帝，是欲界忉利天主，梵語具云釋提桓因，華言能天主，謂能為三十三天主。昔姓憍尸迦，建迦葉佛舍利塔，三十二人助修，俱生忉利天，帝釋為君，三十二為臣，共為三十三天。梵王是色界天主，居欲界之上。菩薩是大乘聖人，緣覺是中乘聖人，聲聞、羅漢是小乘聖人。)

元世祖

《弘教集》并《通載》

庚申，即位，大赦，普度僧尼。二年，賜僧子聰，并懷、孟、刑州田各五十頃，賜慶壽寺陸地五百頃。三年，大作佛事於昊天寺，七晝夜，賜銀一萬五千兩。至元元年，都燕，設會度僧，詔國師扮彌登座，授秘密戒。帝印大藏經三十六藏，遣分賜天下，普令得瞻佛日。帝自有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蠲免，普令緇侶安心辦道。帝召群臣曰：「朕以本覺無二真心治天下，如觀海東青取天鵝，心無二故。」一日，上問帝師曰：「施食至少，何能普濟無量幽冥？」帝師曰：「佛法真言力，猶如飲馬珠。」上問帝師云：「修寺建塔，有何功德？」答云：「福廕大千。」由是建仁王護國寺。帝命帝師齋竟，天雨金花，繽紛而下。帝曰：「何故有此祥瑞？」答云：「陛下心花內發，天雨金花讚歎。」蜀僧元一，遊西天回，持佛鐵缽獻帝，帝悅寶之，帝詔遍天下，每歲中行布施度僧，讀大藏經，

隨處放光現瑞，禎祥不一。帝一日問眾臣：「每日還有放閒也無？」眾臣無對，帝乃袖中出數珠示之，由是內外百官皆歸至善。帝見僧有過，不加王法，止令閱經懺悔。帝禦北征，護神現身陣前，怨敵自退。宋主以王位來歸，學佛修行，帝大悅，命削髮為僧寶焉。宋太后削髮為尼，誦經修道，帝深加敬仰，四事供養。帝以金為泥，命僧儒繕寫大藏經一藏，貯以七寶琅[王*函]，流傳後世。一日，帝以佛鐵缽，取食前珍味，碎置缽中，內外侍臣，數滿千人，各賜一粒，普令得沾如來缽中之禪悅。又外邦貢佛舍利至，帝曰：「不獨朕一人得福。」乃令於城南彰義門建塔，普使往來，皆得頂戴。初，帝居潛邸時，聞西國有綽理僧道德，願見之，遣使往請于廓丹大王，王謂使者曰：「師已入滅，師有姪婺思巴(此云聖壽)，深通佛法，請以應命。」既至都，旬日，即乞還西。帝曰：「願為朕留，當求戒法。」尋禮為國師，王公咸稟妙戒，詔居五臺壽寧寺。壬申，留京師初，天兵下襄城，居民請真武降筆云：「有大黑神，領兵西北方來，吾亦當避。」於是列城望風款附，兵不血刃，至於破常州，多見黑神出入，居民罔知故實，詢知，乃摩訶葛剌神也。蓋師祖父七世，事神甚謹，隨禱而應，此助國之驗也。有旨，建神廟于涿水之陽，神像威嚴，凡水旱蝗疫，民禱響應。壬申年，遣使詔師，問曰：「海都軍馬犯西番界，師於佛事中，能退降否？」奏曰：「但禱摩訶葛剌，自然有驗。」復問曰：「於何處建壇？」對曰：「高梁河西北甕山，有寺，僻靜，可習禪觀。」敕省府供給嚴護，於是建曼拏羅，依法作觀。未幾，捷報至，上大悅。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有實錄百餘篇，字字句句，以弘教為己任。國語曰：「薛禪皇帝。」(摩訶葛剌，亦作摩訶迦羅，此云大黑神，斯乃大天之將，手把金囊，事之，能令財寶豐盈，故天竺僧寺庫中，塑像奉事。余今令鼎湖、象林二處，皆塑像事之。剌音辣囉，轉舌道之，二字同一音也。曼拏羅，此云壇。)

成宗(世祖之孫，裕宗第三子)

《元史》并《通載》

帝即位，詔悅堂禪師至闕，入對稱旨，賜號通慧，并金襴法衣，於五臺山建寺，賜曰萬壽祐國寺。武宗，順宗長子，即位，發軍千五百人，修五臺佛寺，又施銀七百五十兩，鈔二千二百錠，幣帛三百疋，於昊天寺作水陸大會，賜元叟端禪師，號慧文正辯，并金襴法衣(出《元史》并塔銘)。

仁宗，順宗次子，以西僧班八為國師，敕建栴檀瑞像殿。三年，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元叟禪師昇座說法。竣事，入便殿奏對，深契

帝衷，賜號并金襴袈裟。帝聞天目中峰之道，聘之不至，製金紋袈裟賜之，號曰佛慈圓照廣慧禪師。(出《元史》并塔銘)
英宗，仁宗嫡子，即位，作佛事于光天殿，鑄銅佛像，作金塔，藏佛舍利。敕各寺作水陸勝會七晝夜，詔僧儒，書金字藏經，帝重天目中峰之道，封香製衣，遣使即其居修敬。(出《廣錄》并塔銘。)

王磐(字文炳，封洛國公)

《通載》并《金湯編》
世祖至元十八年，十月二十日，焚毀道藏偽經，敕磐等撰碑文，略曰：「昔憲宗朝，道家者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其教。時世祖居潛邸，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詣上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上謂侍臣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為覺仁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諸書以進，而欲取勝，帝師達嫈，問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之書。』帝曰：『汝今特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帝師曰：『《史記》有化胡之說否？』道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答曰：『《道德經》。』問曰：『道德經中有化胡否？』曰：『無。』帝師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為偽妄明矣！』道士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帝命如約行罰，遣近臣將道士樊志應等十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偽經四十五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二百三十七所，悉命歸寺。有道家偽經化圖尚存，多隱匿未毀，帝命樞密副使等，暨諸道流，考證真偽，曰：『雖卷帙數千，究其本末，惟道德二篇，老子所著，餘悉漢張道陵，後魏寇謙之，唐吳筠、杜光庭，宋王欽若輩，撰造演說，鑿空架虛，詆毀釋教，假陰陽術數，以示其奧；裒諸子醫藥，以誇其博。所載符咒，妄謂佩之，令人商賈倍利，子嗣蕃息，伉儷和諧，如鴛鴦之有偶，將以媒婬亂，而規財賄。至有教人佩符在臂，則男為君相，女為后妃，入水不溺，入火不焚，刀劍不傷，徒以誑惑愚俗，自道德外，宜悉焚去。』臣等同辭以聞，帝曰：『道家經文，傳訛踵謬，非一日矣！若遽焚之，其徒未必心服，彼自言水火不能焚溺，可姑以是端試之，俟其無驗，焚之未晚也。』遂命樞密副使等，諭道士張宗演、祁志誠、李德和、杜福春等，俾各推擇一人，

佩符入火，自試其術。四人奏言：『此皆誕妄之說，臣等入火，必為灰燼，實不敢試，但乞焚道藏，庶幾澡雪臣等。』帝可其奏，遂詔：『天下道家諸經，留道德二篇，其餘一切焚毀，隱匿者罪之。今後道士，不遵老子之法，如好佛者，削髮為僧，不願為僧者，聽其為民。命百官於憫忠寺，焚道藏偽經，諸路，俾遵行之。』臣磐等，聞老氏之道也，以清淨為宗，無為為本，謙沖以處己，捐抑以下人，非有欲好勝之事。厥後支分派列，徒屬寖盛，襲訛成偽，誇誕百出，清淨一變而為污穢，無為一變而無所不為。如漢之文成、五利，致身求仙，恍惚誕妄，帛書飯牛之詐，黃金可成之妄，一旦敗露，為武帝所誅。三張之徒，以鬼道惑眾，倡亂天下。晉王浮居寶籙宮，與女冠為奸。林靈素自稱神霄紫府仙，敕禳大水不驗，並為徽宗誅竄而死。迨今末年，復有麻被、鐵笠李二人，以奸謀秘計，出入時貴之門，肆為婬污之行，咸受顯戮。歷代以來，若此之類，不可勝數，固已悖老氏不爭不盜之禁矣！及陷刑辟，皆是孽自內作，愎將誰咎哉？且釋氏之教，宏闊勝大，非他所擬倫，歷百千世，聖帝明君，莫不尊崇，東冒扶桑，西極昧谷，冰天桂海，山河大地，昆蟲草木，胎卵溼化，有情無情，百千萬類，皆依佛蔭，生息動止于天地之間。故天上天下，惟佛為尊，超出乎有生之表，歸極乎無礙之真，智周法界，神妙諸方，澤及大千，功用不宰，其大有如此者。慈航所至，無溺不援；法雨所霑，有生皆潤。臣磐等敬為之書，俾學老氏者有所警焉！道士胡提點等，捨邪歸正，罷道為僧，七八百人，挂冠于上永寺帝師殿之梁拱間。」昔唐太宗、高宗，敕搜聚天下化胡經，盡火其書矣！由古而今，歷代帝王制之，時祥邁禪師，奉敕撰《辯偽錄》五卷(詳出《通載》)。按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註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如此詳之，代代穿鑿，人人妄制，採他佛教，標為道書。試問當今道士，推勘後所出經，為是老子別陳？為是天尊更說？若也更說，應有時方，師資傳授，為是何年何月？何邦何代？若在上天而說，何人傳來？若西域而談，何人譯出？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欽奉聖旨，收取道藏偽經，三十九種，卷有數千(經目附後)，就大都大憫忠寺，命報恩禪寺，林泉從倫禪師，下火焚道藏偽經。舉火法語，出《通載》，文多不錄。

《二教論》云：「按蜀記，漢獻帝末，張道陵避瘧丘社中，得咒鬼之術，自造符書，作靈寶經，及醮章等道書，二十四卷，以誑百姓。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蓆，五彩，後生邪濁，增立米民，令畏鬼，帶符，曰：『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即停暉，擬鬼千里血。』妄造黃書，咒癩等事，自稱天師。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又造方術，穢濁不清，乃以扣齒為天鼓，

咽唾為醴泉，三五七九日，天羅地網，男女合氣，不異禽獸，以此用消災禍，毒流漢室，惑亂民間。後道陵入鵠鳴山，為蟒蛇所吞，其子衡奔入，尋屍無所，畏人恥之，乃妄云：白日昇天。衡即遣使告民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傳，販死利生，逆莫過此。衡之子名魯，三代皆自稱天師，以鬼道化人，三張鬼法，自此始。時有諺言，黃衣當王，魯遂令其部眾，改著黃衣巾帔，代漢之徵，黃帔橫披，竊僧袈裟法服之像，前加兩帶，結寇數十萬眾謀叛，世號黃巾賊。自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凡三十六方，大方萬餘，大小方六七千人，並為曹操、皇甫嵩討滅，餘潛不滅，今猶披之。」《珠林》云：「道家真步虛品經，六十四卷，齊永泰間，道士陳顯明妄造。太清經，及眾醮儀，十卷，梁天監年，陶弘景偽造。周武時，張賓之，焦子順，馬翼，李運，挑攬佛經一千餘卷，為道書。」《廣弘明集》云：「太玄經，楊雄所造。洞玄經，前漢王褒所製。又隋末，道士輔惠祥，改《佛涅槃經》為長安經，後事發被誅。三皇經，晉鮑靜所撰，十四紙，永康年中被誅，後人諱之，改為三洞。至唐二十年，貞觀間，敕追諸道士及百姓，有此文者，並集得之，遂於禮部廳前悉焚之。指歸經，嚴君平造。黃庭、元陽、上清等經，及三皇之典，並改換《法華》及《無量壽》等經而作，或取盤古之傳，或取諸子之篇，假認俗書，以為道教，偷竊釋典，特作老經。唐麟德年，道士造偽經。天皇甲子，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東明觀李榮、姚義、劉道合，會聖觀田仁惠、郭蓋宗等，將隱沒道書，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改換文句，人，法，名，教，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改為太上靈寶元陽經，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及改酒脯祭祀，用乾棗香水，以惑後人。」按盧景裕、戴詵、韋？等集，及梁元帝，周弘政等義類云：「太上有四，謂三皇、五帝，及堯、舜，是也。言上古有此大德之君，臨萬民之上，故云太上也。」郭莊云：「時之所賢者為君，材不稱世者為臣，老子非帝非皇，不在四種之限，有何典據，輒稱太上耶？」《二教論》云：「救形之教，教稱為外，濟神之典，典號為內。釋教為內，儒教為外，備彰聖典，非為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為三？何則？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故〈藝文志〉曰：『儒家之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者南面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

若有位無才，猶虧弘闡，有才無位，灼然全闕。昔周公攝政七載，乃制六官，孔老何人，得為教主？孔雖聖達，無位者也，自衛迴輪，始弘文軌，正可修述，非為教源。柱史在朝，本非諧贊，出周入秦，為尹言道，無聞諸侯，何況天子？既是仙賢，固宜雙缺，道屬儒宗，已彰於前矣！」按《燉煌實錄》云：「漢桓帝二十九年，幸閒豫庭，與群臣對論古今，帝曰：『老聃父，何如人也？』天水太守索綏對曰：『老聃父姓韓，名虔，字元卑，胎生無耳，一目不明，瘥跛孤單，年六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宅上老嫗合，懷胎八十年而生，生時皓首，故曰老子。』此本實跡也。今道士偷竊他能，欲張老聖，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言信歟！」(老子生於李樹下，故改姓李。)敬王元年，老子年八十四，時當七雄分霸，天下紛擾。老子聞天竺佛聖人教，不治而不亂，欲適天竺而處之，胡曾先生詠其詩曰：「七雄戈戟亂如麻，四海無人得在家；老氏卻思天竺住，便將徐甲過流沙。」出關，未至流沙，死於扶風之槐里，即而葬之。秦佚往弔，三號而返，故《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怪問：『非夫子之徒歟？』佚曰：『向吾入見，少者哭之，如哭其父，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始以其為人也，而今非也，遁者，隱也，天者，免縛也，形者，身也。』」言始以老子為免縛隱形之仙，今則非也。嗟其諂曲，取人之情，故不免死，非我友。又考梁、陳、齊、魏之前，道士唯以匏盧盛經，本無天尊形像。按任子《道論》，及杜氏《幽求》云：「道無形質，蓋陰陽之精也。」《陶隱居內傳》云：「在茆山中，立佛、道二堂，隔日朝禮，佛堂有像，道堂無像。」王淳《三教論》云：「近世道士，取活無方，欲人歸信，乃學佛家制立形像，假號天尊，及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憑衣食。」宋陸修靜，亦為此形。遼陽高憲，字仲常，遊東京白鶴觀，見三清像，指其右曰：「此何像也？」觀主對曰：「老君像。」曰：「何代人？」曰：「周定王時。」又指左曰：「此何像也？」主曰：「道君像。」曰：「此何代人？」主倉惶未答。憲指中像曰：「且饒者元始天尊。」聞者傳以為笑。又漢、晉之代譯經，稱佛為天尊。由佛生七日，父王抱往禮大自在天王廟，天像倏起，頂禮佛足，父王讚曰：「我子天中天。」因號天尊。今道士竊安老子之號，後來譯經法師，見其渾稱，故棄天尊，而稱世尊，謂天上人間，所共尊敬故。又古來譯經，僧稱道士。寇謙得志，僭冒道士之名，故後譯經棄道士而稱沙門，今道士又稱為法師，愈為矯飾。法師之號，原出佛經，萬卷百家，本無此語。且為法之師，名為法師，法即是師，名為法師，名義不知，妄安己號，如山羌偷王衣，不解披著，誠可笑也。(出《通載》)

言三清者，初道士立玄清，元清，始清，妄擬太極，太初，太始，為三清，以一清生三天，三清生九天，不解天名，乃竊佛經欲色二界天名，增減字號，矯安道書。然三界共有二十八天，云九天者，謬也。後張道陵以三清為精、氣、神，解精為婬泆之精，氣為呼吸之氣，神為念慮之神，誑惑男女，以色身臭皮囊為精氣神。張紫陽曰：「先天地之元精、元氣、元神也。」《玄宗直指》云：「戒以養精，定以養氣，慧以養神。」是則以戒定慧，養本元之心性也。今道士不達本，立三清之義，而妄裝塑三清為像，故王淳謂其立形像以憑衣食，高憲誚之而倉惶結舌，足見其謬也矣！(餘詳《歸元直指》諸書，此不繁錄。)稽夫歷代已來，至於元世，並無玉皇寶誥，北斗經，受生經，三官經，等文，此皆明初道士貪利惑俗，偽撰之者。其南斗經，在三十九種內，已盡焚之。言三官者，子史無文，不審出何年代，何邦人氏？又非西域之人，奚作梵語，而云閻浮提，乃偷佛經文，雜以俚語，智人閱之，自知其謬。如羅祖無為教，五部六冊，亦竊佛經及諸語錄，參以魔言。復妄造法華經後三卷，言詞鄙陋，如山歌野語。又造金剛纂，金剛經議論，安文殊菩薩之名在內，用人取信。復有血盆經，救苦經，妙沙經，皆不畏罪福無知之徒妄造，不足信也！《尚直編》云：「世有後三卷蓮華經，此是妄無知匹夫所造，樵歌牧唱也。金剛經議論，是金天教之人偽造，魔語也。復有一卷註解金剛經，題名曹溪六祖大師解義口訣，此是宋神宗元豐間，天台羅適所註，假聖師之名也。無深理，有淺義，蓋因淺俚之故，世人多愛之，謬矣！六祖大師《法寶壇經》，第十付囑章曰：『師一日喚法海轉相教授，勿失宗旨。』共計七百七十七字，此是金天教之人偽造邪言，增入刊板，未革之弊也。嗚呼！妄談性理，壞人心法，玷辱佛祖，罪莫大焉！」(羅祖謀叛，改名無為；無為復叛，改為青蓮；青蓮又叛，改為白蓮；白蓮復叛，改為圓通，大乘等教，其名不一。閉門發誓傳授，不許外知，愚俗受惑，智者自不受其瞞也。)

趙孟頫(字子昂)

《元史》并《廣錄》本傳

宋太祖，秦王德芳之後也。頫才氣英邁，神彩煥發，如神仙中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於江南，得頫，入見，世祖甚喜，累官至翰林學士。至治元年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頫四五歲，聞母丘夫人說，臨月夢一僧入寢室，覺而生頫，故年十二三歲，便好寫《金剛經》，後但與僧語，便若眷屬。至年六十五，日擾擾人事，不能有所悟入，恒以自歎。重天目

中峰之道，每受師書，必焚香望拜；與師書，必自稱弟子。叩師心要，師與說防情復性之旨。遣問《金剛經》大意，師答以《略義》一卷。中峰淨業偈一百八首，頫作贊，復作偈重讚之，曾跋華嚴經合部(云云)。

胡長孺(號石塘，常與子昂、韓明善、段吉甫、郭斯道諸公論道齋中。)

《大同論》

著《大同論》，有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道潛統絕，子周子出，然後潛者復光，絕者復續。程氏二子，得周子傳，周子之傳，出於北固竹林寺壽涯禪師。程子四傳，而得朱文公，文公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處，前日所聞於竹林而未契者，皆不我欺矣！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箚著病處，亦可笑也！」(臨終坐逝)

韓性(字明善)

《性學指要》

性，隱居不仕，謚莊節，淹貫經史，精通內典，嘗曰：「佛居西土，風教有異，然極能勸化得人，觀今凡修佛事，未有不端心正念者，雖愚夫愚婦，欲聞經禮像，必預齋戒，持敬捐欲，然後從事。雖吾聖人復生，勸人為善，不過如此，正恐未能也。」嘗謂門人朱仲弘曰：「佛去世已久，後人如此恭敬他，誦他的言語，汝道佛要人如此耶？教人如此耶？若強人從己，誰人肯從？如今人一句言語，要行一鄉，亦不可得，且佛之言語，奚翅數百萬里，凡日月光臨所及處，無不信服。」仲弘聞之默然。

解惑編卷下之上

音釋

蒐

(音搜，獵也。)

徹聲色

(徹同撤，除去也。)

闥茸

(上音塔，下音冗。闥茸，猥賤也。《史．賈誼傳》云：「闥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虺

(音毀，蛇細頸大頭，大者長七八尺。)

喁

(音顒。喁喁然，謂眾口向上，延頸舉踵也。)

阿羅漢

(此云無生，謂其已斷九十八種煩惱惑，不受三界生死矣。)

正遍知

(是佛十號之一。)

印度

(此乃天竺之稱。舊云身篤，又云身毒，亦云賢豆，皆取音不真。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諸國皆稱云聖方，謂彼土聖賢多所產生也。五印度之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廣南狹，形如半月。劃野區分，七十餘國。成光子曰：「中天竺國，東至震旦，五萬八千里。南至金地國，西全阿拘遮國，北至小香山，亦各五萬八千里。則知彼為中國矣。」宋沙門慧嚴，與校尉何承天，共論華梵中邊之義。承天問曰：「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豎晷無影，所謂天中。」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乃引周公測影之法，謂此土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則無也。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地中而營王城，故以土圭測影，得潁川陽城，於是建都。土圭長尺有五寸，夏至日晝漏半，立八尺之表。表北得影，尺有五寸。影與土圭等，此為地中。鄭司農云：「凡日影於地，千里而差一寸。」當知陽城，蓋就此土自為中耳。既有表影，豈求餘陰耶？況此土東垂大海，三方且非。由是觀之，邊義彰矣。)

海東青

(女真國東北鄰於五國，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白爪者尤以為異，遼人酷愛之。〇鶩，音務，野鴨。)

涿

(音捉。)

徐甲

(昔老子過關，僱徐甲御薄板畚之車也。〇畚，音盤，上聲，車上篷。)

九天。

(道士偽造化胡經云：「天地有形之大者，太上老君乃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故能分布清濁，開闢天地，連玄、元、始三氣而成天。上為三清三境，即始氣為玉清境，元氣為上清境，玄氣為太清境。又以清之氣各生三氣，合成九氣，而為九天：一、鬱單天，二、上神壽無量壽天，三、梵藍須延天，四、寂然兜術天，五、波羅尼蜜不憍樂天，六、洞玄化應聲天，七、靈化梵輔天，八、高虛明天，九、無想無愛天。此之九天，各生三氣，每氣為一天，合二十七天。通此九大，為三十六天。則三界四民，上極三清，是其數也。」〇道士既無才能，自立天號，乃偷竊佛經欲、色二界天名，妄加增減。鬱單乃是北俱盧洲，亦名鬱單越，此云勝生。色界二禪無量光天、無量淨天，而改為無量壽天。梵藍竊梵音之不真，初禪梵輔天，而加

靈化二字。欲界第四天，名兜術陀天，亦名兜率陀，華言喜是，而加寂然二字。不憍藥天，亦名化業天，是欲界第五天。梵語波羅尼蜜，華言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第六天，而牽為第五天。華梵既乖，穿鑿失次，復加洞玄二字。化應聲天，即是他化自在天，此是欲界頂天。無想天，乃四禪天之無想天，是外道修無想定，得生彼天，壽五百劫，而加無愛二字。如此無智，偷竊雜亂，安置鄙拙，以誑愚俗。老君既是周定王柱下史官，孰不知之？何云混沌祖宗，開闢大地，運成九天，復為三十六天？妄誇罔談，真無恥矣。)

附林泉倫禪師　欽奉聖旨焚道藏偽經目

化胡經(王浮撰)
猶龍傳
聖紀經
西昇經
出塞經
九天經
赤書經
上清經
南斗經
玉緯經
紀勝賦
辨仙論(梁曰廣撰)
齕邪論
三破論(齊人張融，段託他姓撰)
明真辨偽論(吳筠撰)
太上實錄
十山論
青陽宮記
玄九內傳
帝王師錄
三天列記
十異九迷論(傅奕、呂玄卿撰)
歷代應現圖
佛道先後論
欽道明證論(唐員半子撰)
輔正除邪論(吳筠撰)
辟邪歸正論(杜光庭撰)
十二虛無經

藏天隱月經
赤畫度命經
樓觀先生內傳
謗道釋經(林靈素、杜光庭撰造，破大藏經)
三教根源圖(金天長觀李大方撰)
歷代帝王崇道記
高上老子內傳
靈寶二十四生經
混元生三清經
五公問虛無經
混元皇帝實錄(今俗言杜撰者，杜光庭也)

解惑編卷下之下

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弘贊在犙編

明太祖高皇帝

《皇明護法集》

天下大道，惟善無上，其善無上者，釋迦是也。固大慈忍志，立大悲願心，行無所不至，化無所不被。論性原情，談心妙理，潔六塵之無垢，淨六根之無翳，去諸魔而清法界，制外道以樂人天。斯行斯修，而歷劫無量，乃降兜率，至於梵宮，既捨金輪，而猶苦行於雪嶺。時，道成午夜，明星相符，朕觀如來，以己之大覺，而欲盡覺諸法界眾生，其為慈也大，其為悲也深，可謂無上者歟！昔釋迦之為道，孤處雪嶺，于世俗無干。及其道成也，善被兩間，靈通上下，使鬼神護衛而聽從，故世人良者愈多，頑惡者漸少。所以治世人主，每減刑法，而天下治。斯非君減刑法，而由佛化博被之然也。所以柳子厚有云陰翊王度，是也。(梵宮，即天竺迦毘羅國淨飯王宮，天竺人語，同梵天語，書同梵天書，故云梵宮。)

遊寺記

朕因憂慮既多，特入寺中，與禪者盤桓，暫釋幾冗之一時。入寺既行，凡所到處，無不有佛。及至方丈，平視兩壁，皆懸水墨高僧，凡四軸六人，一軸三禪海水，一軸了經松下，一軸撫鹿溪邊，一軸樂水於巖前。嗚呼！住持者志哉，所以設此，意在感動心懷，堅立寂寞之機，甚得其宜也！何以見之？如三禪海水者，其海潑天飛

浪，煙海四際，其高僧凝然，舉塵而揮，鼎足而坐，可謂奇矣！動修者一也。又了經于松下，對月于昊穹，可謂清之極矣！復有一僧，前撫鹿于溪，後山神以密護，可謂行至矣！又坦然而無慮，樂然而無憂，樂水於山根，可謂寂寞而！已斯四軸六人，足可堅修者之心，朕為斯而樂，至暮而歸。餘月復至寺，由東廡而入，見畫像圖形，皆男女夾雜，濃梳艷裹者紛然，將謂動小乘，而堅大乘也。徐至苑中，見有數架修上薔薇，朕亦謂非宜也。少時憩方丈，顧左右壁，亡其前日所有高人四軸，不覺興歎矣！何哉？所以歎者不惟畫，於薔薇不合有而有，四軸高僧當懸除去，皆非所宜，故興歎息焉！

祭寶誌禪師文

昔者師能出世異人，性備六通，景張佛教，使兇頑從化，善者愈良。及其終也，擇地于鍾山之陽，陰其宅而居之，經今八百六十七年。今朕建宮在邇，其為師焚修者，俯而視之，因敕中書下工部，造浮圖於山之左，今將完成，徙師於是。於戲！漏盡毋生人我，劫終勿墮塵埃，惟師神通，尚饗！

維摩居士讚

獅子座中花蕊遍，廚間香積味新鮮；誰人問病躊躇去，鐵馬嘶風牛策鞭。

禪海羅漢讚

爾怪且玄，海氣如煙；拂塵蕩垢，鼎足而禪。薄天飛浪，何處宿緣；宜哉尊者，處危自然。

洪武九年，試經，給沙門度牒。十年，詔天下沙門，講《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命宗泐、如玘長老註釋頒行。又敕：「一切南北僧及有道善人，但有願歸三寶，或受五戒、十戒，持齋戒酒，習學經典，明心見性，僧俗善人，許令齎持戒牒，隨身執照。不論山林、城郭，鄉落、村中，恁結壇上座，拘集僧俗人等，日則講經說法，化度一方；夜則取靜修心。」十四年，命度僧一千名，悉給與度牒，贍僧田二百五十頃有奇。十八年，敕建雞鳴寺，造浮圖五級，祠寶誌公，歲遣官祭祀。時雲南有十僧來，欲往浙江，遊翫寺院，敕禮部與文書，咨兵部，應付腳力，遞送至鎮江府交卸，聽從遊翫。又護持朵甘思、烏思藏，詔：「大矣哉！大覺金

仙。行矣哉！歷無量阿僧祇，下兜率，生梵宮。異哉！雪嶺之修，世人過者乎！天上人間，經劫既廣，忍辱愈多，方成佛道。善被人世，法張寰宇。人有從斯道者，天鑒神扶，身後同遊於佛境；若違斯道而慢佛者，則天鑒神知，羈困地獄，與鬼同處，直候拂石劫盡而方生。其斯憂乎！苦乎！一念同佛，則百禍煙消，化為諸福。今朵甘思、烏思藏兩衛地方諸院上師，踵如來之大教，備五印之多經，代為闡揚，化凶頑以從善，啟人心以滌愆。朕謂佛為眾生若是，今多院諸師亦為佛若是，而為暗理王綱，與民多福。敢有不尊佛教而慢諸上師者，就本處都指揮司如律施行，毋怠。」(五印度即五天竺)。十一月十八日，僧錄司講經法師如玘卒，詔禮部辦素饌，庫內支價，買祭物件完備，祭祀及葬，遣禮部侍郎章祥致祭，御親製文。十九年八月八日，出榜張挂：「禁治諸色人等，毋得輕慢佛教，罵詈僧人，非禮攪擾，違者本處官司約束，欽此欽遵！」給出榜文，頒行天下各寺，張挂禁約。二十一年，敕僧錄司：「於天禧寺，試經度僧，給與度牒，烏蠻、曲靖等處，每三十里，造一座菴，自耕自食，化他一境的人。」六月十四日，敕：「今後但有不守戒律僧，發往天界能仁寺工役。」二十四年，旨曰：「曩者民間世俗，多有倣僧瑜伽教者，呼為善友，為佛法不清，顯密不靈，為汙濁之所汙，今後止許僧為之。敢有似前如此者，罪以遊食。」二十七年，詔曰：「自佛去世之後，諸踵佛之道，所在靜處，不出戶牖，明佛之旨，官民趨者，累代如此，效佛宣揚者，智人也！所以佛道永昌，法輪常轉。邇年以來，奸邪無籍之徒，避患難以偷生，更名易姓，潛入法門。由是奔走市村，無異乞覓者。致使輕薄小人，毀辱罵詈，有玷法門。特敕禮部條例，所避所趨者，榜示之：凡僧不許具僧服入公廳跪拜，設若自身有犯，即預先去僧服，以受擒拿。敢有連僧服跪公廳者，處以極刑。又欽賜田地稅糧全免，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雜派。僧人不許充當差役。官司有將寺物沒官，及改充別用者，即以臟論。一切官民，敢有侮慢於僧者，治之以罪。」

天子之量，猶太虛滄海，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僧有不守戒律者，不加刑罰，唯遣寺作役，令其自慚改悔。如元世祖，但令閱經懺悔。所以聖人，心同一德，豈同世俗蚊蚋之胸襟，見一僧有過，如冤如仇，不思三教中，孰能無過，堯舜尚有四凶，況其餘者！即如族間，豈得人人賢善，如有過者，何以捨而不誡，反責他非？古德有云：他非不用頻頻舉，己過還須漸漸除。能服此語，則人我除，是非息矣！又不但太祖、世祖，即魏、梁、唐、宋，代代敕約，僧有過犯，皆以佛律治，不得與民同科。如魏宣武帝景明二年，詔僧有犯，悉付昭玄都統法師，以內律僧制判之。梁武帝制，

僧尼犯過，依佛律行罰。唐高宗永徽并顯慶年，二次下敕，天下僧尼犯國法者，以內律治，不得與民同科。宋徽宗宣和，敕吳國公主，敬重空門，品官庶民，有毀辱僧尼者，照祥符三年指揮。宋真宗年，敕品官無故毀辱僧尼，口稱禿字者，勒停見任，庶民流千里。元世祖曰：「以俗制於僧，失其崇敬，遍諭天下，各主綱維，主掌教門，護持佛法。」臣下聞，奏云：「有俗僧人，宜令同民。」帝令修補寺院，以遮其過。阿合麻丞相奏：「天下僧尼，頗多混濫，精通佛法，可允為僧；無知無聞，宜令例俗。」膽巴帝師奏云：「多人祝壽好，多人生怨好。」帝曰：「多人祝壽好。」其事乃止。即如太祖高皇帝，僧犯國法，殺盜姦，尚先去僧服，方許擒拿，不令辱於僧體，可謂護法之至極。其餘小罪，但令作役而已。此乃上合天心，下滋黎庶。如《大集經》云：「佛言：『其有王臣，見有於佛法中出家者，作大罪業，但擯令出國，不得鞭打，何況鞭打出家具持戒者！』時在會一切天龍八部神眾，而白佛言：『若諸國王，見有為佛出家，持戒不持戒，鞭打之者，我等不復護持養育如是國王，捨離國去，其國即有疾疫，饑饉，刀兵俱起，非時風雨，亢旱毒熱，傷害苗稼。若有宰官鞭打彼等，其王不遮護者，我等亦當出其國土。』」所以歷代帝王，皆以天心佛心，而護持三寶，致使天龍八部，衛祐國土，一切人民，離諸殃患。如唐朝歷代王臣，皆信敬三寶，故致夜不閉門，斗米三錢。今人不知，輒輕三寶，觸彼天龍威怒，致令風雨失時，三災疊作，不自省悔，而反怨王天，罪莫大焉！(三災：疾疫・饑饉・刀兵。)

續原教論

沈士榮撰

洪武十八年，翰林待詔沈士榮撰，上卷七篇曰：原教論，觀心解，內教外教辨，執跡儒者，參禪辨，論禪辨，作用是性解。下卷七篇曰：名儒好佛解，自私辨，莊老異同辨，錯說諸經解，較是非得失辨，三教論，諸師人物雄偉論。其序云：「夫情智相違而後有教，識趣相違而後有辨，故分別是非，所以立教，不辨，何以立理哉？昔人欲理之明，乃設難以為問答，使讀之者，了然不疑。今儒者疑難於佛，必當辨之，所以立教明理也。昔諸佛出世，諸大菩薩化為外道，各執異說，問難於佛。如來，乃破其邪執，立如是義，說如是經，則諸教皆由論辨而起也。若唐、宋大儒，各執所見，疑難於佛，毀訾排斥，或有甚焉！亦或菩薩化身儒門，故爾相違，使有以辨之，以彰至理歟？果亦未造佛之閫域，實有所疑歟？自是以來，

數百年間，以儒名者之於佛教，或為敬信、或為非議，毀讚不常，是非莫辨，使至道不明，誠可悲矣！士榮自知愚陋，所學不及先儒之萬一，又未得吾佛證入之門，伏念二教之相違久矣！而智者則默然而不為之辨，坐視求學之士，循習舊聞，或生誹謗，喪內學之家珍，傷名教之根本。故不自揆度，輒以其所非斥之言，具錄於前，為之辨解於後：著論三篇，解五篇，辨六篇，通十四，原其異同謂之論；釋其疑惑謂之解；明其是非謂之辨。理學君子，幸決擇而去取焉！固不礙於聖賢之學也。時洪武乙丑季夏上弦，建安沈士榮謹序。」

太宗文皇帝(高祖第四子)

《皇明護法集》

永樂四年，迎西僧尚師哈立麻至京師。先是，上在藩邸，聞烏思藏有尚師哈立麻者，異僧也。及即位，遣中官侯顯，齎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車駕躬往接之。五年，直隸及浙江諸郡，軍民子弟披剃為僧，赴經請度牒者，千八百人，禮部以聞。二月，命西僧尚師哈立麻，於靈谷寺，啟建法壇，薦祀皇考、皇妣。尚師率天下僧伽，舉揚普度大齋科，十有四日，慶雲天花，甘雨甘露，舍利祥光，青鸞白鶴，連目畢集。一夕，檜柏生金色花，花遍於都城，金仙羅漢變現雲表，白象青獅莊嚴妙相；天燈導引，旛蓋旋遶，亦既來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降，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聖孝瑞應歌頌。自是之後，上潛心釋典，作為佛曲，使宮中歌舞之。三月初六日，文武等官，奉天門早朝奏準，奉聖旨，著落禮部知道，新出榜曉諭，該行腳僧，持齋受戒，恁他結壇說法，有人阻當，發口外為民，欽此！三月，封西僧尚師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分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金百兩，銀千兩，彩幣、寶鈔，織金珠袈裟，金銀器皿，鞍馬，賜儀仗與郡王同。其徒孛羅等，皆封為大國師，並賜印誥、金幣等物，宴之於華蓋殿。十一年，敕江寧造大報恩寺及塔，其塔始晉孝武中，并州劉薩訶暴死，七日而甦，觀音菩薩教於建業(即江寧府)、洛陽、臨緇、鄭陰(今寧波府阿育王塔)、成都五處，皆阿育王塔，往禮拜者不墮地獄。訶方至丹陽，望見長干有異氣，於光處掘地，得舍利三顆，爪髮各一，造塔一級藏之，後稍增至三級。梁天監元年，改阿育王塔，造長干寺，出塔中舍利及爪髮，髮青紺色，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屈為螺形，乃高大其塔。帝幸寺，設無礙大會，法食老少士女，莫不欣悅，遠近馳仰，冠蓋雲集。凡天下罪無輕重，皆赦除之。塔元末燬，永樂十一年重建，畢工於宣德初，純

用五色琉璃磚瓦，凡九級，級級八門，舉高一十四丈，照耀雲日。剎表高數丈，上設黃金珠寶頂，奇製極工，世所希有。每放光明，種種異相非一，或有聲如雷焉(長干即報恩寺前街名)。十七年，御製諸佛菩薩名稱歌曲大小五十卷，佛名經三十卷，神僧九卷，入藏。敕僧一如，編彙禪宗語錄。奏曰：「中間合無去取。」上曰：「祖師說的，都是佛法，不要去取。」宣一如等八人，校勘藏經，重刊藏板，著眾僧用心，看。中書寫藏經，敕問：「藏經校勘好否？」奏：「已七番校過，御製經序十三篇，佛菩薩讚跋十二篇，為各經之首。」上問：「經板著幾人完？」奏云：「看工匠多少？」上曰：「著二千五百，一年了得麼？」不敢對。上曰：「經板刊後，留在何處？」亦不敢對。上曰：「安一藏者裡，安一藏南京，石上也刻一藏，於大石洞藏著。向後木的壞了，有石的在。」是年秋，御製佛曲成，併刊佛經以傳，九月十二日，欽頒佛曲至大報恩寺，當日夜，本寺塔見舍利光如寶珠。十三日，現五色毫光，慶雲捧日，千佛、觀音、菩薩、羅漢妙相畢集。續頒佛經、佛曲，至淮安給散，又現五色圓光，彩雲滿天，雲中現菩薩、羅漢，天花、寶塔，龍、鳳、獅、象，又有紅鳥、白鶴，盤旋飛遶。十八年三月初六日，宣僧擴思等，道士袁仁等，同進，旨曰：「道家經好生紕繆，且老子稱淨樂國王，在於何時？」袁對云：「無年代。」旨問擴思：「且如有報恩重經等，不是佛說的，休入藏裏，欽此！」上曰：「止如分數珠經、血盆經，高王經等，皆非佛說，不可入藏。」奏曰：「道家有太上實錄謗佛。」上曰：「向年間著收來，還也不曾，這劉淵然該殺的。」道士袁奏曰：「太上實錄，多有好言語在內。」上曰：「我敬佛，他謗佛，留了我心不喜，欽此！」(昔元世祖，焚道藏偽經時，實錄隱匿，故魔邪流至於今也。)續又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齎捧諸佛、世尊、如來、菩薩、尊者名稱歌曲，往陝西、河南頒給。神明協應，屢現慶雲，圓光、寶塔之祥，文武群臣上表稱賀，上甚嘉悅。中宮因是益重佛僧，建立梵剎以祈福者，遍兩京城內外云。(餘詳載《護法錄》及《稽古略》)

神宗顯皇帝

萬曆四十五年，上於五臺山，建龍華大會，御賜錫杖衣缽一千二百五十副，盛闡宗猷，月川、承芳二師住持，如是三年三次云。

尚直尚理編

中吳沙門空谷景隆述

太原王先生，名中，字克平，問空谷禪師曰：「中也聞諸先達曰：『佛是聖中之至聖，佛之教法，大道之學也。』不識晦菴先生之本意，何為而排之？乞師一言，以為啟迪。」空谷曰：「據直言之，子則有所嫌忌，逮欲無言，又辜子問。但請力學，至於擴充之地，而無迫隘之量，然後彼之短長，瞭然可見，何待發問而後知乎？孟子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不其然歟！今夫儒之論道經邦，老之歸根復命，佛之明心見性，皆明道而弘善也。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乎治。』漢牟子曰：『君子博取眾善，以輔其身。』此之謂也。是故達人大觀，庶幾明道理、識言語，烏可死於一人半人之語乎！吾輩心宗之學，微用文義，貫穿道理而已。子讀萬卷經書，始為通方達士。」太原曰：「非一朝而可造詣，吾師於理，明切至當，得相扣也。」空谷曰：「然則為汝隱然指歸，令汝自見。韓子未知佛法，所以排佛，及見大顛禪師後，深敬佛法。晦庵潛心佛學，可謂博矣！其排佛者，心病也，苟不排佛，則後學多看佛書，凡看佛書，則見其心病矣！由是密設牆塹，關住後學，令走不出，識不破也。」太原曰：「晦庵牆塹，設在何處？」空谷曰：「指程子云：『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令如淫聲美色以遠之。』大學、中庸、序文、或問諸書註語，文公家禮喪禮篇有云：不作佛事。復指司馬溫公語註云：世俗信浮圖誑誘等語，全是晦庵心之所之，不是溫公之語。如是用心，是其設牆塹也。所以皮膚之學者，偏要排佛，纔讀數十卷書，心忿忿然，遽以排佛為急務。嗚呼！學至宏博，自然通泰，排佛之心，稍覺輕矣！學而至化，出彼牆塹之外，自知排佛之非，追悔不及矣！當知三教之學，乃至琴、碁、書、畫，百工、技藝，學而至於變化之地，始得活機之妙。不然，則在死殺法裏。蘧伯玉六十而化，始得處心之要，學而至化，卒難得也！」太原曰：「學而至化，固難得也，且言牆塹，誰能出焉？」空谷曰：「能出者，是儒也，未造此地者，恬然受其瞞昧而不知，爭能出也？」太原曰：「曾有能出者乎？」空谷曰：「有。簡而言之，若屏山李公，石塘胡公，樂軒陳公，希逸林公，西山真公，海粟馮公，松雪趙公，須溪劉公，德機范公，曼石揭公，邵庵虞公，仲弘楊公，大樸危公，天錫薩公，兼善達公，湣卿黃公，廉夫楊公，季迪高公，歐陽玄公，斯道烏公，仲舉張公，景濂宋公，叔能戴公，伯溫周公，伯昂葉公，大章徐公，達善王公，君羽錢公，介山王公，性學李公，廣孝姚公，節庵高公，儀之王公，子啟曾公，等是也。司馬溫公，與元城劉先生曰：『佛家言天堂地獄，且夫實有此否？』元城曰：『佛之說此，俾人易惡向善也。且鄒衍謂：天地之外，如神州赤縣者八九。莊子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凡人耳目所不及，安

知其無？』溫公動容而服膺，自此敬佛。溫公手書一卷《心經》贈僧，復題其後云：『退之排佛，而稱大顛，外形骸，以理自勝，且胸中無滯礙。由是觀之，於佛不為無得，而所排者跡耳。』已而元城曰：『溫公老先生，深知佛法，所以《資治通鑑》，未始排佛。』溫公著《大同集》，解禪偈、古文孝經旨解、潛虛、擬太玄等書，皆正直之辭，斷無排佛之語。文公家禮所註溫公之語，虛架而無根矣！濂溪、二程，是佛法中人，爭肯排佛？溫公、程子排佛之言，顯是晦庵所造，載於二家名下，以為自己排佛之本也。《道餘錄》收二程子排佛二十八條，晦庵排佛二十一條，總是晦庵胸中所蘊，不是程子見識。程子苟存此見，爭能著《易傳》耶？《易傳》辭理俱勝，不失東林總禪師、濂溪周元公口傳心受之意，一模脫出，渾無睽舛，未嘗有此僻隘之心。溫公、程子，不肯排佛，《通鑑》、《易傳》，良可徵也！晦庵非惟曲排佛法，抑亦曲指溫公、程子，損其名德也。」太原曰：「程子排佛之語，出於《程子文集》，豈是晦庵所造？」空谷曰：「橫渠與濂溪同問道於東林總禪師，今來橫渠《西銘》、《正蒙》二書，皆有排佛之語，二書皆是晦庵打點，并加註語，集為朱子成書。《西銘》、《正蒙》排佛之語，未必出於橫渠之口，多出晦庵之筆，《程子文集》排佛之語，同此籌也。橫渠與周子，同問道於東林《性理群書》等，又謂橫渠問易於程子，噫！橫渠年雖少於周子，亦是同時人也，何不問易於周子，卻問易於程子？此或實事，亦未可知，或是後人欲尊程子，矯立此事，亦未可知。已而凡著書者，互引此事，汎而說之，是以此事遍於群書，遂為實事。豈不見晦庵凡造語，要人信伏，便指為程子所說？嗚呼！證龜成鱉，此之謂也！」太原曰：「何由知為晦庵之語乎？」空谷曰：「言語若認不出，何以知人乎？」太原曰：「既謂知人，濂溪何人也？」空谷曰：「履德君子也！故無昧佛之言耳。」太原曰：「誠知人矣！夫溫公正人君子，二程子慎德君子，吾知三子不肯謗佛，如保曾參不殺人也，《通鑑》、《易傳》，誠為證據中也。亦知周、程道學，得於禪宗，傳至晦庵，不越其教，不知晦庵何以昧佛之德，反而排之？所以問也。獲聆斯語，已知其心矣！」空谷曰：「濂溪窮究道學於黃龍、佛印、東林三禪師也。程子多遊禪室，多讀佛書，固知程子必是慎德君子，不肯叛佛。晦庵立言，汎用佛理，反而排之者，俾人不識也。是故遮掩周、程學佛之根，然亦遮掩不盡，《中庸或問》謂楊氏等受學於程門，其言皆佛、老之餘緒，多說游、楊、謝氏等言出於佛、老，晦庵明知周、程、楊等，道學出於禪宗，適之所謂其所排者，設牆塹耳。」太原曰：「朱子註書，多引佛語，不知何書，佛語註之？」空谷曰：「晦庵所用佛語，若虛靈不昧(此句出《智度論》并禪

書)，不可限量(出《華嚴》、《寶積》、《大集》等經)，似是而非(出《潭津集》)，大學補闕(全是禪語，略翻變之)，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真實無妄，真實之理，有是理而復有是事，天地之理，至實無妄，聖人之心，至實無妄(皆是東林口授周子語意)，能知覺，所知覺(出《楞嚴》等經)，千聖相傳心法，脫然有悟處，又非見聞思慮之可及也。物我一理，固有之性，心之體用，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萬物之本源，一心之妙用，活鱍鱍地，徹頭徹尾，做工夫到者裡，咬菜根，無縫塔，三句語，箚著病處，一刀兩段，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皆出禪書并諸經)。註復卦，引《楞嚴經》語為證據，云，非惟年有變，月亦有之云云(出《周易附錄纂註》)。晦庵註書，唯毛書一經，乃是學力註成，簡用佛法。自餘四書等註，并諸製作，皆用佛法，汎以佛經禪語，改頭換面，翻變其語，而取其意，如是用者，遍於群書。晦庵如是所用佛語，又諱周程明露佛語，不識晦庵是何心哉？蓋欲遮掩心病，盡力攔住後學，不看佛書，意欲滅盡佛法，不顯露其心病，故作感興詩云：『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噫，亦有不受他瞞，攔不住者，識破他矣！適之所謂希逸林公，文獻黃公，景濂宋公等是也。惜乎後學被前人指昧佛者為道學之傳，不昧佛者不為道學之傳，如是籠住後學，不敢轉動，故不識抱德明理正人君子也。嗚呼！此之智識，欲望林黃宋公，何異汙池之下，望蒼天也！苟不能撒藩籬於大方之家，破識情於真性之府，不免區區縛於常人言語裏。宋人昧佛者，惟橫渠以至晦庵數人而已，不昧佛者還多焉！濂溪，二蘇，張九成，呂東萊等是也。昔者漢唐已來，而至於宋，黃龍、佛印、東林、晦堂、靈源、大慧諸禪師等，不以儒釋相分，平等開導，體佛之心也。豈料他人將我佛法作儒法用，欲歸功於自己，所以轉身排佛。文中子用孔孟之學著書，卻敬佛法；宋人用佛法著書，卻排佛法，欲令後學不看佛書，庶不識其用佛法著書所以然也。宋人於佛法中所得者，如以一毫蘸水，所得極少，以此極少之水，令後學取足受用，不復入海，教壞人心，違悖佛法，失於大善，過莫大焉！至於文公家禮，沮人供佛，不作佛事，從其說者失諸善利，深可愍傷！夫漢唐已來，君臣達士，皆遵佛法，豈非高明賢德乎！後人不省察古今言語之是非，故溺於宋人之詭計也。范文正公捨宅為寺，寺名天平，公凡蒞所守之地，必造寺度僧，興崇佛法，賢德之僧，必與友善。公之子孫蕃衍，代代為官，迨今不絕，苟非佛福田中，所植陰德，感動天心，能若是乎？」太原曰：「除晦庵外，亦有排佛者，此復何如？」空谷曰：「自無主見，不能識其道之深淺，唯憑晦庵之說，從而排之，是為隨人腳跟轉，亦如水母以蝦為目，[鎖-金+魚]鮎以蟹為足。後人從晦庵而排佛，猶二者之倚他物，若失所倚，則

茫然罔措。」太原曰：「亦有不因晦庵之說，而自排者，此復何如？」空谷曰：「譬如世人，唯識常見之物，不識難見之物，忽遇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光華璀璨，流輝奪目，不識是寶，疑之為怪，尋握利劍猛力而拒之，爭知此物，能使貧者富、賤者貴，有如是功與德也。韓子見大顛後，所有敬佛之辭，後人刪而去之。晦庵校韓文，尚留韓子上大顛三通書，後人再刊，又將此三書一併刪去。故知後人既服晦庵之藥，執迷於排佛，尤甚於晦庵。爭知晦庵設此關竅，曲排之也！後人不識其所以然，將為是實，從實而排之，所謂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嗟乎！晦庵設箇關竅在此，後人尚識不破，爭得如薛簡、張拙、白居易、杜鴻漸、李習之、韓昌黎、陸亙、陳操、李駙馬、富鄭公、楊次公、郭公輔、趙清獻、馮濟川、張九成、呂居仁、楊大年、沈休文等諸大名賢，能參吾宗之禪關乎？佛法苟非大道，曷能感諸名賢如是崇尚也！若不取諸賢之大公，甘屈於一人半人之己意者，實未思之誤也。」太原曰：「晦庵非惟排佛，抑亦排老，此復何如？」空谷曰：「其於老子之教初無干涉，故不欲排老。若獨排佛，則有譏議，故以二教，同而排之，謂為排抵諸宗，扶樹儒宗而已。曾不知天生三教，推不向前，捺不向後，為世模範，不可無也。如太空之有天地，非天地則無覆載也。」太原曰：「或謂佛學為九流之墨家，然否？」空谷曰：「子胡不知也，九流載於史記，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之所述也，此時未有佛法。言墨家者，墨翟也，墨以行事為教耳，佛以大道為教，統天地三教之極祖也。惜相如之不遇乎，遇則推尊而尚之，必有可觀者也。」太原曰：「佛有兼愛，近乎墨也。」空谷曰：「慈悲喜捨，佛之德也，豈是溺情汩志之愛乎！慈悲之愛者，德也；溺情之愛者，私也。韓昌黎曰：『博愛之謂仁。』此流於情而混淆也。孔子曰：『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必也聖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孔、孟非溺情汩志，亦非真妄混淆，故可與慈悲之愛相表裏。嗚呼！儒宗以綱常為先，明道兼之；釋宗以明道為先，綱常兼之。眾人觀之，似乎不同，達人觀之，而實同也。夫既慈愛於眾，以及鳥獸昆蟲者，豈不忠於君，不孝於親，不修道德，不弘仁義乎！凡如是者，未之有也。」太原曰：「晦庵所惡虛無寂滅之教，新安陳氏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此說何如？」空谷曰：「虛無寂滅，有權實二義。以權言之，則虛無寂滅，是空幻之語，凡夫執有，小乘執空，中乘執不有不空，大乘當體即空，不墮眾數，妙有非有，真空不空，不立一塵，不捨一法，縱橫逆順，法法全真，是故大覺世尊，為破凡夫之有，故乃曰此身虛幻，令心寂滅，為破小乘之空，故乃責其陷於解脫深坑，令求出離。為破中乘之不有不空，故乃責其縛於幻有，令求大乘。此皆善權方便之術

也。以實言之，則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出生天地人物，動植飛潛，而至萬法者也。佛教曰：『從無住本，立一切法，乃至無有少法可得，然燈佛為我授記。』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孔子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禮》曰：『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子思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三教聖賢之旨，皆是真常寂滅，真空不空，初無少異，佛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令空其妄情也。夫天地人物，以及萬類，皆一氣展縮，初無間然，展而為陽，縮而為陰，陰極而陽，陽極而陰，靜為陰基，動為陽體，靜極而動，動極而靜，靜即虛無寂滅也；靜極而動，動即虛無寂滅中出生萬有也。晦庵讀佛書，可只見得破凡夫方便語乎？可是不識虛無寂滅是萬有之母乎！可是不識三教聖人之旨，皆是真空寂滅之理乎！可是自欺其心，特爾曲說，疑誤後學乎！所以惡佛老為虛無寂滅之教也，其脫於大理，豈小小哉！」太原曰：「《理學類篇》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氏之學，為怕生死，故只管說不休。』此說何如？」空谷曰：「世人識情繫縛，循環生死，莫之能已。佛說諸經，指而諭之，依法修行，悟明生死，豈是怕生死乎？世人只見幻身生死，不見佛性不生不死，不知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設使欲知，亦無所措手，是以強說此言，修飾而已。大似不得飯喫，強言不饑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原始反終。』老子曰：『歸根復命。』賈誼曰：『化為異類。』王逸少曰：『死生亦大矣！』聖賢豈不言生死耶？此章問端，若是程子之語，則程子見識自納敗闕矣！若是後人謬指程子所說，則玷辱之咎，其在後人也。李平山曰：『聖人原始反終，知生死之說，豈不論生死乎？程子之不論生死，正如小兒夜間不敢說鬼，病人諱死，其症難醫者也。』」空谷曰：「晦庵言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此則虛無寂滅，至於空蕩無歸矣！且如有人，臥於武林，夢居金陵，與彼親友，同席飲食，是時惟知有此飲食之身，不知亦有幻身臥於武林也。夢飲食者，神識也，亦名精魂也。凡人思善思惡，生死不絕者，即此神識也。死者受苦，剉燒舂磨，即此神識也。是時惟知有此受苦之身，不知亦有幻身死於人間也。如彼夢飲食者，不知亦有幻身臥於武林也。當知幻身猶房屋也，神識猶屋中之人也，人既出之，不顧房屋，神識既出，不顧幻身，晦庵所謂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是則惟見幻身生滅，不知神識不消滅也；是猶惟知房屋傾頹，不知屋中之人，先出屋外，渾無損也。此不消滅之神識，隨業受報，出殼入

殼，或苦或樂也。晦庵謂死者形朽滅，神飄散，然祭祀是誰受饗耶？《周禮》、《禮記》，皆以祭祀為先，祭祀之道，是虛設耶？宜省察之。」又言：「范文正公曰：『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理學類編》晦庵又曰：『死則氣散，泯然無跡，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不散，又去湊著那生氣，亦能再生。』晦庵既謂形朽滅，神飄散，泯然無跡，何人羞見祖宗于地下乎？何物湊著生氣而再生乎？自相矛盾，莫能解釋也。《史記》等書曰：『魏武子謂兒顆曰：「吾死後，可嫁吾妾。」未幾，又曰：「吾死後，須殺吾妾，以為從葬。」已而顆從前命嫁之。後顆為晉將，臨敵秦將杜回，忽有一老人，結草以抗回，顆乃擒回，顆於夜間，見老人來告曰：「我即嫁妾之亡父也，公嫁我女，故來報德耳！」唐太宗早聞武后欲壞其法，故欲殺之，袁天罡曰：「其人年將老，若殺之，則再生人世，年月日長，怨怒愈深。」太宗然之。』天罡謂再生人世，晦庵謂形朽滅，神飄散，兩家之言，天地懸隔，孰是孰非？夫天罡明理之人也，豈眾人可同日而語哉！」問曰：「《論語》云：『攻乎異端，斯害也矣！』晦庵指佛老為異端，此說何如？」空谷曰：「異端者，雜學也。孔子謂習於雜學，則害於正道之學，直言而已，且無蘊奧，何以拗直為曲乎？孔子存時，佛法未至中國，孔子惟聞佛之道德，故稱西方有大聖人。漢明帝時，佛法纔至中國，孔子已沒六百年矣！是以孔子不見佛法也。既不見佛法，指佛何法為異端乎？佛法既為異端，孔子何以指佛為聖人乎？老子既為異端，孔子何以言曰：『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是以博問老子之後，傳誦其語，以示門弟子焉！晦庵非惟曲排佛老，亦悖孔子崇尚佛老也。後世指佛老為異端者，徒掩其德，設此逢蒙之計也。後學自無所燭者，未免隨人指呼，效而言之，喚鐘作甕也。一朝學到李屏山、林希逸，而至景濂、大章諸公之地，自能識破矣！夫佛老者，道學也，指道學為異端者，其為智乎？不智乎？其為善心乎？瞞人乎？汝亦學理者，猶未識破也，今識破之後，不可死一人半人之語乎？唐太宗，篤志尚佛，迨無加矣，玄奘法師，沒世之日，高宗顧左右曰：『朕失國寶矣！』輟朝三日。玄宗，肅宗，代宗，宣宗，尚佛尤甚。代宗指南陽忠國師曰：『國中無寶，此僧乃國寶也。』宋朝一十六主，合三百七十年之天下，王王尚佛，身為帝王，心為佛祖，傾誠至矣！惟徽宗信林靈素之言，敬老求仙，後無驗，賜死，滅其家屬也。相國韓公琦，侍郎歐陽修、張端明，祕書關彥長、章表民，員外郎陳舜俞等，未讀佛書，未知敬佛，逮乎明教嵩禪師并《鐔津集》一出，諸公自此敬佛，後有好佛之甚者。《禮》曰：『雖有嘉餚，弗食不知其味；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

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彊也。』豈不其然乎？自晉以來，謝安石，才德之量，經綸之手，孰能加焉？王羲之，識量高古，才思逸群，孰能加焉？陶淵明，性情之正，去住之高，孰能加焉？謝靈運，風規瀟灑，文章之精，孰能加焉？崔公群，相天下而天下賢之，孰能加焉？衡陽龐蘊，識見之高，道學之勝，孰能加焉？裴晉公，樹大勳業，著於盛唐，孰能加焉？顏魯公具大節義，文章書法，孰能加焉？相國裴公休，文章之古，道學之至，孰能加焉？二蘇子、黃山谷，儒學之至，禪學之勝，孰能加焉？陳忠肅公，道學政事，高識美德，孰能加焉？狀元王日休，博學智識，高明正大，孰能加焉？未暇廣而論之，略言此諸名賢，篤志尚佛，天下孰不知之？此諸名賢，道德明敏，豈不逮於晦庵乎！豈不逮於後世排佛之人乎！蓋為意誠心正，公而無私，重於佛、聖人之至道也。晦庵多註書，故後學敬之，不識其心病，故不擇其言，皆從其說也。」太原曰：「《近思錄》、《理學類編》、《北溪性理》等書，皆以凡情度量佛法，乞師明辯之。」空谷曰：「彼皆不識佛，隨人猜忌而已。以世人之心，測度佛聖人境界，不啻太空粒粟，天地毫芒，何足辯也？豈不見晦庵，臨訣困篤，自悔曰：『到此時節，輸黃面老子一著。』斯自供款也。晦庵排佛老，筆於書中，其來三百餘年矣！沮人多少善心了也？沮人多少陰德了也？日後天地氣數，翻變其說，亦未可知。或有公而無私者，惡其偏見，鳴鼓而攻之，亦未可知也。」太原曰：「中也雖不敏，亦知佛法不可排也，世之排者，致令後學失其善心，於天理何如？」空谷曰：「佛法者，生育天地之大本，主宰萬化之靈機，上窮空界，下徹地輪，莫非佛之所攝，如是大道，何懼排乎？觀其排意，速欲去盡。爭知愈排愈盛，愈抑愈揚，猶一掌擬掩太陽，徒奮身力；如仰面噀天，自污其首；逆風揚塵，自坌己身，然則何益矣？」太原曰：「謗佛法者，有罪乎？無罪乎？」空谷曰：「萬般罪過，惟謗佛法者最為極重。夫佛法者，超度三界萬靈之大法也，粉骨碎身，尚不能報佛恩之萬一，況欲謗乎？惜乎佛法來遲，老子、素王不相會遇，是故佛法不得老子、素王發揮其道，指諭後學也。是以後學不識佛聖人，超三界之大道，輒恣其情，互加誹謗，自損其德，自罹其殃，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尚直編》，正統間作。姚廣孝撰《道餘錄》，以辯明道、晦庵之言，此不繁錄。)

三寶，猶世間沃壤良田，種甘栽而得甘果，種苦栽而收苦果，蒔良稻而刈粳米，植荊棘而饒棘刺。然田無憎愛，亦無增減，惟自獲其美惡。又如淨地，以香塗之，地亦不欣，以穢塗之，地亦不怒，惟自手而招香臭耳。佛亦如是，毀之佛亦不嫌，敬之佛亦不愛，惟自身感其殃慶，而於田於佛，何有損益哉？或護法天龍善神，見而譴

謫；猶傍觀者，見以穢塗淨地，良田種荊棘，即憤而嫌責，禍在目前矣！若見以香塗淨地，良田而種粳稻，即讚仰而匡護，禎祥自至，而殃禍遠矣！其有智者，當自思之，佛於我何仇，輕之獲何德？僧於我何冤，毀之得何利？豁然自省，則排毀之心，當下泮消矣！晦庵臨訣囷篤，自悔云：「到此時節，輸黃面老子一著。」則其已種於善因矣！昔者調達，藏毒藥於指甲，往禮佛足，欲將甲刺傷佛足，令毒攻佛，而佛足變為琉璃，地即坼開，生身陷落時，心生悔敬，欲稱南無佛，未及佛字，身已入地獄。佛即與之授記，於當來世，成辟支佛，號曰南無。晦庵謗佛，罪雖極重，而其臨終自悔之善根，將來必與調達把臂同遊也。

《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為破諸苦，斷除煩惱，受於無上寂滅之樂，以是因緣，受三歸依。云何三歸？謂佛、法、僧。佛者，能說壞煩惱因，得正解脫；法者，即是壞煩惱因，真實解脫；僧者，稟受破煩惱因，得正解脫。』」故論云：「歸依佛者，謂一切智五分法身也；歸依法者，謂滅諦涅槃也；歸依僧者，謂諸賢聖學無學功德也。」由此三寶，常住於世，不為世法之所陵慢。以稱寶者，如世珍寶，為眾生所重。今此三寶，為諸群生三乘七眾之所歸仰，故名三歸也。

彥琮法師著《福田論》曰：「夫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體一致。」

李卓吾

卓吾，諱贄，萬曆間，官至刺史，掛冠祝髮，住持龍湖，率眾焚修，為人豪爽英敏，著述頗多，有《華嚴合論簡要》，及《焚書幾卷》，多論佛法性理等學。

《竹窗二筆》云：「唐宰相杜黃裳，臨終自悔，不得為僧，命剃染以殮。又宋名執政某，遺命亦然。此非宿世堅持正因，焉能居大位？而醒然不昧，風火散時，具如是耿耿操略。然有二說，或一念之迷，至死反本；或故為示現，警悟同流，是未可知也。」

晦庵云：「佛經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皆極為精妙。」又云：「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大十二緣生者，乃三世因果循環不滅之定理。既知三世循環不滅，而復云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如此議論，前

後相違，誠無主宰定見，何能判晳三教是非，而為智者立言無謬也？

附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唐釋道宣

漢明帝永平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三寶，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跡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沙彌之事也)。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如魏文之軌于水，淚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論載《廣弘明集》)。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于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晚年，將隆虐政，暫制拜君。尋依先政，事還停息。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傳載《廣弘明集》及《魏書．釋老志》)。自晉失御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斯諸偽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及葬，又震出之。其子昌襲位，尋為北魏所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造寺建塔，度僧二千，寫經十餘部。後納道士張賓之惑，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

《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修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心惑，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帝感癘疾，身瘡大發而殂)。太子贇即帝位，詔曰：「佛法弘大，前古共崇，詎宜隱沉，捨而不行？自今應王公下至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出《周紀》)帝造像一萬餘軀，命寫《般若經》三千部，大齋八戒，念佛不替。(出《辯正錄》)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初年，深敬佛法，後因嗣籙，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既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刳斮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于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眾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自人有窳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一千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于三洲；九億應供，護持于四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同臣子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所以出家不存在家之禮，出俗無霑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應供即羅漢)。

《廣弘明集》云：「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王君主於諸比丘定無希求禮敬者，懼損其德及壽命故。諸天神眾於優婆塞邊(在家受佛五戒者)亦無敢希求禮敬。』時北方多聞天王請目連、舍利弗尊者并五百聖僧，至自天宮中設供養。復啟尊者曰：『從今後，諸出家、在家受佛戒者，至我廟中，皆應施我頌願(或佛所說偈，或自作頌，祝願天增福壽也)。我等眷屬，專誠護持正法，令出家、在家佛弟子，於一切時，常無惱害。』如昔優陀延王，納佞臣讒，謂賓頭盧尊者，王每至問訊，不起迎逆。王遂生惡念：『今往不起，當奪其命。』時尊者知王惡念而來，即自思惟：『我若起迎，彼便失位；若不起迎，彼奪我命，即墮地獄。寧令失位，不令墮地獄。』便起遠迎。王後七日，被慰禪國王擒捉鎖腳，七年乃脫出家，乃佛之子，塵外之賓。雖未得道，已是三寶中人，故其受戒之日，天魔震懾，天帝歸依。設若反敬，僧寶失尊，三寶既缺，人

天無依。出家秖當立身行道，以報君親，代君親禮敬三寶，以祝遐寧，是為出家盡忠盡孝、敬君愛親之大禮，豈同世俗以擎拳屈膝小節而為忠孝者乎？」

唐高宗下敕，令僧拜父母。程士顒等上沙門不應拜親疏：「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田拔沉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王，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無窮。佛有誡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法綱懸殊，敬相全別。」太常伯劉祥道曰：「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也。」

司戎奏曰：「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花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出塵滓割髮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南山曰：「夫以出處之跡，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小道尚懷高蹈之行，豈此沙門不乘閒放之美？但三寶嚮位，用敷歸敬之儀；五眾陳誠，載啟福田之道。若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也。」又《沙門不拜俗論》「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跡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出《廣弘明集》，藏中有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六卷，北藏縣字函，南藏冠字函。)

馮神德上釋在道前表。「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為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佛道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為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為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

光東耀，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輝，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釋崇拔上親同君不令致拜表。「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敕，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跡，不悖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為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辰旒，彌增隕越。謹言。」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奏曰：「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云云)。」
唐武宗廢釋教，服金丹，受符籙，丹發背，遍體惡瘡，狂亂旬日，不能言而崩。(東晉哀帝在位四年，餌長生藥，藥發不能親政，太后臨朝，帝壽二十五崩。又南唐主李昇餌方七藥，疽發背，召齊王璟入侍疾，謂璟曰：「吾餌金石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宣宗即位，大復佛教，詔曰：「會昌五年所廢寺宇，釐革過當，事體乖謬，諸宿舊僧可仍舊修復住持，有司毋得禁止。敕兩街四寺各置戒壇，剃度僧尼。」帝以道士蠱先朝，毀佛教，敕功德使楊欽義捕趙歸真、劉玄靖、鄧元超等十二人，並集朝堂誅之，陳其屍首。又詔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佐毀佛教罪惡，貶潮州司馬，再貶崖州司戶，惡疾而卒。先有僧謂裕曰：「公當萬里南行，平生應食萬羊，今九千五百矣，羊若盡，不可還也。」裕不悟。又夢行晉山，盡目皆羊，牧人曰：「此公平生所食也。」猶不悟。至是振武節度使李暨饋羊四百，前僧曰：滿公羊數，令公不還，豈非業耶？正月十五日，長安有人夜行，經穆宗陵下，見朱衣執版從空下，曰：「冢尉何在？」有二吏從墓出，應曰：「在矣。」朱衣曰：「錄海西君使者至也未？」吏曰：「計程可十八日方至。」朱衣曰：「何稽？」吏曰：「李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當與海西君同錄其魂而至。」時有賈客鈴聲東來，朱衣二吏忽不見，數日帝果崩。(出《太平廣記》。李炎，字德裕。海西君，即武宗。)
宰相李訓奏罷殿內道場，沙汰僧尼。是夜，暴風起含元殿，鴟吻俱落，拔殿前三大樹，壞金吾仗、館舍、內外城門、樓觀數十餘所，光化門西城俱壞，士民震恐。帝知忤天意，亟下敕停沙汰，詔復立大內儀像，風頓息。(出《舊唐史》并《五行志》)

宋天台法師智磐曰：「人君毀佛，必有濟惡。魏武以崔浩，周武以張賓，唐武以李、趙。究之大法，如日在天，不受毀辱，而君臣俱蒙惡報，何不幸歟！至若沙汰，如桓玄在晉，傅奕在唐，姚崇於明皇，李訓於文宗，皆牽時事，不遂所志。若周世宗天性毀佛，不得其佐；韓、歐天性排佛，不逢其君。使世宗得崔浩，當甚太武；韓、歐逢三武，不減李訓。崔浩凌遲，德裕竄死，不令之終，亦足為報。然則韓、歐非藉善知識道力挽回，不能善其後也明矣。」

宋徽宗(神宗第十三子)帝向敬佛，後有道士林靈素善妖術，宿於亳、淮、泗間，乞食諸寺，僧薄之。府官石仲聞其吐納燒煉之術，仲攜往謁宰相蔡京，京致見帝，靈素大言曰：「帝即天上長生帝君。」帝忻然信之，賜金門羽客，建通真宮以處之。帝自號教主道君皇帝，改天下寺為神霄玉清萬壽宮，改院為觀，命近臣取佛經焚棄之。每一宮觀，給田數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美衣玉食者幾二萬餘人。十一月，有星如日，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改佛號大覺金仙，僧稱德士，尼為德女，而冠服之。群臣諫者，酷虐誅之。逐僧出寺，不令帶衣缽財物，而使道士安心住坐。夏五月，都城水高十餘丈，詔林靈素禳水，無驗。時泗州僧伽大士降，上命禳水，大士登城，水勢頓竭，賜號巨濟大士。水未至前一夕五鼓，西北有赤氣數十道亙天，犯紫宮北斗，仰觀星皆若隔絳紗，方起時，拆裂有聲，然後大發。後數夕，又作聲，益大且久，更猛，而赤氣出西北數十百道，其中聞以白黑，自西北俄入東北，又延及東南，其聲亦不絕，迨晚方止。秋九月，詔佛德士復釋氏，所賜神霄宮并田產盡還僧寺。冬十一月，放林靈素歸溫州，賜死。(出《宋史》并《通載》)

三報論(因俗疑善惡無現驗作)

晉釋慧遠撰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強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人要之明，罕得其門。降茲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為耆龜，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

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跡，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夭殃頓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為興，優游卒歲，而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閒習。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愛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六德之舛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個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舛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夭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扇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疵。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乖於視聽之內，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今合內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眾途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子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疏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

顏之推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耳聞目見，其事已多。或乃精誠不深，業緣未感，時儻差闕，終當獲報耳。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為虛妄乎！項橐、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為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為惡而倘值福徵，便可怨尤，即為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也，又欲安所依信而立身乎！」

三報證驗

現報者，如崔浩奉道士寇謙之道。浩不喜佛，謂佛法虛誕，勸魏太武帝除滅佛法，誅沙門，毀經像。浩路行見遺像，必停車尿之。見妻郭氏誦《金剛經》，乃奪而焚之，捐灰棄廁。不久，帝身殃惡癘，追悔無由，視浩若仇。使有司執浩檻車，置於城南道側，使衛士十人，路人行尿其面，呼聲嗷嗷，徹於道路。自曰：「此吾投經尿像之現報也。」凌遲而死。浩時年七十矣。崔門既誅，崔姓無遠近，及盧氏、郭氏、柳氏，皆浩親姻，悉夷五族，尸無收者。崔、寇二家親戚，坐罪及於僚屬，凡百二十人。又積怨在人，人競尿尸，至糜潰乃止。帝遘癘疾兩年，遍身發瘡，膿血交流，遇弒。(出《魏史》，詳載《廣弘明集》、《元魏・釋老志》中)

後周世宗乙卯九月，敕毀天下寺觀鐘磬鈸鐸佛像，鑄周通錢。時鎮州大悲像極靈應，詔下，人莫敢近。帝自往持斧，鑱破面胸，眾方毀背。毀未竟，群力皆墮腕死，遂停其半，觀者為之悚慄。己未六月，帝北伐，疽發胸，糜潰而殂於道。又黑連勃勃(赫連氏，名勃勃，即屈丐，匈奴種也)稱夏國，對僧曰：「勃者，佛也。佛者，即吾也。」佩佛像於背後，令僧致拜。是年雷震死，國亦尋滅。又宋元嘉年，謝晦鎮荊州，沙門僧昌於城內立塔。晦躬役介夫，令撞擊陊壞，龕像摧損。倏有暴風連天，雲霧作昏，驍烈為之膽寒。晦被塵土，以手拭塵，膚隨指落，潰爛瘡瘍，體無完肌。未幾，坐反狀，斬於市，夷九族(右二出《北五錄》)。

釋明琛，每以徵難為心。時有法師講經，琛往徵詰，不勝懷忿。與一僧同伴，回至中途，坐樹下，覺內熱，解衣臥。須臾，兩腳合成蛇尾，語伴曰：「速上樹，蛇心至，則恐吞噬。」便全身作蛇，惟頭未變，在地自打，倏成蛇頭，身長五丈。舉首四視，目如大星。諸蛇總集，相隨趣谷。同伴目驗，至鄴說之。(因忿心故成蛇，出《高僧傳》。)又顏之推曰：「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鱔為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鱔，自頸已下，方為人耳。又王克為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醼，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便入衣中，客竟不言，固無救請。須臾，宰羊者為煮，先行至客，一臠入口，便下皮肉，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乃說之。遂作羊鳴而死。又楊思達為西陽太守，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饑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又齊國有一朝奉，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大見群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又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群魚，齧之而死。」

《尚直編》云：「浙右有人，印造佛天三界紙馬，開張店業。店屋楣間，平鋪閣板，作臥室于閣上。一夜，觸翻尿器，淋漓污馬，仍將此馬晒乾賣之。本年，從店中提出此人，雷打死於門前。又一貧

家夫婦二人，有絕糧忍餓之患。夫攜一鵝，入市鬻之，得米二斗，饑苦迫甚，以二升沽酒飲之。回至中途，醉臥於地，被人竊去其米。及醒，惶惶歸家。妻知之，不勝哀苦，夫乃投水而死。妻曰：『夫既死矣，我何存之？』亦投水而死。明日，天雷打死一男子，擲置於二屍之旁，書其背云：『竊其米者，此人也。』松江有人為雷打死，書其背云：『十年前，與一婦人入寺，登塔第二層行婬，故誅。』」《竹窗三筆》云：「報之遲速，蓋各有因緣。但世人見惡者不報，或更昌隆，乃憤憤不平，未知三世之說故也。夫後之二報，人不及見，惟重現報。今姑記現報數事，目擊而非傳聞者。一人撾笞婢僕，動以百數。一日，將一僕繫頸東柱，繫足西柱，使伸縮無路，而痛責不休。其父大怒，遄往解放，而囑曰：『汝速去，渠若告汝逃亡，我即告渠忤逆。』遂得生還。後此人亦以己子賣與他家，而自身為鄉宦守門。又一人平生笞人如官府，後亦受官刑，斃囹圄中。一人終家內室也，妄費無算，後子女滅盡，老無依賴，為人縫補經絡。一人貴宦子也，驕奢佚遊侈費，不知慚愧，後追逐遊僧丐者，趁食於諸方。一人毀訾天神，無所顧忌，後為村民所毆，得疾身殞。一人辱詈如來及諸賢聖，皆人不忍聞者，俄而客死於外，不得歸。一人瞋母不悉委財帛，折其供事觀音大士一臂，後走馬湖塘墮落，折臂幾死。又一人生七女七男，凡生一女，纔墮地即溺殺之，其七男先後相繼亦死。男女十四人無一存者，惟老夫老婦相對哭泣而已。又數人出家者，我慢自賢，凡時人或有言論，一概呵以為非，乃復輕藐先哲，妄加毀訾，後俱不壽，皆惡疾死。姑記之以警狂傲。明崇禎甲戌，帝毀鐘磬佛像鑄錢，徐國公聞，即佩太祖像，齎銅鎚上殿，帝潛隱深宮，其事乃息。時九蓮菩薩降神公主口，呵責於帝，帝復夢入地獄，閻王以釘釘眼，遂失一目，即頒詔令天下人齋戒念佛。余年二十有五，親見其詔。至甲申春，李賢逆賊陷都城，帝自縊而崩，國亦隨滅。又廣州羊城，康熙辛亥年二月，有一婦人藥毒前夫，又推前夫姑落井死，人無知者。後時夜間，婦即見鬼卒拘至城隍所，隍與冠襆頭者同審，即以鐵夾棍夾斷惡婦腳，令示陽間善惡無爽。　平藩闖給以食，置西門外馬廠前。眾人往觀，婦人日食如常，折腳以盆盛在前，自向人說。過兩日便下油鍋，如期作痛苦之狀，不堪觀也。又云：更過兩日，身受碎剮。不數日遂死。　平藩令人割其首，棄骸於荒郊，狗食之。又昔佛在世，有一家夫婦二人，惟共一張疊布，並無餘衣。夫出乞食，婦在房中裸體而坐。婦出乞食，夫亦房中裸體。時有一比丘乞食次，其家夫婦二人識曰：『我等前生不施，今生貧窮。今生不施，後生更苦。今無餘物，唯此一疊，依之而活。今寧捨命，將此疊施。』即謂比丘曰：『大德可近窗前接疊，我裸形不能出房奉

施。』比丘感其捨命而施，持回上佛。時值人天王臣共集，聽佛說法。佛令諸比丘共分其疊，為授記曰：『彼夫婦二人當來成佛，同號白疊如來。』王聞佛記，即為立宅，給以田地奴婢。又昔守末利園婢供養須菩提，現為波斯匿皇后，於末利園中得，因名末利夫人。昔一比丘得六神通，一沙彌年始八歲。師知沙彌餘有七日命，若在此亡，恐其父母怨恨，即使歸家看親。八日早方回，路逢大雨，有蟻孔水流將入，沙彌以土壅決水別流。八日早還，師見怪之，即入定，見其救蟻延壽，語彼令知，現世增壽八十餘。」(出《譬喻經》)

又宋郊少時，隨父任應山讀書，見大水漂蟻穴，至郭編竹橋渡之，後以陰德中狀元。又萬曆己丑，南京焦竑廷試寓店，有婢至店遺落金釵，竑拾之，知主必苦治婢來覓。待二日，婢果來覓，竑還之，而試場已封，忽火燒場屋，覆試而竑中狀元，非陰功而何？故諺言：若不得天火燒，怎得狀元焦？(竑有號漪園居士。)

生報者，如隋宜州皇甫氏子名遷，私取母錢六十文，死託胎家內母豬腹中，產豚子。養兩年，賣錢六百文，託夢母及妻令贖之。又天台國清寺僧智環，將常住布十疋與本縣丞李意及。環死，作寺家奴，背有智環字。後丞死，亦作寺奴，背亦有李意及字。又唐淮西毛罕妻周氏，生子豬頭、象耳、騾腳、魚腮、人身。父母欲淹死，遂作人言：「我為先世曾借開元寺常住錢五千文、麻布二疋不還，故遭此罰。望父母收養，待長大送寺償債。」年十七，送寺掃地，時時以鐵杖自鞭，叫言還債。以賴債故，因名賴債。又孝義縣路伯達，負同縣人錢一千文，違契不還，與錢主誓願曰：「若我不還公錢，死後當於公家作牛。」未逾一年而死。至二歲，錢主牸牛產一赤犢子，額有白毛，為路伯達三字。子將錢求贖，主不肯，乃送啟福寺運磚木造塔。見者皆發善心焉。又崇禎間，寧波府管春，打草難賣，無子。每日得錢，但取給足，餘投井中。年月既累，頗不介意。時有僧從乞百金，春曰：「吾打草難賣，那得銀兩？」僧曰：「但肯捨即有。」春曰：「無不肯捨。」僧使人淘井，適得百金而去。後時春被雷擊死，書生朱元价以硃題尸背云「佛不仁」三字。价後中狀元，奉敕往高麗。其王李倧謂价曰：「吾誕子今已八歲，不能言笑，而背上有硃字。」价令引出，見字曰：「吾冤屈汝也。」遂即言笑。价因謂王說其本末。然管後(生當)惡報由今生，施福即現生貧身償之，而後身得為太子也。又潮州箍桶翁，每日得銀，以三分買香燭供佛。及死，無財殯殮。時王教官愍其無報，於自館中書紙曰：「箍桶日三分，燒香不顧貧。天空佛不見，死可問閻君。」教官聞州官生子，往賀。州官曰：「吾得子甚怪，背有數

字。」問：「是何字？」答：「箍桶日三分。」王曰：「余自書也，何為現於此？」使人回館取來看，而兒背字已滅矣。

後報者，如經載：一屠兒，七生已來，常為屠兒，不墮惡道，常生人天。然其七生已前，曾施緣覺尊者一食，福力故，七生不墮惡道。而七生已來，所作屠罪之業，過七生已，次第受之，無有得脫。又目連尊者，多生之前名羅卜，母名青提，今生復為母子。母由前生慳詐，故墮餓鬼中。目連雖神通第一，而不能救。佛令七月十五日齋僧，是日即見母生天矣。又羅旬比丘，已得阿羅漢果，乞食七日不得。先日有長者，請舍利弗尊者齋，尊者愍彼，次日攜往。值長者有官事出門，不暇授食，羅旬饑死。諸比丘問佛，佛說其過去迦葉佛時出家，阻一施主齋僧，故今受斯果報。由前出家功德，今得阿羅漢果。又阿那律尊者，是佛叔之子，出家證阿羅漢，得天眼第一。由過去劫為樵夫，施辟支佛一食，由是已來，常生天上人間富貴之家。由過去一生，與賊為伴，入寺劫奪，見佛前燈闇剔明，由此功德，得天眼第一。(阿羅漢，此云無生，不受三界生死。阿那律，此云無滅，由施一食，生生福不滅故。辟支佛，此云獨覺。)又宋武帝始登位，夢一道人曰：「君於前世，施維衛佛一缽飯，今居此位。」帝問嚴公虛實，公送《七佛經》呈覽。(維衛佛，是過去劫毘婆尸佛。)又唐知玄法師，俗姓陳，五歲能詩，十四歲講《涅槃經》，三學洞貫，名冠一時，異跡尤多，世稱為陳菩薩。後忽於定中見菩薩以手摩玄頂，演說妙法而安慰之，言訖即隱。俄見一珠入玄左股，隆起痛甚，上有晁錯二字，遂成人面瘡。然玄前身是漢袁盎，奏斬錯腰於東市。玄十世為高僧，錯仇報不得，因過受懿宗、僖宗二帝寵遇，一念名利心起，於德有損，故能報之。後詣西蜀，遇迦諾迦尊者，洗以三昧水即愈。若其名心不起，縱百千世亦不能報。菩薩預知，故於定中說法安慰也。又百丈禪師上堂，一老人隨眾聽法畢，眾皆退，老人不退。師問之，答曰：「某迦葉佛時領徒住此，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我答不落因果，自爾五百生墮野狐身。今求師代一語。」師令申前問，答不昧因果。老人拜謝曰：「我住山後，乞依亡僧津送。」次日，師令維那白椎送亡僧，眾聚議，僧無亡者。師領眾至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依茶毘葬之。(迦葉佛在盤古前，人壽二萬歲時出世，過一百年減一歲，今減至人壽六七十歲間，其野狐身久可知矣。)《尚直編》云：「永樂二十二年，台州天封寺維那士弘為雷打死，頃焉復甦之，自言死去見諸天神教誡曰：『汝先世為巡檢，曲罪一夫，枉惟極刑，汝能奉佛，故未償其命。後世為住持僧，將常住銅錢潛埋三窖，死後遂湮沒之。二世罪故今誅。惟今世奉觀音大士至誠，姑存之。』後至宣德二年，溺水而死。如斯三報，遍諸經論傳記及現見聞者，曷能勝舉哉！」

音釋

明太祖

(太祖御《護法集》數百篇，雲棲《護法錄》中未全。)

瑜伽

(此言三業相應，謂施食時要身口意相應。)

[鎖-金+魚]，鮭。

(上音鎖，下音反，魚名。)

斮

(音捉，斬也。《周書》云：「斮朝涉之脛。」)

辰旒

(上音衣，上聲，屏風高八尺。下音留，以絲繩貫玉垂之前後曰旒，長尺寸而垂齊眉，天子冠也。)

九品

(《優婆塞戒經》云：眾生造業，有具、不具：一、若先念後作，名作具足；二、若先不念，直造作者，名作不具足；三、復有作不具足者，謂作業已，果報不定；四、復有作已不具足者，謂作業已，定當得報；五、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時、報俱定；六、復有作已不具足者，持戒、正見；七、復有作已亦具足者，毀戒、邪見；八、復有作已不具足者，三時生悔；九、復有作已亦具足者，三時不悔。如惡既爾，善亦如是。三時生悔者，初作時、正作時、作已時。)

嗷

(音敖，哀聲嗷嗷。)

陊

(音柁，落也，又崩也。)

楣

(音枚，門上橫梁。)

宋郊渡蟻

(宋郊、宋祁，兄弟也，俱應試。時有胡僧襯其貌驚曰：「公似曾活數百萬命者。」郊曰：「我貧儒，何力致此？」僧云：「不然，凡有生者皆命也。」郊以活蟻對。僧云：「是已，公弟當大魁多士，然公亦不出弟下。」後唱名祁果首選，朝廷謂不可以弟先見，改祁第七，以郊為第一。始信僧言不妄也。)

五眾

(一、比丘，受佛二百五十大戒；二、比丘尼，受佛三百四十八戒；三、式叉摩那，受佛六法；四、沙彌，受佛十戒；五、沙彌尼，受佛十戒。言七眾，則加在家男女受五戒者。)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